



義·辛克萊著·平九譯

前記

一 辛克萊

辛克萊，被全世界所注目而公認為美國的最卓越最傑出的文學作家，是近代英文文學的偉大的創造者。我們只有在辛克萊的作品裏，可以找到這種爲同時代的一般美國作家所不屑計較的特殊的現代狀態的重要而且確切的說明。他正和柯柏（J. E. Cooper）一樣，把美洲土人的生活 and 性格靈情的描寫出來，終于在全世界文學的領域裏，另外開闢了美國的一角；又和馬吐溫（Mark Twain）及惠特曼（W. Whitman）一樣，把他們的特別的美國生活表現給世界。

辛克萊是一個良心清醒，心地正直，爲真理而奮鬥的正義的戰士。正如俄國的高爾基（M. Gorky）法國的巴比塞（A. Barbuse）他們都是竭力替被壓迫者說話的，帶有反抗精神的作家。辛克萊把美國資本主義的機巧，美國一切產業家，銀行信託者以及他們的走狗——教會，他們的喉舌——教育機關和新聞界的黑幕，全無遺漏地暴露了出來，又毫不留情地把種種搾取得罄盡，而代替這些的，他希望

望用世界革命的手段來實現理想的黃金時代。

但是，辛克萊有時可脫不了所謂「文明氣」的；所以在他的作品裏，在不自覺之中，便會有暴露出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的本性的時候。最顯著的，就是他在燃燒於人類愛中的那種清教徒的精神。這是辛克萊的作品中的缺點，不正確的意識。現代有名的文藝批評家瑪察，在指出辛克萊的意識上的缺點之後，他說：

「辛克萊究竟是與我們很接近的作家，他在文學上的功績實不可掩沒。在他的作品中，我們可找出下列的優點：第一、他比較正確地觀察主人翁的心理，氣分，和社會的實際生活之相互關係；第二、他用寫實主義的手腕，表現出現代美國資本主義的實際情形。」

這是中肯之說。

一一 略傳

烏布東·辛克萊(Upton Sinclair)於一八七八年九月生於美國馬里蘭州(Maryland)的巴爾摩爾(Baltimore)地方。他的父系和母系的祖先，都是純粹的南方人，他的童年便在美國南方的鬱園氣中渡過。他的父親是個酒商，家境非常困窮。當一八八八年時，全家遷到紐約居住。這時，辛克萊才進學校，在學校裏做了一個天資聰穎的學生。十四歲便考進紐約市立大學，四年之後，當他十八歲

的時候，便在大學裏得了文學士的學位。

他的青年時代，在思想方面，他受基督，哈姆雷特（Hamlet）及雪萊三個人的影響最深。

在大學讀書的時候，同時他也已經是一個作家了。他寫些小玩意的文字，如諧謔一類的小品；從十五歲開始寫作，不久，每星期便可以得到四元或五元美金的報酬了。靠着寫這類的文字來維持他的求學費用。當然的，這是無聊而又痛苦的工作。直至他的半自傳式的小說『史戴林日記』（*Journal of Euthur Stirling*）出版以後，他很得到文壇上相當的激賞。

這之後，辛克萊的青年時代的夢想總算告一結束，於是他便開始過一種新的生活了。那是從他認識了一個本是傳教師出身，後轉變為社會主義的宣傳家的赫倫（D. Heron）時起頭的。辛克萊本來自幼貧困，受盡了人間社會的種種磨折摧殘，正需要一種新的理想來救濟他的生活，而且因他的德謨克拉西的信仰，他的正義的意志和對於社會的憎惡，他的烏托邦的傾向，他的反抗精神及革命精神，都使他急切地需要接受社會主義的。在受了社會主義的洗禮之後，他對於文學的概念也就改變了，他把一向認文學為至高無上的理想的那種觀念完全捐除了。他現在已經知道：文學決不能造成人生，但人生却是造成文學的要素；人們的一切的思想和意識，都是因各人所過的生活方式不同而遂有了差別，這基礎是完全建築在經濟關係上的。這種新的學說給他以不可思議的力量，使他勇敢無畏地去接近人間；他發見了從前以為醜惡的草原都是美，從前以為真實的草原都是虛偽和詭譎，因而使他後來終于成

爲一位偉大的社會作家。同時，也因而使甘心犧牲自己，願爲大多數的勞工爭取權利，爭自由而奮鬥。他曾經爲了反對礦山王洛克斐勒（John D. Rockefeller Jr.）處置哥羅拉多州（Colorado）的礦工事件而入獄；也曾經爲了反對嶺山磯城（Los Angeles）的警察對於罷工工人的舉動而被拘。

自從一九〇五年，辛克萊的暴露芝加哥屠宰區域的黑暗的小說『荊莽』，開始在一個社會主義的週刊『訴之理智』（Appeal to Reason）上繼續發表了之後，不但使全市爲之騷動，連整個美國也都轟動起來了。同時辛克萊也一躍而爲世界的一個偉大作家了。

此後辛克萊更積極地向資本主義社會宣戰，用着他的百折不撓的精神和努力，去和整個惡社會奮鬥。直至現在。

三 關於『沙米爾』

『沙米爾』（Samuel the Seeker）這一書，在辛克萊的著作中，並不是重要的作品。他作這部作品的時候，正是出版了巨著『荊莽』之後，受盡資本家及其走狗——新聞記者們的攻擊和謾罵，又因他一力建立的希立崗新村（The Helicon Home colony）的被焚變成無家可歸，在過着流浪生涯的時候。著這部書時，辛克萊住在阿登（Arden），因爲胃病利害，消化不良，在養閒着。這書於一九一〇年出版。沙米爾這個名，本係出自聖經；辛克萊不過借用了來代表一位青年，以便對於黑暗社會

施一番攻擊。

從天真的沙米爾的觀察中，暴露了資本主義社會與資本家的罪惡，真是意極橫生，淋漓盡致，雖然沒有『荊芥』『石炭王』『石油』等作品那樣駁雜的內容。在這本書裏，同時我們也可以窺見辛克萊的反抗精神，求真的心，是受了基督怎樣的影響。

「沙米爾」老愛弗萊姆說，「尋求着罷，你會找得到的。」

他嘗把這句話寫在沙米爾的母親的小像片上面，那是掛在那個給孩子作臥房的古舊的頂樓的一個角落裏的；因此沙米爾長大起來也就具有他是一個求真者的意識。他尋求着甚麼，和他怎樣地去尋求——都是不可確定的事——那些都還是要尋求的地方呢。老愛弗萊姆不能夠清清楚楚地告訴他，因為在他來到田野之前，尋求者們已經走向「西方」去了；而沙米爾的母親死時很年輕，正在她的丈夫還沒有機會學得比她更多的信心的時候。所以沙米爾只知道凡是尋求者都是一些熱情的男女，他們都是背叛了基督教會的，因為他們不相信所有的教訓——固執着每一個人的責任是在於替自己誦讀着聖經，和服從着上帝的意旨。



因此，這孩子知道去理解着人生，那並不是像一件固定的東西，而更像一個足以探險的去處。人應該尋求着。尋求着，於是真理之路終有啓示給他的一天。他能夠看見這種熱情在他母親的臉上，那就是在形影模糊的肖像中，仍然是美艷而且嬌柔的；而沙米爾不知道那肖像甚形影模糊。只管對飄蕩着他的美夢。有時，在黃昏的當兒，老愛弗萊姆一談及她，眼淚便偷偷地流到他的兩頰上。當她棄他而去的那一年，他也已經是過了中年的人了，一個有着兩個孩子的僕夫。他到鄉下去作一個伐木的管理人，搭着營幕在山背後。

在沙米爾時常的回想之中他的父親是一個老人：愛弗萊姆被一隻野馬踢傷，此後便很快地衰老下去。他拋棄了伐木業；不久便把山的那一部分的林木伐得乾乾淨淨。現在羣山盡被弄成秃頭似的。而居民已經找到了生活的新方法。

沙米爾的童年生活過得黯淡而且淒苦。冬天很早便來到了山野間；湖水盡被凍結。積雪蓋着道路，此後他們只靠一頁天所積蓄的，以及阿丹和阿打姆——沙米爾的異母兄弟——所發掘得來的東西而過活。但是現在這一切都變更了，忘記了；因為在湖的那邊有了一家旅館，而村裏已經流通美金了。於山坡上刈着乾草再也沒利可圖；最好是成家搬到市樓裏去，招納寄宿者。有些隣人竟把他們的老粟倉變為臥室，在城裏的報章上登着廣告，同時大加刷新，變成粉牆白壁的新建築，這一來便有了他們自己的「旅館」了。

老愛弗萊姆對於那一類的事業缺少發揚的才能。他拐足蹣跚，又肥又笨，而且一雙眼睛已經上了薄膜。沙米爾知道寄宿者常把他來開頑笑，就是當他們在鯨魚煮他的食物，和得到他的便宜的時候，也還是這樣。這給沙米爾的生活的第一次難堪；因為他知道在老愛弗萊姆的胸懷裏的是一顆尊貴的心。有一次這孩子聽見他在百樓下面的房子裏，和一個寄宿者談話，她是一個寡婦，育着一個小女兒，這老人是很愛着她的。「太太，我覺得，」他說，「你好像是有點困難的。所以我才開口說，如果你不能夠付出這一筆錢，你甯可留著罷；因為我現在並不急於用着這錢呢，等你寬裕一點的時候才還給我就是了。」那就是愛弗萊姆對待他的寄宿者的方法；因此他並不會富裕起來像他的靈魂的發展那樣迅速。

愛弗萊姆的老婆管教他讀聖經。他每夜都讀，星期日也是一樣；不過，他不曾了解他所讀的是高妙的詩，是一部世界文學的名著。他整個地讀着，好像對於這些文字有了實在的關係，如賞賞着馬西和供奉着基督者一般。而且他把這方法傳授給了沙米爾；那遂使沙米爾長大起來，帶着一種迷惑和苦惱的禍根，這些他從聖經裏得來的道德之理，好像在世界上海，對於他，無足重輕似的。

除了聖經，他的母親之外，愛弗萊姆教給他的兒子一件別的大事；那就是亞美利加。亞美利加是沙米爾的國家，他的父母都是死於此地的。牠是一塊和別的陸地分離的大陸，這是由於一種崇高的，奇妙的天賦所作成的。牠是一片自由的國土。因為一班英雄人物曾經噴出他們的心血；而他們的夢

類是在於建設着那像空靈同樣神聖的新國家。沙米爾讀過讚美這事的誦詩，聽過述說這事的演講，他記得每年的七月四日他總會趕到裁判所去聽一次，而且當他聽得流下淚來的時候，他從不會啞着羞呢。

就是夏天的寄宿者，他也看見他們流着淚。有時，當着靜默的黃昏，這老人也會把他的靈魂的神祕的門扉開過一兩次。因為愛弗萊姆是經過那次戰爭的。他同着第十七班（註）出征去，從牛奔到涼港，在那兒他受傷了三次。這偉大的事業和驚心的幻影長留在他的回憶之中：有英雄的人物；有劇烈的襲擊；有行軍和勞碌的圍城，有幽囚，疾病和絕望；也有恐怖和光榮的瞬間，鮮血和悲愁的，火燄和槍烟的幻象；也有被槍彈所穿毀的征旗，令人傷心的可紀念的死者的名姓。這些人都已經把生命獻給自由之女神了；他們躺在她的前面做成了一條大路——他們填滿了血的陷坑，使她走將過去。那是他們交給子孫們去領導和撫育的遺業。那就是所謂做一個美國人的意義；每一個人應該準備着去做一番像他們所做過的事業，勇敢地忍受着命運所給與的遭遇。

沙米爾的生命就建築在這些事情上面；除此之外，他只有田地，和田地的日常工作，以及大自然的無情的景象——日和夜，山間的寒暑。書籍是非常少的。只有一卷破舊的沙米爾所熟知的書籍，裏面述說着一個浪人在荒島間的冒險，和他怎樣一步步地解決着他的難題。沙米爾從那裏理解着生活是

(註) Seventeenth Pennsylvania 是美洲獨立運動時的一軍隊，是 Pennsylvania 州的軍隊，故名。

建築在忠誠的勞工上面的，而一種驚心動魄的浪漫生涯可以做出有用的事業。此外還有基督的故事和他的一生的長途旅行；那是給一個尋求者的唯一的書籍——有着無限的光榮的幻想，意外的成功的說險。

後來，有人留下一部李茨著的『田園之詩』；於是在沙米爾的目前又開展着一種新生活的幻想。他是快樂的，現在他可已經證實着了。他愛慕着頭頂上蔚藍的天空，深幽的叢林，燦爛的湖沼；而現在他可有了言語去形容牠們了——他的極平凡的生活竟含着光榮的詩意了。所以一個人在搾牛乳時會有新奇的情緒，在刈草時會唱着『六月之歌』呢。

因此你可以預知沙米爾是一個人們所稱為熱誠家的。他只看見事物的美好的方面，相信着他所知道的事情——尤其是那美麗而且中鳴不平的。他有見解，有思想。他會給一些新的原理所感動；而且他會熱情地去實踐着牠。但是你不能夠因此而下了結論，說沙米爾是一個傻子。正相反呢，當事情弄錯的時候，他就知道了。他依照他自己的宗教，尋求着真理，他固執地尋求着，用着他的全力。若果一切的人都這樣盡力地幹下去，這世界便立刻會變成完全不同的地方了。

一一

上述的便是沙米爾在十七歲以前的生活。此後，愁苦的遭逢臨到這家庭裏來了。

原因是爲着城市的居民。人人都說他們把財富帶到鄉村裏來，但是老愛弗萊姆仍然惱恨着他們的來臨。他們破壞舊制度，并且結束了舊的生活方式。當一個人知道鯉魚可以賣得錢的時候，刈草搗地的工作又有甚麼用處呢？於是男人都變爲「管理人」和販賣者，女子都變爲侍女。她們穿着時髦的服裝，說着輕快的話語；不過她們也因而慾望提高，更少獨立自由的機會了。她們都學會了去得賞錢；例如有許多女子走到城市中去，去迎着不可知的可怕的命運。

這些夏天的寄宿者都有的是錢。無論老少，錢從他們那裏流通個川流不息。他們既不耕，也不種——他們只買着他們所喜歡的東西；他們所有的時間都消磨在游玩上面——乘舟和釣魚，踏踏踏車和坐摩托車等等。這一切的金錢會弄成怎樣的一種情形，是一件難於想像的事；但是錢是來從城市裏——從大的都市裏，那兒的人們是想把錢流通來得利息的。

後來，在一年的八月間，來了一個人把智慧之門稍爲開了一點。這個人的名字叫做孟林——頗西偉爾。孟林，是孟林和依式孫銀行組合的一個東家——他的住址使愛弗萊姆的全家爲之驚敬。那就是頂術啊！

孟林先生是個矮胖的人，穿着襯衫和前面的褶痕好像刀片一樣的褲子；他也放射着財富的光芒。他所說的都是關於那一夜便可以發財的財政幻術。他談孟林和依式孫銀行組合是街上最老的和最興旺的一家；他的股東是國家財政部的一些巨頭所信托的。但是，愛弗萊姆的全家並未嘗閱讀雜誌，連聽

也沒有聽到世間有這種「交易所」呢！

年最長的阿打姆帶着孟林先生到印度池上去釣魚；沙米爾獨自一個人去幫着他搬東西。所談及的話都是關於怪異的城市生活。沙米爾覺得他的家在冬天是上帝所擯棄的地方——許多事情都是他所談過的聖書中不曾記載的。孟林則對阿打姆不列外面去求發展為怪異。然後他把步吸了一半的紙煙丟了去，又談起戲院和音樂場；接着他把話頭打回到垣街的滔滔不盡的題目上去。

那一天他從辦公室裏談許多有趣的新聞；有些是就要成事實的——玻璃瓶托辣斯正在預備着創辦。在差不多一年間，老亨利·洛克說——「你一定聽見過他的名字的——他在洛克孟威爾創立大玻璃工廠，沒有聽見過麼？」孟林這樣問。不，阿打姆說他並不會聽見過洛克孟威爾個名字，這個狡猾欺詐的，有千百萬家營的老富翁仍吞吞着一切的小玻璃瓶工廠，他現在握有一千四百萬的「玻璃瓶信託公司。」雖沒有人知道；但是這椿事業立即會進行起來呢——「那麼這貪得無厭之徒不是又顯得了許多的金錢呀！」孟林冷笑着說。

「那一定是一件很好投資的事業，」阿打姆小心地說。

「啊，我想是的！」那一個笑起來，「假如他是靈敏的話。」

「你可想得到一些股本嗎？」這是第二個問題。

「一定的，」孟林答。——「那就是我們做生意的目的呢。」

後來，命運決定的，一個城市人買了老洛克孟的田地，而且那代管產業者從鄭重地走來拜訪愛弗萊姆，放下三張捲了的一千元的紙票，而把那押契一筆勾銷了。這老人坐着，顫抖了一下，把他一生積下來的錢緊拿在手裏，抵當着他的兩個最大的兒子的急切的進攻。

「但是，阿打姆啊！」他反對地說。「那是賭錢啊！」

「全不是的，」那一個叫道。「如果我買了一匹馬，那並不是賭錢啊，因為我知道來春的马匹是難得到的。那正是生意呀。」

「不過這些工廠是製造着啤酒瓶和威士忌酒瓶的啊！」老人說。「你可不是以為把我們的錢做這一路的生意才嗎？」

「他們製造了各式各樣的酒類，」阿打姆說；「他們怎能够使他們都有甚麼用處呢？」

「此外，」阿丹帶着一種外交家的態度插口道，「那會提高價錢，使牠們變成更難得到的東西。」

「那在垣街已經失敗了，」父親說。「我們怎能够說呢？」

「我們已經在內部得到了一個加入進去的机会，」阿打姆說。「這種机会一生是難碰到第二次的了。」

「就讀這通告罷！」阿丹道。「假如我們放棄了這種机会，我們此後的耕種一定會失敗下去的。那是應該討論的。老愛弗萊姆並未有聯想到耕種的失敗。有了四畝田，他每年春天整着，肥着，

播種；夏天則刈草，鬆土；到了秋天一莖莖地收割着，堆積着；於是整個十月裏，他坐在赤裸裸的荒涼的山脚下，一穗穗地將糧剝下來，裝在籃子裏——如果收穫好，大概總有值得一百元的穀子。那就是一個人去創造一百元的價值的勞動的方法；而益林呢，站在他的房角落裏那枝上等裝置的獵槍就花了那許多錢呢！這兒是偉大的一千四百萬銀的玻璃瓶托林斯，產業價值二千五百萬，是全國的大工業之一——而且股本在一星期便很容易地增到一百五十元的啊！

「孩子們，」老人憂愁地說，「我並不想用這錢的。我也不想阻止着你們。假如你們要做去！」

「我們是的！」阿打姆叫着。

「沙米爾，你以為怎樣呢？」父親問。

「我不知道怎樣說，」沙米爾答道。「我覺得三千塊錢已是很夠了。我不明白我們還要更多的錢拿來幹嗎。」

「你可不贊成麼？」阿打姆問。

「不，我不想不同意的，」沙米爾說。

就是這樣決定了。當他們將寄錢去買股票的時候，他們發覺了一個奇特的見解；他們並不是要買到整個的股本，好像是——他們只要買那股本增加的價值。而這神奇的計算的效力將使他們比較所希望的還要十倍多的啊！這樣，無須費辭，他們買去就是了。

於是他們拿着一張日報，屏息地守着牠，當「玻璃瓶信托」從六十三成又八分之一升到六十四成又四分之一的時候。而在黃昏的時候，管店人老約翰從孟林和依式孫那裏打來一個電報，告訴他們「玻璃瓶信托」是五十六成又四十分之五，他們必需更「低價」的出賣。他們整夜沒有睡眠，在討論着事情的所以然處和壓服着恐怖。第二天阿打姆往城裏去看一看情形；但是在路上他遇着了郵差，帶着從經紀人那兒寄來的信折回家來，那信誠懇地告訴他們已經有把股本賣掉的必要，現在市價跌到五十成以下了。在報載的許多消息中，他們找到這橫禍的解釋——老亨利·洛克孟在他的事業興旺之秋，害着痲症驟然死去，而投機家從中破壞着「玻璃瓶信托」。

他們的三千塊錢失掉了。他們費了三天工夫才證實——那真是壞到不能相信的事，他們寫信給經紀人，而接到一封回信，那雖是白紙黑字，但一點也不能夠明白，說他們的錢已是連一塊都沒有了。阿打姆大怒，像發狂般地詛咒着，而阿丹則變橫地發誓着要到城裏去刺殺孟林。那父親呢，他寫了一封痛罵的信，孟林先生可十分誠懇地回答，解釋着他於這事無關，他是個經紀人，而且如數代買，他沒有能力預先知道洛克孟的死。——你記得罷，——他說，「我警告你以市價的不定和你該出賣的時機的。」——麥弗萊姆對這一類的事都不記得，但是他知道爭論這些是無補於事的。

沙米爾並不關心於他份內的錢的喪失；但是他却關心着他的父親的憂愁，那看來是可怕的。這一打擊真的把他毀掉了；他於一星期後看來變老了十歲，他到冬天便衰老得不堪。隔年的春天，他着了

涼，臥倒在床上，即轉成了肺炎，而在還沒有有人證實病情的時候，他死去了。

他要到沙米爾的母親那兒去了。他這樣的低語着，當他緊握着這孩子的手的時候；而沙米爾却相信那是真的，那兒自然沒有憂愁的機會。因此他對於播弄着他的寂寞和恐怖的惡浪而害羞；於是他挽回他的情緒，強使他自己快樂——這快樂於阿打姆和阿丹則覺得太過份了，他們對於鄰居的輿論比對着沙米爾的深一層的信念較為關心呢。

這孩子在那一冬有了許多的想頭；等到葬禮完畢後，他便召集了一個家庭會議。

「哥哥們，」他說，「這田地給三個人是太少了。阿丹已是要結婚的了；而我們不能夠常常生活在這兒的。那正像孟林所說的一般——」

「我不要聽那臭獸所說的話了！」阿打姆怒道。

「是的，他那時是對的。人們居留在地上，把地分散了，於是逐漸地貧困起來。所以我決定要離開去。我要起程到城裏去。」

「你到城裏幹甚麼事情呢？」阿丹問。

「我不知道，」沙米爾答。「我要盡力地去做。我並不希望到垣街去發財的。」

「你用不着太苦惱罷！」阿丹帶怒地說。

但是那一個可無心於譏笑。「我的意思是我會有工作的」，他說。「我又年輕又強壯，我不怕試

「試看。我會找到甚麼人給我的機會；然後我刻苦地工作着，學習着，就可有長進的了。我知道許多孩子都是這樣做去的。」

「那並不是壞的想頭，」阿打姆同意着。

「就去做罷，」阿丹說。

「只是，」沙米爾遲疑地說，「我起程可要一點錢呢。」

「嗶呀！」阿打姆說。「錢可就爲難了。」

「你要幾多呢？」別一個問。

「啊！」那孩子說，「我需要感到安全的限度。因爲我這一去，我定要等到成功才干休。我不是在開玩笑的。」

「你希望怎麼辦呢？」這第二個問題。

「我想，」沙米爾答，「我們可以做一些買賣——讓我賣去我份下的田地罷。」

「你不能够賣你的一份，」阿打姆銳聲地說。「你還不移年齡呢。」

「我固然不够，」他答道，「不過你們一樣是知道我的。假如我訂了個合同，我必定遵守着。你們可以相信我是不會回來和你們爲難的了。」

「是的，我想不會，」阿打姆遲疑地說。「不過你也說不定——」

「你要幾多呢？」阿丹謹慎地問。

「我想也許是可能的，我要一百塊錢，」他說着，又停止了，有點躊躇不決的樣子。

阿打姆和阿丹互相閃視了一下。

「這裏籌錢是困難的，」阿打姆說。

「不要着急罷，」阿丹說，「我也不知道，我明天到村裏去看看我能够怎樣設法。」

於是，阿丹便到村裏去，晚上回來，又開了一次會議；他拿出八張新的十塊錢的紙票。

「這是盡我的力量能够做到的。」他說。「真是沒有辦法，假如這還不夠的話。」——他停止了。

「就是這樣罷。」沙米爾說。

於是他的哥哥拿出一張長長的莊嚴的契約；沙米爾很有禮貌的讀着，立刻簽了名，這樣便把合同成立起來。那一夜沙米爾把他幾件隨身的東西用報紙包了一包，第二天一早便上了他的尋求之路了。

三

他背上負着他的包袱，腰袋裏緊藏着那八十塊錢。在這種清形的下面，他的心緊急地跳着；他是年輕，同時他是自由了——在他面前開展着寬大的前途，不斷的冒險在向他招手。他讀過每一個長途旅行的得到扶助的故事對激着他，感動着他，當他站在山頭而凝望着老田莊揮着手兒，走上他的征

途的時候。

排馬不得空兒，所以沙米爾走了六里路到了一個鄉村，在那兒便有車子載他到荒涼的火車站。他在車站等三個鐘頭才有火車，因此他爲要節省十五個銅子起見又步行到第二個車站去。遙遠的距離在沙米爾是不算什麼一回事的。

在中途的火車路旁邊的小小的墾地裏有點火光，一個青年人坐在那裏烘着麵包。

「哈囉！」他說。「你來得真早呀。」

「是的，」沙米爾說。那生人並不比他年紀大，但是他的衣服很舊，也有着一個放蕩淫誇的臉。

「你對於這玩意是個新傢伙，是麼？」他說。

「甚麼玩意呢？」沙米爾問。

那一個笑起來了。「你到那裏去呢？」

「到紐約去。」

「用腿子跑了去的麼？」

「不！」這孩子喘息地說。「我只是步行到第二站罷了。」

「啊，我曉得了！車費幾多呢？」

「六塊錢罷，我想。」

「喂呀！有了鈔呀！」

「是的——我有了。」沙米爾這樣說，沒有得意之色。

「假如你過着這生活，你可不會維持長久的，」那生人說。「你爲甚麼不用着你的欺騙行爲呢？」

「你是甚麼意思？」沙米爾問。

「只有傻瓜才付車費的，」那人說。「稍等一下子便有一輛貨車到來，他正在這下面的水池邊停着。爲甚麼你不跳進去呢？」

沙米爾遲疑着。「我不願這樣做，」他說。

「來罷，」那人說，「坐下罷。」

同時他拿出了一片麵包，沙米爾爲着禮節接受了。這後生是十三歲時便從學校裏逃了出來的；他把全個美國都走遍了，過了一年又一年，無國無家地生活着。他現在正是從墨西哥在一個冬天的節日起程走路的。當沙米爾細聽着他的冒險的故事的時候，他不禁地被感動了，六個多錢是占了八十塊的多麼大的一部分呢，並且是在一天中花了的。

「來罷，」那後生說；他們於是走到鐵路那兒去。貨車的抽水機絲絲地響着，遠遠走上斜坡。而沙米爾的心裏奮得爭跳着。

他們伏在離水池不遠的矮叢林裏。但是火車並不停下來汲水；牠只是爲着轉彎緩緩地行着，而且

轟轟着，沙米爾覺得那轟轟的聲音好像是開着可驚的速率。「哇呀！」那一個人大叫道，沿着鐵軌開始奔跑起來。他只一跳，便扯住了車，在旋轉着，在灰塵之中隱約可以看見。

沙米爾的氣力使他失敗了。他等着，車子一輛一輛地走過去。但是他定了一定神。假如人做得到的他也能夠做。羞啊！

他開始奔跑着。那兒來了一輛車箱，空的，門開着的，於是他一跳便緊握着門的邊緣。他足不着地地轉着，他的手臂幾乎給扯斷了。他被灰塵弄得有些失明了，但是他不顧死活地緊緊的握住，把他自己拉轉起來。一分鐘之後他便給在車箱裏喘息着而且戰慄着。他是在向城裏去的路上了。

過了一忽，沙米爾開始思量着；疑慮已在擾擾着他。他坐着不給車費的火車；但他可不是真正的行竊罷？他的父親會准許他幹這事情嗎？他已經在聽從着誘惑之下開始他的行程了！而這正是一個瀆於喝酒和行竊的青年人的暗示啊！只是思量着這些問題便夠給沙米爾難受了。他因而立定主意，當到了城裏的時候，第一件事他所應做的便是到車站的辦公室自首去，而且還給他的車費。

差不多一點鐘之後，火車停止了，他可以聽到人在軌道旁行走着。他藏匿在角落裏，爲自己的行爲害羞着。有人在車箱的前面停住，而且門是關閉起來了。那脚步声又走將過去。接着便是鏗琅鏗琅的聲音，好像車輛移動了的樣子，接着這聲音靜止了，全歸於沉寂。

沙米爾靜等了約莫一點鐘。然後，活動起來，他走起來開着門。門是開不動的。

這孩子驚惶無地，幾乎發昏了。他坐下去打算着。「我想我被鎖在這裏直到我們到紐約的時候罷，」他這樣想着。但是，車爲甚麼不走動呢？

「或者我們是停在一旁等着客車過去的，」這是他的第二個思想；他居然地以爲他是在乘那火車呢。可是一點鐘一點鐘地過去，而車仍沒有開；他開始驚怕起來了。他被留下在後面——在旁路上。有兩三次的火車過去了，他每一次中心不安地等着。但是那些火車總不停止。又沉寢下去了，他在黑暗中坐着，等着，驚異着，恐怕着。

他也不知道是甚麼時候；在這種情形之下，一點鐘絕像一年的光景。他站了起來，向前向後地急步着，像籠裏的野獸一般；然後他鑽在門的旁邊，豎起耳朵去探聽響動——在凝想着可有人經過，却没有注意到那車廂的厚壁。

漸漸地他飢餓起來了，他吃着他的包袱裏的少數的糧食。他又口渴了——而他沒有水。

這使他的心像受了重擊的一般。關在裏面，在這說不出是怎樣寂寞的地方，在忍着渴，可不是作要的呢。他跳起來，開始發狂地去搖撼那門。

可是不久他便疲倦了，又再伏下去，顫抖着和抖戰着，一半爲的是恐怖而一半是寒冷。天氣冷了起來，越發使他斷定已經是夜了；在這裏的山峯，夜裏仍是凝着霜雪的。

又來了別的火車，是一列貨車，他從那笨重的聲音和經過的時間辨別出來的。他敲着門而叫喊着

，但是立即他就知道便是嘶破喉嚨也是沒有效果的。

水的渴望是成爲俱局的了。他打算不去想牠，但是只有使他想得更加利害；他總是打算不去想着牠，就連那盤打算也不想——而他儘管口渴，口渴，越來越利害。他想知道人沒有水能夠活多久；而且苦痛越來越利害，他懷疑到他行將沒命了。他又是饑餓，他覺得更壞，那使一個人死得更快。他會聽人家說過將死的人們回憶着他們的過去的一切，所以他開始回想着他的——用着極端活潑的性質，用着突如其來的驚異和全新的情緒去回想着。他特別地記起他所做過的壞事情；內中有偷騎馬的一節，因這事情他受了責罰的。

同時，在他的腦子的別一部分，他在打算着和尋求着。他斷不至於死在這兒像一隻老鼠死在洞穴裏的一般。定有方法逃生的罷。

他在車箱裏每一吋的地方都想過方法——地板啦，牆壁啦，天花板啦。但是也沒有一處不牢也沒有一處裂縫——那車廂是新的。於是又被另一個思想提醒了——他可會在餓死之前悶死的。他漸漸地覺得乏力而且昏眩。

只要他有一把小刀。他便可以鑿一個洞孔來透空氣，然後把牠弄大了，而且弄出一塊木板來。他在地板上找到了一顆大釘，遂輕打着週邊的板壁聽聽那一處是薄的；但是聽來盡是厚壁——厚到怎樣子他可想不出來了。他開始把板縫的小木片撬將出來。

同時發渴繼續在折磨着他。當火車號叫過去或者他幻覺到一個聲音的時候，他長時間地停止着。然後他搗着木板，呼喚着直至於聲嘶力竭，然後再去搗着那板縫。

這樣繼續着，過了一個不知多久的時間，但是，自然是過了日和夜的。沙米爾又餓又亂又倦又急；到後來他顯然覺得有一列駛來的火車漸漸地低下聲音去——重擊的聲音漸漸地緩慢起來。那火車在停止着。

他跳起來又捶打着木板。他又覺得他應該約束着自己——他應該省些氣力等到火車已經停止了才對。但是倘若他不停留呢？他又再捶擊起來，叫喊起來像一個狂人似的。

火車停了，沒有一點兒聲響；一下子又有連結着車輛的聲音——同時沙米爾敲着牆板壁。他非常的疲乏，且又失望——驟然地從外面傳來了一個悶塞的聲音叫道——「哈囉！」

有一會兒他沒有說話。然後他銳聲地叫道：「救命呀！救命呀！」

「甚麼事？」那聲音問。

「我給鎖在裏面呢，」他說。

「你怎會在這裏面呢？」

「他們不留意便鎖住了我的。我幾乎要死了。」

「你是那個？」

「我是乘車的。」

「一個漂泊者麼？你是該受這樣待遇的！還是留在那兒罷！」

「不！不！」那孩子驚怕起來，哀叫着。「我餓死了！我在这裏幾天了。可憐我讓我出來罷！——我再不幹這事了。」

「假如我放了你，」那聲音說，「我便要捉住你的。」

「好罷，」沙米爾叫道。「無論怎樣都行。只是不要留下我在这裏就是了。」

「有的。有的——我有錢。」

「不要大聲的叫罷。有幾多呢？」

「甚麼——甚麼？」

「有幾多？」

「我有八十塊。」

「好的。拿來給我，我便放了你。」

他好像發狂了，這使沙米爾躊躇不決。他道：「我不能夠把錢全給你。」

「那麼算了罷，」那一個說。「留在那裏罷。」

「不，不呀！」他反對地說。「等一等！留給我一點兒罷。」

「留給你五塊就是了，」那聲音說。「說呀！快點！」

「好的，」沙米爾灰心喪氣地說。「我就把錢給你。」

「記住！不要反悔！」

「不。放我出來呀！」

「假如你騙我，我一定要捶你的，」那聲音怒說着；當搭鉤放下門開了一點的時候，那孩子戰慄地站立着。燈籠的火光射進來，眩耀着他的眼睛。

「就交出錢來，」那生人說，避在一邊，以防不測。

「是的，」沙米爾說，在腰袋裏摸索着。「但是我該數一數。」

「快點！我會數的！」

於是他拿出錢來。手指抓住了牠；燈光便不見了，他聽到腳步在奔跑着的聲音。

他呆了一忽。然後他叫道：「還給我五塊錢呀！」拖開了門跳了出來。他正看見那人影和燈光在

車輛中間逃向軌道那邊去。

他開始跑上那軌道而被絆倒了，跌入水溝裏去了。當他再爬起來的時候，那列車已開始走動起來，而那燈光可看不見了。

四

沙米爾的錢已經失掉了，但是他餓渴得很利害，再也沒有工夫來爲着那事而焦燥了。他想——他是夜裏迷失在荒涼孤獨的地方，而火車已經開走了！如果他留在這裏也仍不免於餓死的。

他跑過去捉住貨車的鐵梯而攀登着爬到那裏去。他終於爬到了車頂；但夜風非常的寒冷——他抵擋不住又再爬了下來。於是他記起他把他隨身的一個包裹留在那空車裏。

幸而那火車停止了差不多一點鐘，前頭射出火光來照着沙米爾的前路。在四圍的景物間也各處閃爍着燈光，他才知道他是來到了一座大城市。東方已經緩緩地發白，建築物的暗影可以看出來了。

沙米爾小心地走上那軌道，因爲他既疲倦而又想抵耐着。在車站的一個辦公室裏有着燈光，他便望進窗裏去，看見一個人坐在寫字檯旁邊很忙碌地在寫着。他叩着門。

「進來，」一個聲音說着，而他進去了。

「對不住，可有點水給我喝麼？」他問。

「就在那角落裏，」那人說着，擡起他的頭來看了一看。

那裏有一個水桶和杓子，沙米爾就喝起水來。水的味道對於他既甘而美，——他喝到不能夠再多喝了才停止。

然後他站候在那裏，柔和地說：「真是對不住，先生。」

「嗎？」那人說。

「我幾乎餓死了，先生。我已經很久沒有東西吃了。」

「呀！」那人說。「就——這樣罷。滾開！」

「你不知道，」沙米爾惶惑地說。

「滾出去！」那人叫着。「不要到這裏來。這裏不準乞丐進來的！」

乞丐！這名詞打擊着沙米爾好像鞭子撻着似的。

「我不是乞丐！」他大聲地叫着。「我——」剛要說話而又停住了。他已經說過了，「我是打算

償還車費的。」

他走了出來滿心慚愧，但是他又打定了主意——管他怎的，他橫豎沒有求乞就是了。他決不願意把一點東西送進口裏直至他賺得來的時候。

車站過去就是十字街口，一條大路中間有着電車軌。沙米爾走到那街上去；覺得疲乏異常，看見一個大而黑的門口，他走進去蹲在角落裏。不久他便昏睡去了；天也就大亮起來了。人們來往着。

他在噴水泉邊又吐了許多水，覺得舒適了一點。他走下一條窮人街，在那裏的人都開着一間小店。吃食的東西放在窗兒裏面——生果和麵包——而這種情景更加使他饑腸雷鳴了。但是他一提到錢工

作，而人總是搖着他的頭。

沙米爾走上前去。處處都閉着舖子；他每一處都去找工做——無論甚麼零星的散工——然而總是沒有的。有時他聞着一陣一陣的人家的早餐的香味——炒鹽豬肉，和熟食店裏的咖啡或烘熱的麵包。但是每一回他總是握拳咬牙地忍住。他不願意求乞。他定會找到工作的。

就是這個樣子過了這一個早晨。他走進大大小小的店裏去找尋。有時他們有禮地回答——有時聲色俱厲；不過可沒有一個人是有一點遲疑的態度。他走過棧那裏去，那邊的人們在裝着貨物——這裏一定有工可做的了。

他向一個穿着襯衫的忙碌的工頭陳說着。

「我不是和你說了幾多回沒有了嗎？」那人叫道。

「以前你可不會告訴我呀，」沙米爾清急地辯說着。

「滾開些！」那人說。「你們這麼多的人——我可和鬼說了麼？」

有這麼多的人呀！沙米爾驟然地想起他在街上遇見了一大堆窮相的人們。他們可不是都要找工作而沒有找到麼？也許有人流為乞丐也沒有乞得甚麼東西呢。

他走着，他的靈魂發生恐怖了。他在街上一路走着一路注視着人們；有的臉龐慈憐——他們如果知道，一定能夠幫助着他。但是他沒有法子使他們知道——只除了做一個乞丐之外沒有別的方法！

他走到近郊去問着住家的人家。可是沒有一家要雇人的。那是傍午的時候，人家正在吃午飯。他在門開了時嗅到午飯的香氣。他忍耐不住，只得又回到城裏來。他覺得更加困乏，他是非常地恐慌。目前他是沒有工作的可能啊！

沙米爾又生了一種新的思想，那就是一個人定會在文明的氣氛中餓死。他是不容易於相信着這想頭，在他想到了這情形便像半入於瘋狂的狀態。結果將是怎樣呢？他們可由他躺下去死在街上麼？或者有更甚麼地方給饑餓的人們去死的呢？

一天便這樣過去了，而他找不到甚麼。有些人勸告他離開這城市——他們說，這裏沒有地方可找工作的。這地方顯然是出了甚麼事情，但是他們可沒有停下來告訴他。

這是沙米爾所見過的一個大城市，在別種情形之下他是爲他所驚訝着的。他經過磚石的大建築物，電車，火警處，和許許多多的奇怪的景物。他走到一帶高大的圍牆，裏面圍着幾百畝地寬的建築物，被煙燻得污黑；有高高的煙囪，和一排排的小屋車軌，通了進去。他走過別的工廠，那是有着無數窗戶的磚的大建築；又經過一帶工人的屋子，形狀小而且骯髒，在門口有許多臉色蒼白的小孩。這兒的街路和步道遍是黑色的煤渣，那就是在春天也是炎熱的。

於是他來到一座鐵橋，跨過了河流，街道便寬廣起來了，他又爬上了一座小山，發覺自己步行着在一條細石鋪成的道路上，夾着盡是樹木和俯瞰山脊的美麗的宅邸。顯然地，有錢人是住在這裏的；

沙米爾對着輝煌燦爛的景物而驚歎。他走到一座大宅邸來，那裏有一個石頭的通門和十呎高的鐵欄杆，以及一條大榆樹夾成的幽徑；那裏有青葱明媚的草地，孔雀和翠尾鳥在那兒昂然闊步地走着，而稍遠一點便是一座粉白柱子的偉大的別墅。在大門上題着「美景」這個名字。

這時沙米爾又動了他的慾望。在這華富的宅第之間一定有給他工作的機會的！他走上那裏去！

他才走了一半路便給一個管理花木的人看見了，走向他這邊來。「你到這裏幹甚麼？」他在中途便問着。

「我是找工做的，」沙米爾說。

「你可是要來討打的麼？」那人叫喊着。「你闖到這兒來是甚麼意思呢？」

「怎麼，甚麼事情？」這孩子迷亂地問着。

「滾出去！你這流氓！」那個人又叫起來。

沙米爾掉轉頭來，趕快地走了。是一個流氓啊！

這給他第一次去留意着他的衣服，那是他跌入水溝時弄得都是泥漿的。而無疑地他的手臉也是污滿了泥漿，他的頭髮散亂着，他的樣子全不像一個找工作的勞動者。無論如何在城裏是找不到梳洗的地方的；所以他便從橋上走了回去。

天色漸黑了，商店都關閉了。甚麼事情都立即便要停止了；那一夜，他是覺得他會滅亡的了。所

以失望終于緊緊的捉住了他。

他看見第一處的燈光他便閃將進去。

那是一個酒館——空的，只有一個穿白衣的人在障壁後面。

「我不是乞丐！」沙米爾叫着。

「呀？」那人說。

「我說我不是乞丐！我回頭定會還錢給你的。我餓得要死了。我一定要些甚麼來充饑。」

「咄咄！」那人說。

「我以前從未嘗到過酒館的，」沙米爾接着道，當他知道這地方的性質的時候。「但是對不住！——請給我點東西吃。」

「噫呀，青年人啊！」那酒店管理人說。「你幹得够偉大了！你該去做個演員。快點養成你的老臉去罷。」

「甚麼？」沙米爾惶惑地問。

「吃！」那個人指着那兒說。「你該懂得。」

沙米爾轉過來看見一塊食物放在櫃檯上。他急忙走了過去，開始吃食着。第一次的味道使他狂醉了，他像野獸般地吞嚼着食物。

他吞嚥了一回兒，同時那一個好奇地守着他。然後他道：「你最好是安分點。」

「甚麼？」沙米爾問，拚命地吃着。

「我說安分點，」那人說。「正是爲着你自己的好處。我看出你的實情，那够你遭受的了。」

沙米爾渴望地注視着吃食的東西，想多吞幾口。「這兒來罷，」那人說。「你碰到了甚麼呢？」

「我曾經被鎖在一輛空的貨車裏。」

「噫呀！那是一個新傢伙！多久呢？」

「今天是甚麼日子？」

「星期五。」

「我是星期三的早晨被鎖了的。好像是很長久了。」

「够長久了，」酒店管理人說道。

「我被劫，」沙米爾繼續地說。「一個人把我的錢全搶去了。」於是他害起舊羞來。「不要以爲

我是個乞丐。我找到工作便來還錢的。」

「那是再好沒有了，」那酒店管理人說。「放心罷。」

「你可有工作給我做嗎？劈柴嗎？」

「我們不燒柴。」

「洗些東西嗎？」沙米爾四週環視着。他以為這地方好像是不大干淨的。「我替你擦擦地板罷。」

「我們在早上就擦過了，」那人答。

「啊，那就讓我來做罷，」沙米爾說。

「走罷！」那個說。「你還是預備再來吃點東西罷。」

「我會來，和這次一樣的，先生。」

「如果你聽我的話，」那酒店管理人說道，「你還是離開這城市罷。洛克孟威爾是沒有工可做的。」

沙米爾驚異地道：「洛克孟威爾！」他喘息着。

「是的，」那個說。「你連你在甚麼地方也不知道嗎？」

「我不知道，」這孩子說。「洛克孟威爾！大玻璃工廠就在這個地方嗎？」

「就是這個地方。」

「就是老亨利·洛克孟住着的地方呀！」

「甚麼？」那人問。

「沒有甚麼，」沙米爾說，「只是我的父親把他全部的錢在洛克孟公司投資，完全失掉了。」

「噫！」那酒店管理人說。

「我把事情告訴他們，」這孩子說，「或者他們可以把鑿工作給我。」

「也許罷，」那一個說——「不過那工廠關閉下來了。」

「關閉下來！」沙米爾叫道；接着又說，「因為他的死麼？」

「不是——夏天工廠常是關閉的。不過他們今年三月就關起來了。生意不好。」

「啊，」沙米爾說。

「所以在洛克孟威爾有許多人在找工作，」那個人繼續着，「而別的工廠也停工了——紗廠只作半天工。」

「我知道了。」

「老洛克孟常常說玻璃廠太多了，」那酒店管理人接道。「而他造出更多的失業者。這才有了你。」

談話停了一忽。「我早上回到這裏來，」沙米爾回到以前的話頭地說。

「好的，」那一個微笑地答着——「如果你沒有忘記的話。」這時有一對顧客走進來。「去罷，」說他。

於是沙米爾去了——更正確的是因為他覺得留在酒館太久了，那在他以爲是一個神祕而且戲弄人的地方。

他再走到街上。薄寒的細雨在下着。他怎麼辦呢？

他因爲吃飽了覺得溫暖。但是給雨淋濕是無謂的。當他經過人家門口的時候，他在閃視着，看見了黑漆漆的，空無所有的一家門口，他便蹲向裏面去。

洛克孟威爾！是個多麼奇怪的湊合啊！在城裏有千百個失業工人。那好像是一個奇怪而且可怕的現象。牠可能够讓人們像他一樣的餓死嗎——人們知道嗎？牠可能够只顧着他們的生意而不關心着這種事情的嗎？

人們和他說，他必須離開。但是怎麼辦呢？他一經聲明鐵路便會帶他去嗎？或者在路上人們會給他工做呢？他到頭總可以得到吃的，不過只有求乞。而他可是願意去求乞的嗎？

外面有腳步聲來了。一個人走進門口而把門關上了。然後他又走出去。沙米爾走了出來。

「哈囉！」那人說。「是誰？」

「不過是我哩，」沙米爾答。

「走過來，」那個人命令着。

他出來而被一隻手把他的領子捉住了。「你是誰？」

他不及回答便一把將他捉到燈光下。「流氓呀！」那聲音怒罵着；而沙米爾非常的懼怕，知道他是給警察捉住了。

「對不住，先生，我沒有做甚麼壞事，」他開始說。

「走，」警察說。

「那裏去呢？」他哀叫着。

但是那個警察只推着他。沙米爾驟然大起恐怖，他叫道：「你不要監禁我啊！」

「一定要的，」那個人說。「怎麼不呢？」

「但是，」他申訴着，「我沒有工做。我沒有法子。我——」

他想擺說，而那人緊扭着他的領子，悶塞着他。「你想捶麼？」他怒罵着。

沙米爾只得走了。但是悲咽打動着他，是一種驚怕和絕望的急劇的悲咽，而羞恥之淚流到他的頰上來了。他要坐監去！

「你怎麼了？」警察打了他一下之後說。「你還不安靜點麼？」

「你可沒有理由來捉捕我，」這孩子號哭着。「我沒有事情幹，我可沒有辦法。我沒有地方去也沒有錢。而那都不是我的過失呢。」

「你到法庭說去，」那一個回答道。

「但是——但是我有什麼辦法呢？啊呀——」

「住口！」警察說，而且又緊捉住他的喉頭。然後沙米爾才安靜下去。

五

在警署有一個肥胖的警官昏昏欲睡地坐在他的寶座上，「又是一個流氓，」那警察說，好像是沒有去驚醒他的必要似的。

「他幹了些甚麼呢？」那警官問。

「睡在大門口，」這就是回答。

這時的沙米爾才知道爭論的無效果。他帶着說不出的絕望去接受着他的命運。但答着警官的問話——沙米爾·披雷斯考，十七歲，本地人，來從友巴孔尼斯，業農，從前並沒有犯過罪。

「好罷，」那人說着，便照舊假寐了；而沙米爾被領了去，在應個景兒的搜查之後便被推進了圍中，隨後聽見那鐵門關上的聲音。

現在他孤獨着，盡情地哭出他的悲哀。那是他所夢想不到的羞恥和恐怖的最高點；先是哀求着，而結果是被關在獄裏。他現在知道他們怎麼對付着失業和捱餓的人們了。

他躺在那兒哭泣着，他又驟然地受了刺激而坐了起來。在他隔壁的監房裏傳來一陣哭聲，一陣可怕的令人血爲之冷結的叫喊，那比任何人類的聲音還更像的一隻野貓的銳叫。沙米爾靜聽着，他的心都碎了。

在走廊那邊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住口，你這賤婦！」那之後狂喊停止了。那婦人——沙米爾結果證實那聲音是從一個婦人發出來的——發出一陣連哭帶罵的聲浪。這樣可怕的穢褻，這樣不堪的咒罵，他是有生以來從沒有聽見過的——他從不會夢想過人生竟會有這樣醜惡污穢的可能性。那好像一些可厭的陰溝的一陣爆發；而牠的發源却是一個婦人的嘴唇。

那詛咒繼續了約摸十分鐘直至這孩子覺得，那好像把他有生以來所聽到的每一件美惡而且神聖的事物都被永遠地沾污了。然後一個獄卒步下那走廊，用着一些有力而明斷的詛語去克服着那狂罵。

沙米爾又再躺下來；現在他有機會去發覺別的東西了。他感覺到一種銳利的感覺，那使他發狂似地搔清他自己。他驟然地覺得他是躺在一塊臥褥上受盡蚤虱之類的騷擾。

這發覺送他到地板中間去。那使他勃然大怒。這種東西是他有生以來全不會碰到過的，因為他的家是一塊安適而且清潔的地方。這是極頂的卑鄙醜惡的——他們既捉捕了像他這樣顛連無告的人，又把他禁在污穢的洞穴裏給蚤虱咬噬着。

早晨他們給他麵包和咖啡；再等了兩個鐘頭之後他被帶去審問了。

那是個空大的四壁雪白的房子。在房子裏點綴着些須的旁聽者，一對警察和幾個坐在桌旁寫着字的人。在圍欄裏的坐位上是一羣犯人，神色愁慘而且疲倦。他們一個個地走到欄杆之前，而對着法官；照例地有了幾句呢喃不清的話語之後他們便應該走過去了。每一件事情的進行好像那年年歲歲都是

那樣進行着的例行公事似的。那位法官，老得頭髮全白了，看來絕像世俗的假裝跳舞會中的一個財運亨通的商人的樣子。

輪到沙米爾了，他站在欄杆前面。他的名字被念過而控告的是——浪游無業。

「甚麼？」那法官機械地說。「你自己有甚麼辯詞嗎？」

沙米爾屏息着。他說：「那不是我的過失，先生。」

「大人，」那站在他的手邊的警察指正着。

「大人，」沙米爾說，「我把我的錢全失去了。那麼我便著手找工作，大人。」

「城裏有你的朋友嗎？」

「沒有，大人。」

「到這裏多久了？」

「昨天才到，大人。」

「怎麼樣到來呢？」

「我乘着一輛貨車，大人。」

「我知道了，」那法官說。「啊，你來錯地方了。我們正在把失業者趕出洛克孟威爾。三十天。」

第二案。」

沙米爾屏息着。他喘氣地說：「大人。」

「第二案。」那法官又重復地說。

警察便要把沙米爾帶開去。「大人，」他發狂似地叫着，「不要送我到監獄去。」而且和警察掙扎着，繼續地喊道：「那不是我的過失——我是個頂天立地的好孩子，我是在找着工作。我沒有做出甚麼壞事。假如你把我禁在監裏，你便是要殺死我了。天呀！可憐呀！」

警察粗暴地推着他。但是沙米爾的純真的叫喊觸動了那法官，他說：「等一等。」

「我被搶劫了我又有甚麼法子呢？」那孩子乘此機會說將下去。「而我除了找工作之外還能做甚麼呢？我生來便是光明正大的，大人。那可要把我的父親殺死了，假如他知道我被捉來坐監的話。他是生我養我長大起來的。」

「誰是你的父親？」那法官說。

「他的名叫愛弗萊姆。披雷斯考，是個農民。你可問在友巴孔尼爾的人便知道他是一個甚麼樣式的人了。他戰爭時打過仗——他受傷了四次。如果他能夠來這裏他便會和你說不該監禁着我呢。」

停止了一會兒。那官長問道：「你的父親是入那一聯隊呢？」

「他是入第十七班的，大人。」

「小心點，孩子，」那個人板起臉孔說。「不要來欺騙我的。」

「我無須來關你，大人，」沙米爾辯白着。

「第十七班的那一旅呢？」

「第三旅，大人。」

「誰帶的？」

「安徒生將軍——直帶領到他死在查西洛威爾遜戰場上。我的父親就在那裏。」

「我也是在那兒的，」那法官說。

「我的父親常常和我說，」沙米爾帶着突如其來的熱望，說道，「他的一旅是在左翼，他們有兩層防線。叛徒用馬隊來衝鋒。他們一天衝了十三次，那兒的大樹都被砲彈擊倒了。我的父親說叛徒就是在左翼的防線進攻得頂利害。」

「是的，」大人說，「我都知道。我就是其中的一個。」

每一個人聽得笑了；而沙米爾紅起臉來。

「請恕我，大人，」他說。

「那是對的，」那法官說。然後他莊重地接道：「很好，沙米爾，我們爲着你的父親的面子寬赦了你。可是不要再留在此地給我知道了。」

「不，大人，」沙米爾說。於是又趕快接着道：「可是我怎麼辦呢？」

「離開洛克孟威爾，」那個說。

「可是怎麼能？我沒有錢。夫人能不能幫助我找點工作。」

「不能，」那法官說。「我真抱歉，但是這三星期錢已經替五個人找到工作了，而現在就再也辦不到了。」

「可是——」沙米爾開始着。

「我出私囊給你一塊錢罷，」那個人說。

「大人，」沙米爾開始哭道，「我不要錢呀！」

「你若有了工作你得還給我就是了，」那法官說着，拿出一張紙票來。中拿法。犯人無罪。第二案。」

沙米爾拿了錢便要走開去，這時，有一個坐在官長旁邊的人驟然俯向前面。

「法官，」他說，「如果我可以說話——」

「爲甚麼，可以的，教授，」法官和顏悅色地說。

「我可以替這孩子找工作。」

「啊，那真好極了！」

「他好像是個能幹的青年，值得幫助的。」

「很對很對，教授。沙米爾，這便是洛克孟學院的斯提哇教授。」
沙米爾非常喜歡去見那教授。他是個小個子的上流人，有着兩撇小心修理的黑鬍子和戴着一副金邊的眼鏡。

「這裏是我的名片，」他說；「若是你明天早上到我的家裏去找我，我們可以想想辦法。」
「十分感謝你，」那孩子說，把名片放進衣袋裏去。這時，他才突然地發覺那個警察已經放了手，而他是自由了，他於是轉向門口走去。

「是離題的奇遇，」那教授說。

「是的，」那法官帶笑地說。「我們是時常有的，你該知道。」

沙米爾走出去，心裏非常的高興。最後他感動了。他是住在冷酷無情的世界之中，而結果找到了仁慈和人道。那是一種磨難，但是那是不再碰到的。

他現在有了個一定的目的在腦子裏。他一直走到城外，走下那河邊路直至他來到了十分荒寂的地方。然後他脫了衣服坐下岸邊去作一次極精工的梳洗。他用着沙和水去擦頭髮也擦了一半鐘，又用着他的手指去梳着他的頭髮。他又細細地檢理着他的衣服。至少他也會憶起他的監禁的當頭一棒。

這樣之後他又再穿了衣服回到城裏去找那一個他曾吃過東西的酒館。

「哈囉！」他的朋友菲尼剛說，那酒店管理人。「又來了！」

「我來和你說明這早晨不能夠到來的理由，」沙米爾說，「那是因為他們把我捉去坐監了。」

「噫！」那一個人說着；隨後他又帶笑地接道：「啊，那是個雨夜。」

沙米爾沒有回答。「明天早上我要來的，」他說。

「你頂好是離開這城到別的地方去，」那一個又勸告着。

「我好了。法官給我一塊錢。」

「喝！一塊錢不能夠用多久的。」

「不。我還得到做工的允許的。那裏有一個上流人——學院裏的斯提哇教授。」

「噯呀！噫！」菲尼爾說。「我知道那東西。可不是那個有兩撇鬍子的小個子的麼？」

「我想是這樣罷，」沙米爾含混地答着。

「我在報紙上看見他的相片，」那一個說。「他是個改革家——時常是忙着政事的。」

「也許那便是他出席法庭的緣故了，」沙米爾說。

「就是啊！他是社會學這一類的教授，並且他以爲他也全懂得政治的。但是我們交給他一些決

選擇——和你打個賭罷！」

「誰是「我們」？」沙米爾問。

「團體」，菲尼爾說；「那自然是民主黨。他們改革家常是共和黨——那「良善份子」以及其他

等等的。那就是大腹賈的意思——那些東西都有自己的黨派手段。這教授是老亨利·洛克孟的最有能力的朋友——這老兒常用着他的小手指來支配這個城市的。但是三年前在這裏他們有一次大罷工，而受打擊的人太多了。所以洛克孟威爾在好久以前便有更進一步的「改革」。

「我知道了，」沙米爾說。

「他們在酒店和旁的地方作大宣傳，大吹大叫，」那酒店管理人說道。「但是到共和黨運動選舉的時候，我的政治領袖也是一樣地使用着他的公費。你能打個賭。但是你不必把這話告訴那教授去。」

「我不，」那孩子說。

「你現要做甚麼去呢？」那一個問。

「我不曉得。我想我還是吃點東西要緊。」

「你要得最便宜的法子就是去買一杯啤酒，而在那裏便灌了下去。」

「不，」沙米爾說着，擔驚着。「我——我要不那樣辦更好。」

「啊，說長了，」菲尼爾帶笑地說。

「明早再見，」沙米爾在走出去的時候這樣說。

六

沙米爾走進麵包店去買了一塊麵包，於是坐在十字街口的公共場所的凳子上，一口一口地吞食着。那是他所能想到的最便宜的東西，而在量上也還可以過得去的。

其次他得找一間房子來過夜。他不知道旅館和寄宿舍這類東西——他穿過城裏的工人區，逡巡地在考察着那些小房子。後來在一家門口他看見一個婦人站在那兒，一個中年的婦人，非常的消瘦而且慘白，但是很干淨，臉龐也很慈善。所以他站住了。

「對不住，」他說，「你可能告訴我甚麼地方有房子租麼？」

那婦人注視着他；問道：「租多久呢？」

「我說不定，」我想租一夜，不過若果我找到工作的話，我可以住久一點。」

「在洛克孟威爾工作嗎？」那婦人說。

「是的，已經有人答應給我，」他答。

「那是沒有許多的，」她說。「我有兩間房子是常常出租的，」她又說着，「可是到玻璃工廠關閉了的時候人們都走了。有一個人還欠我三塊錢呢。」

「我不能夠付許多錢的，」沙米爾說。

她進來，那婦人問道：於是他坐下來談他的遭遇給她聽。而她也告訴他以她的。

斯提孟夫人是她的宿室，她的丈夫是個吹玻璃工人。他的收入很好——在忙月一天可得五塊錢。

但是他在一個白熱的玻璃的大池前面工作着。有一次在熱天他驟然地發昏了，跌在一堆發熱的玻璃滓裏，臉上被烙得非常可怕。他們把他抬到醫院裏去，挖出了一隻眼睛。後來，爲着他的家庭和忙月就要結束了的緣故，他復工得太快，於是他的創傷厲害起來了，到結果他死於血精中毒。

「那是兩年前的事，」斯提孟夫夫說。『而我還好好地活着。我們甚麼都沒有地過活着——從沒有比今年更壞的了。人家說，那是經濟恐慌。好像甚麼事情都停滯了似的。』

「這裏的人一定是很難過活的了，」沙米爾說。

「我有三個小孩，」斯提孟夫夫說，『而只有一個大的可以去做工。那是蘇菲，她在紗廠裏工作着，那工廠是前天才開工的。他們說那工廠只要開工半年。我縫衣服和能够做的便做，但是總不夠用。』

沙米爾在和這婦人談話間把自己的困難忘却了。他的家庭在鄉間已算是窮極了，但是他們從不會知道會有這樣的貧困的。而這裏滿街滿巷的人都是在過着同樣的生活；都懸掛在毀滅的深淵上面，而消除了永遠的掙扎便沒有希望了。斯提孟夫夫偶然地談到他的朋友和鄰居，於是有一種新的暗示使這孩子屏息着。隔門的是普羅沙夫人，她的丈夫是害癩癩死的；他死了兩年了，他們有五個小小的兒子。在那一邊的是拉賓斯基，一個波蘭人的家庭；他們有三個年富力強的兒子，過得很好，買了一架留聲機。可是現在他們已有三個月沒有得到一點工作了。

比較起這種雞埋的終生的折磨來，被劫和坐監不過是偶然的事罷了；於是沙米爾爲他自己的這麼多的大驚小怪而害羞着。他帶着幾分駭怕地述說着他是正從獄裏出來的；但是斯提孟夫人可像是全沒介意的樣子。她的丈夫也有一次被監禁着，在玻璃大翻工的時候，而且沒有別的事只是哀求着人家不要丟掉他的工作。

相量的結果沙米爾給她三角五分錢作他的一天食宿的費用，若果他願意住久點，她只收一星期兩塊錢的舖宿費，或者他可得一塊錢一間的單身房子。

兩個小孩子從學校回家裏來了；他們都是瘦弱而且非常小的女孩子，穿着清潔但是補綴得可憐的衣服。她們來了一忽蘇菲也回來了。

沙米爾當看見她的時候真是驚呆極了。他已經聽說過她在紗廠做工而且是家庭的柱石；他所想像的是三個強健的年青的女人，好像他在家裏見過的一般。而在這裏的却是一個弱質的孩子，幾乎難以大過那兩個小孩。蘇菲是十三歲，這是後來他才知道的；但是他在她看來還够不上十歲呢。她的舉動是端莊而且謹慎的，她注視着這客人眼着她的「雙大大的櫻色的眼睛。」

「這是沙米爾。」披雷斯考，「她的母親說。『他是來這裏宿夜的，也和我們在一起吃飯。』」

「你好？」蘇菲說着，除下她的頭上的披巾，坐到角落裏去。這孩子以爲她是怕羞，但是過了一陣她才證實着那是疲倦。她得有機會便把手抱着頭，而且她從不會把她所有的事情放過不做的。

第二天的早晨，朝日光輝的時候，沙米爾着手到那酒館工作去，大大地給他的朋友菲尼剛的高興。他屈手彎腳洗擦得那地方一塵不染，好像現在才建築起來的樣子。而菲尼剛報答他請他用些早膳，沙米爾結果接受了，因為在這裏用了在斯提孟那邊便可以節省的。

斯提孟教授在他的邀請中可沒有說明在甚麼時間去訪他。他住在過橋的貴族區域。沙米爾在還沒有八點鐘的時候到他的門前來了。

「斯提孟教授叫我來見他，」他向那個婢女說。

「斯提孟教授出城去了，」她說。

「天出城去了？」他回響着。

「他到紐約去，」她說。「他昨天晚上特別地被請去了。」

「甚麼時候他才回來呢？」

「他說他打算後天便可回來，但是他是不一定的。」

沙米爾躊躇失措地看着她。

「你要甚麼呢？」她問。

「他許下我一點工作。」

「啊！」她說。「好的，你可能遲些時來嗎？」說後，看見沙米爾沒有話說只是啞然地注視着她。

，她便開了門自去做她的事了。

沙米爾昏昏迷迷地走了回來。那給他一種人世漠然沒趣的新感覺。也許這偉大的人物已全把他忘記了呢。

沒有別的法子只有等着；而同時他只剩六角錢了。他不能夠住在斯提孟夫人的家裏，那是一定無疑的。但是當他走去告訴她的時候，她打回了他的提議。在她的屋後那裏有些空地，大都是拋棄着番茄罐頭的。如果他替她種些園蔬，她同時可以留下他。因而沙米爾帶着從別處借來的一把鋤子去賣力地工作着。

兩天過去了，而又是工夫，那教授仍然沒有回家。在星期六的那一天晚上，在做了一天的苦工之後，沙米爾坐在階前休息着。蘇菲坐在他的旁邊，背倚着那屋子，且閉着她的眼睛。那晚上是溫和而且美麗，黃昏的爛醉漸漸地佔據着她。於是她終於把她自己表露給沙米爾了。

「你喜歡音樂麼？」她問。

「非常喜歡的，」他說。

「沒有人人都喜歡的，」她注意地說——「我的意思是說真實的音樂，好像弗里德列次所弄的。」

「我不知道，」沙米爾說，「弗里德列次是誰呢？」

「他是我的朋友，」蘇菲答道。「他是個德國的孩子。他的父親是地氈工廠的繪圖師的工人。他會玩環瑣。」

「我一定要去聽他，」他說。

「我願帶你去，」她自薦着。「我通常是星期日下午去看他們的。那是我僅有的時間。」

於是，第二天沙米爾便在伯里米家中了。他們的小屋是一條通到村外的小路，那兒他們有幾顆綠樹和一片花園。但是那房子並不大，一羣人九個孩子已經擠得滿滿了。父親佐漢是個壯大活潑的人物，有着粗硬的頭髮。他為城裏所注意因為他被目為「社會主義者」，但是沙米爾不知道這個。他的老婆是個細小的婦人，全陷於孩子的重累。對於沙米爾最有興趣的是弗里德列次，他會玩環瑣；是個冷然慘白的十五歲的孩子，有着頭鬚髮和一對美麗的眼睛。

音樂是伯里米家的重禮。那父親彈着鋼琴，次於弗里德列次的最大的兒子拚命撫着四弦琴。而當他們奏曲的時候，全家人都坐在談話室中，就是那小小的嬰兒也圓睜着眼睛沒有聲息。

沙米爾會唱些「愛國歌」和一大堆聖詩以及村間跳舞的個調。但是像這樣的音樂確是一種感動人生的新啓示。他諦聽得全發呆了。這多麼悲愁的哀音，這多麼熱烈的渴望，這多麼勾蕩人心苦惱靈魂的美啊！弗里德列次有着這些像他父親的傳授和藉以自己的創造的一種方法；他的手法時常有些錯誤，而且高音也非所長；不過這些沙米爾全不懂得——他只在理解着音樂。他也用不着叫人講給他聽。

——他不需甚麼批評甚麼注釋。那超時代的蘇伯德和悲多紋的靈魂在和他談話，告訴着他們的心靈的奇妙的憧憬，人類之性情正向着這憧憬在痛苦地摸索着。

在音樂聲中要他壓住他的興奮那是不可能的，而這又使伯里米家大大地高興，他們是在淒涼寂寞之中渴求着知音的。沙米爾的同情心感動着他們的熱情，於是他們奏了全個下午，而後佐漢又留他們吃晚餐，這樣他們在夜裏還可以再奏幾曲呢。

「你定會成個音樂家，」他對沙米爾說。「你是天生成的。」

他們的餐事正如這孩子平常赴宴會的一般；一大盤凍肉和一碗熱湯，又是一碗雜醬甘薯，和不斷的麵包與牛油。此外還有一些德國的香腸，而使這客人失聲的還是那一瓶放在佐漢面前的啤酒。斟了一些給客人之後，他倒空喝個乾淨，而且他也吃了很多东西。後來他醉了，同時弗里德列次奏着很是奇妙的音樂，這使沙米爾洞悉了那家庭的生活和一種無情而且可怕的淒涼，那是從弗里德列次的琴音中自蕩出來的。那父親是心地良善而且易感，但是太過愚蠢；母親則已把心血用盡了，而那個在這一切的重累之下的孩子的靈魂却狂熱地在作着生命的叫喊。

賣的緊張教地氈和毛毯的花樣要不斷地變新，所以佐漢整天站在一張大紙板前面把各種色彩去畫在細小的不計其數的方格裏。做這工作他每星期可得三十塊錢，他的兒子作他的助手也得十二塊——他的兒子是在畫着那某些同色的方格，把那花樣完全齊備起來的。那是一種很好的工作，佐漢嘆

使他的兒子專心致志於新花樣的進化。但是那孩子恨透那工作——只想着他的音樂。他對於他的音樂的解釋，以為那並不是感傷的幻夢而是一種深入無窮的熱情的關鍵，是一種解放人世的束縛的戰爭。所以佐漢自己得保有着他的青年的精神，當他成爲一個革命家，而在他還不會被啤酒，肉湯和家庭生活所軟化了的的時候。

沒有一個人說及這一類的事情。那一切盡都沉於音樂聲中。有時沙米爾偷偷地睨一睨那房子，看見了別一種靈魂的悲劇了。蘇菲也陶醉於音樂之中，他的臉充滿着活氣，她的呼吸來得快而且急，有時她且偷偷地拭去眼淚。

到後來，在他們走回家去的時候，她和沙米爾說，「我不知道去聽着那樣的音樂於我可有好處沒有。」

「爲甚麼沒有呢？」他問——「如果那音樂使你快樂的話。」

「但是那到頭來教我不快樂。他打動我們的情緒，增高我們的慾望。我聽了又不能夠睡覺——而當我走向工廠去的時候那是更加難受的。」

「你在廠裏做甚麼工作？」沙米爾問道。

「我是個他們叫做『餛飩子女孩』的——餛飩子空了的時候我結着線。」

「是很苦的苦工嗎？」

「不，你不可這樣想的。不過你可要整天站着，而儘都做着一樣的事情——一天到晚都是做着同樣的事情。使你弄成很笨拙的樣子——絲毫不能想着別的事。空氣都充滿了灰塵而機器狂叫着。你成爲習慣了，但是我敢決定那是於你有害的。」

他們靜默地走了一忽。蘇菲突然地問道：「你喜歡想像着事情麼？」

「是的，」他說。

「我常常想着，」她說——「在我年紀更輕的時候。」沙米爾對於這個小小的女孩時常像老人一般地談着她自己，覺得非常的奇怪。他問道：「現在你爲甚麼不想呢？」

「我太倦了，我想。但是我有一大堆圖畫藏在我的房裏——那些是我從人家給我的雜誌中剪出來的。美麗的東西的圖畫——鳥兒和花兒，以及往古的宮殿，華麗的貴人和貴婦。我時常替他們創造着故事，想像着我也在場，一切的優美的事物都給我遇見了。你可要看看我的圖畫嗎？」

「很願意，」沙米爾說。

「我想着那樣的事，當我注意着弗里德列次的時候。我有一幅加拉哈伯爵的像——他是非常漂亮的，他站在他的坐騎的前面手裏拿着一把劍。我時常夢想着有這一類的人會來把我帶到甚麼地方去，那兒是甚麼紗廠都不會有的。但是我猜想那已是無益於事的了。」

「爲甚麼呢？」那一個問。

「那是太過了。我心頭有事。我甚麼也沒有說出來，因為那會使母親不快；但是我現在時常覺得沒精打彩，天天都害着頭痛。我是十分的想睡，可是睡下去又睡不着——我總是聽見機輪的聲音。」

「呀！」沙米爾不自覺地叫起來。

「我也不打理許多了，」那女孩子說。「又沒有幫助，那有甚麼益處呢？只是當我聽了弗里德列次玩琴的時候——於是我都給鼓勵起來了。」

他們再走了。一忽。

「他是很不快樂的，」她後來這樣說。

「我想是這樣，」沙米爾答道。「請告訴我，」他突然地說。「你可沒有別的事情可做嗎？」

「甚麼？我的身體太弱，是不能够做苦工的。可有別的甚麼地方我能够找到三塊錢一星期的事呢？」

「那就是他們給你的工錢嗎？」

「是的——那是的——在我們過着忙月的時候。」

「那可使一切的女子都害病嗎？」他詢問着。「這下午來了一個女子——她好像是健康沒病的。」

「你是說皮絲嗎？但是工作對於她只是玩意見，你要知道。她和父母親同活着，她裏不做工便隨時可以不做工。她賺錢爲的是想衣買裳和聽戲。」

「但是今天我們在街上撞見的那個女子呢？」

「吉維西。啊，是的，但是她是不同了。她很壞。」

「很壞？沙米爾回響着，疑惑着。」

談話又停頓了。他叫他去判斷着這個好人必害病而瘦弱，壞人則快樂而康健的世界，那可是一件容易的事。結果他問道：「你的意思是甚麼呢？」

而蘇菲可極簡單地答道，「她和一個人同住着。」

血色紅上沙米爾的臉來。他完全誤會了。

但是紅暈過後，又感到一種可怕的騷異。在蘇菲可沒有一點難為情的樣子——她是用着十分確實的聲音說着的。而且這是一個看來還不够十歲的十三歲女孩說出來的呢。

「我知道了，」他用着怯弱的聲音說。

「非常多的女孩子都是這般做，」她接着道。「你要知道，他們變遷得太利害，紗廠關閉了，

那麼一個女子便沒有結婚的希望了。但母親們說那是錯了，積蓄是一個樣子的。」

到家的所餘的路沙米爾在靜默中走着，也不再想到那音樂的喜悅了。

在星期一那一天的早晨沙米爾知道斯提喏教授已經回來了，他坐在偉大的讀書室裏等着教授吃完了早餐。

那是個大房間，四壁都滿擠着書架；中間是一張大的寫字檯滿佈着書籍和紙張。沙米爾從沒有夢想過在這世界上有這麼多的書籍，他敬畏地環顧着，覺得他已來到智識的泉源了。

沙米爾總是這樣的。半由於天性半由於教養，他深深地尊敬着一切的權威。他相信着法律的偉大——那就是教他會被捉去坐監的緣故。他以為教堂是神聖的法院，牠的神父牧師便是被遺派來賜福人民的牧者。而這裏最高貴的是這偉大的學院，是個學問的寺院；這教授是有權威的人們選出來做牠的牧師的。所以沙米爾具着十二分細心的深深的敬意，而且預備着去拾取那導言所能够跌下來的每一碎片。

「啊，是了，」那教授說着，用一條絲手巾在拭着他的眼鏡。「沙米爾——讓我想一想——沙米爾——」

「披雷斯考，先生。」

「是的——沙米爾·披雷斯考。你怎麼樣呢？」

「我很好，先生。」

「我是說留個信給你，可是我忘記了。我在匆匆離去時的事情太忙了。我——啊——我希望你

沒有在等着我。」

「我簡直沒有辦法，先生，」沙米爾說。

「那是真的？」那一個答道，「我怕我很難辦得到那答應你的事。」

沙米爾心灰氣餒，大大地失望起來。

「你知道，」教授有點為難地說，「我的妹子要一個人去看管場地，但是我知道她已雇了人了。」

靜默了一忽。沙米爾只有愕然地凝視着。

「自然，如果那個人可以滿意——你要明白——那可沒有理由教她把他辭掉的。」

沙米爾仍是愕然凝視着，喉口無言，驚惶失措。

「真正對不住，」那一個又說，「那本來無須乎告訴你。不過我可不知道有什麼別的位置了。」

「——可是我該怎麼辦呢？」沙米爾脫口地說。

「那真是再壞也沒有了，」那一個說。於是又靜默了一忽。

「斯提哇教授，」沙米爾發出很低的聲音來，「一個找不到工作而將要餓死的人應該怎麼辦呢？」

「上帝曉得，」教授說。

於是又是一陣靜默。沙米爾可已經說過他自己——他極端相信着上帝。

過了一陣那教授自己覺得那答覆是不足够的。「你要知道，」他說，「在洛克孟威爾這裏是有特

別情形的。玻璃工業到窮境了，那原因是工廠太多，所以生產過剩了。而除此以外，他們還發明了一種機器能夠吹一抽工人所吹那麼多的玻璃瓶。」

「可是往後這些人怎麼辦呢？」沙米爾問。

「實情是如此，」那一個說。「人們只有做別的生意去。」

「但是——紗廠也只做半工。」

「是的，紗廠也太多了。」

「可是——結果甚麼東西都太多了。」

「那是一種趨勢，」那教授說。「自然，有許多外國市場。但是困難只有一天重似一天。」

斯提哇教授停止着，奇怪地看着沙米爾，或者，他是想不要把他的教訓浪費掉。那孩子雖然是興奮，但是非常有趣。

「我們的大多數的經濟學家故意去隱蔽那真理，」他說。「但是事實是，人口過多了。」

沙米爾聽異着。那可怕的想像完全是在他自己的腦袋子裏製造出來的。

「那有一條法則，」那教授繼續着說，「是馬爾薩斯明顯地說出來的，說人口繼續地傾向於超過食物的供給。於是這過剩的人民該被排擠掉。」

「我知道，」沙米爾驚呆地說。「可是那不太難堪嗎？」

「好像是的一——對於生物。對於人種而言，那實在是最偉大的利益了。那是生命的進化。」

「請告訴我，」沙米爾的樣子好像是這樣說。

「如果你觀察着自然，」斯提哇教授繼續着，「你便會看出牠常是許多倍地產出比能夠達到成熟期的更多的生物。那鮭魚生下成千累萬的魚卵，在森林裏發出千百成羣的小樹。於是這些生物便生存競爭起來，而最強健和最適合於那環境的存在着。在人類中間顯然是同樣的事實——人類可沒有別的方法去進化，或無以保有現在的狀況。那比滅亡的就是爲種族的利益而犧牲了的。」

現在，奇怪的是，沙米爾從不曾聽見過那「適者生存」這句話。所以現在他在經驗着那五六十年前的思想界的經驗。那是多麼複雜的類別呀！那是怎麼的一——種牛——伍呀！那是怎樣的明顯易見的——人能夠想到許許多的盡人皆知的東西是適於生存的。但是他自己可從沒有理解得到啊！生存競爭！適者生存！

幾天之前沙米爾知道了音樂。現在他可發見了科學了。人類的智慧是多麼特出的，能夠把生物的一切的無限變化的事實，在一種法則之下用專門的術語來說明。

沙米爾聽到這種啓示，高興得很。「我知道，」他說了又說——「我知道！」

「那是生活的法則，」那教授說，「沒有一個能夠逃脫的。」

「那麼，」沙米爾說，「當我們去把事物變更了——譬如當我們布施仁慈的時候——我們是作了

違反自然的事了，而且我們真的把事物弄得更糟。」

「那是的，」那一個答道。

於是沙米爾長嘆了一下。當人用科學的眼光來觀察問題的時候，問題是這麼的簡單得很。這裏他想着事情想得頭昏心亂；而他可無時不在自然的掌握之中——一切他所想不破的便不去想牠，讓自然來解答就是了。斯提哇教授說：「自然從沒有過錯。」

當然的，在這新的觀點上，沙米爾自己的情形立即完全明白了。他說：「那些失業者便是競爭失敗的了。」

「明明白白的，」教授說。

「那是因爲他們是不適的緣故。」

「明明白白的，」那教授又說道。「斯賓塞這樣說：『沒有能力去捉到戰利品的一定被認爲腦筋薄弱。』自然，在這工業社會中，『戰利品』就是勞工。」

——「誰是斯賓塞呀？」沙米爾問。

「他是被認爲生物學界的頑固者，」那一個說。

「那末，」沙米爾思量着，「那些有工作的一定是適者。而那些很富有的人——那些有千千萬萬地錢的人——他們便是最適者了。」

「是——是的，」那教授說。

「那末，自然的，那使我的問題更清楚——我沒有工作，所以我死定了。」

那教授銳利地法視着沙米爾。但是去誤解那孩子的睜大眼睛的忠實是不可能的。他沒有涉及他自己——他只是發見生活的法則罷了。

「你解說給我聽，我是非常高興的，」他繼續道。「可是那整千整萬將餓死了的人們——也該告訴他們一聲呀。」

「有甚麼好處呢？」那一個問道。

「爲甚麼，他們應該知道的。他們忍饑捱餓，而他們以爲那是無目的而且蠢笨。但是如果和他們說個明白，說他們是爲人種的利益而被犧牲——你看可會弄出了甚麼別的事情麼？」

「我不相信他們會好意地接受這意見，」教授苦笑地說。

「可是爲甚麼不？」沙米爾問。

「這樣說法——由一個已經成功了的人去說，那不會更弄成假仁假義的麼？」

「不盡然呀！你有成功的權利，難道沒有嗎？」

「我希望這樣。」

「你有了工作」——沙米爾說着又懷疑着。「我不知道一個教授怎樣去得到他的工作，」他說。

「可是我以為那些大富翁——那些都是頂聰明而優秀的——他們把錢給學校，可不是麼？」

「是的，」斯提哇教授說。

「那末，」沙米爾說，「我想那是他們選中了你罷？」

那教授又再眨着懷疑的眼光，瞪着他的問話者。「呃——人不可以那麼着想的，」他說。

「是的，那末，你有了教授的權利；你也能够解釋了。然後你可向人家說：『你們人太多了；你們是不需要的；你們一定要被丟掉的。』」

但是那教授只是搖着他的頭。「那不是的，」他說。而沙米爾依舊在思考着，探討着，而且驕然地領悟了。

「我知道了，」他叫將起來。「需要的是行動呀！」

「行動？」

「是的——我們該艱難困苦地去教導那理論，我們的終生却該去教導的。那是一種復生的法門，是必要的，你要知道。」

「可是我不明白那必要，」那一個不禁地笑起來。

「那是因為你不是我們中的一人啊！」沙米爾奮激地叫道。「沒有人能够了解的——沒有人！——一個生活的成功者是易為力的。你有安安樂樂的家和充足的糧食及其他等等。但是當你失敗了——

等到你支離破碎的時候——你便受盡饑寒和病痛。接着便是憂愁，恐怕和失望——你能够不理埋牠
啊！喂，我在這城裏碰見一個小女孩。她在紗廠做工，那正是把她的肉體和精神一寸寸地宰割着。雖
然是這樣，她可只得到半天的工作；而那母親靠着縲紉去養活那些小孩子——他們正在緩緩地餓死。
這個早晨他們留我吃早餐，給我謝絕了，因為我知道他們只有一點麵包和一些番薯，那還不够一個人
的吃食呢。你看，那是這樣的緩慢——那是這麼的一種可怕的長長的階段——這捱餓的人是緩緩地死
掉的。而他們總常常希望所迷惑着。你知道麼，斯提哇教授？真正是因為你沒有忠實地走去教導他
們那真理。因為你沒有向他們說：『世界是太滿了；你們該離開去，這才給我們有生活的機會。』
喂，看罷，先生——你打敗你自己的目的了！這些人留着，而且他們生下了更多的孩子，那專把更好
的事情弄成更壞的了；他們害病而且失德——他們破壞了整個的世界。一個世界弄得像這個城市一般
有甚麼用處呢，——到處都擠滿了蹣跚的人，害病的人，捱餓的無告的人？我可曉不透你們住在這上
邊怎能够安安樂樂地過着，當那些事情仍在繼續着的時候。』

『不——不，』斯提哇教授說；他皺着眉頭注視着沙米爾——爲着他的生命，去感到某一種他應該
感到的快樂，或者該感到的同情，或者該感到的憤怒，那是不可能的。

而沙米爾呢，他知道他和那教授打通了。那教授已經教給他一切他所得到的教訓。他不會真切地
全然了解——那是因為他屬於別一個世界，那一個成功的適者的世界的緣故。他們自有他們的問題去

解決，是毫無疑義的！

這種隔閡由於教授的再發言可完全明白了。「教你失望真是對不住，」他說。如果一點錢能夠幫忙你——」

「不，」那一個立即說道。「你切不要把錢給我。那怎能夠對呢？那便是布施仁慈了。」

「哎！」那教授說。「是的。不過——你要記得你連早餐也沒得吃呢。你到廚房裏去，讓他們給你些東西吃可不更好嗎？」

「但是把事情攔着有甚麼用處呢？」沙米爾大聲地叫道。「如果我要去傳授着這新思想，我應該開始了。」

「可是你空着肚皮可不能够傳授得長久的，」那一個反對着說。

沙米爾對那說話回答道：「傳授該由行動來完成的。」

於是他出去了；斯提哇教授轉回到他的工作檯邊來，檯上擺着他的大著作的一疊手稿，題目是：「回生之方法；一種理論和綱領。」有幾頁放在他的面前；上面的那一張是寫着「第十八章——無職業與社會的任務。」那教授便坐在這題目之前，在呆着而又在呆着。

沙米爾即時走下那細石平鋪的小路在討論着他的問題。第一階段的熱情過後，他感到了困難了。那理論仍然捉得住；但是要把牠說出來是錯綜而混亂的。

還有一事，去傳播這種教條是這麼的困難。如果一個人用言語去教導着呢，他好像是個假仁假義者，如那教授所說過的一樣；而在別一方面，如果只是去實行呢，誰會知道呀？譬如說，他餓多幾天便死掉了？那也只是一個人被遺棄，而明明白白地可有千百萬的剩餘者啊。

在討論着那理論，事實上沙米爾只是向着他自己解答的。但是現在他打算走到斯提孟夫人那裏去告訴她，說她一定要停止她的徒然的努力，把她自己和她的三個兒子們都滾出那人類進化的道路。他又想着他不能夠這樣做——他沒有資格。無疑的，那是因為他是一個不適者。世間總有一些人甚麼東西全不知道，而一些人可能從純粹科學的觀點去接近着事物的。

於是又發生了別的一種困難了。這理論不真的是去教人自殺麼？假如他在頭上縛了石頭而跳入河裏去，那他的問題可不是最容易解決了麼？沙米爾很想把這個去問那教授。因為這種念頭使他恐怖；他憶起了那自殺是一個可怕的罪惡的教訓的模糊的印象。

這難題好像放在生命的灰色的嚴肅的必然性中去接近着他。好像那只有些為別人的利益而光榮偉大地死去的方法。好像那只有一種戰爭，號召着人們去毀滅那防禦的營壘！或者有了一種可怕的瘟疫，所以每個人都該去做看護者！但是甚麼都沒有，只餘這緩性的餓死——而同時別的人們富富足足

地生活着。沙米爾找到一種於生命或軀體都有危險的工作；但是顯然地連那危險的地位也是滿了人的。無論死掉或存在，世界總是不需要他了！

所以沒有方法只有餓死。那一天沙米爾沒有吃到甚麼東西，他立即便預備去死掉；他束緊他的腰帶，咬緊他的牙齒去忍受着那無情的飢餓。

於是他走下那街道渴望着去犧牲自己的一個機會——這一瞬間正是毀滅他的生命的最大的危機。

他走過「美景」，那偉大的莊子有着宏壯的大門和雪白的柱子。他走過莊子的廣大的場地那邊去，已落在空闊的村間了。他無目的地走着——他走到甚麼地方都是一個樣子的。驟然地在他後邊傳來馬蹄的聲音；他回轉身來，他看見那路上滾着一陣灰塵，而在塵霧中間有一匹馬在狂奔着。沙米爾驕視着；那馬後面帶着一輛車，有一個人坐在車子裏。他一閃視便知道——那是脫了轡的。

沙米爾覺得事情來得神奇——那正是他的祈禱的報答。他預備着。他碰到機會，他不可錯過——他不呀！他半刻也沒有躊躇。他知道他要怎樣做，他是準備着的——堅決的，敏捷的，而又緊張的。

他走到路的中間去。馬跑了來，疾馳着；那是一匹血色的馬，看來是狂奔的快得可怕。沙米爾伸出他的臂膀；而一瞬間那動物來到他的面前了。

那馬閃過了他；而這孩子轉身猛快的一跳，便撲到那轡轡去。

他勒住了轡轡；他臂膀被扭傷了，但是他緊緊地扯住，把自己的身子提了起來。那馬把他扔在

一邊；但是沙米爾趕快地捉住，一隻手捉着那馬鼻，而且死擒着不放。然後他把身子拖近去而兇暴地懸掛着，他的眼睛閉着，拚死力地把持着。

當那失韜的馬停止了，車裏的人跳出來幫助他的時候，他仍然地掛在那裏，「我的上帝！」那人叫道，「但是好膽量呀！」

他是個青年人，臉色非常的蒼白而且這身都在發抖着。「你怎麼做的？」他喘氣地說。

「我正把得住，」沙米爾說。

「上帝，我只有感謝你！」那一個叫道。「你救了我的命啊！」

沙米爾仍然緊貼着那馬匹，正氣餒地在震動着。

「他從來不曾脫過韜，只是一條手韜斷了。看這裏！」——他拿起韜端。

「甚麼使他失驚呢？」沙米爾問。

「沒有甚麼，」那一個說——「好像是一張紙罷。他是個笨貨——常常是這樣的。」於是他在馬

的前面揮着他的拳頭，喊道，「上帝保佑，在我還沒有回歸於靈以前我定要馴服你！」

「看罷！」沙米爾說。「你又要使牠失驚了！」他又再捉住那又將突跑起來的馬兒。

「我現在捉住牠了，」那一個說。「牠會靜將下去。」

「鬆緊罷，」沙米爾繼續說；於是他把手放到前額上，輕輕地搖動着。「我——我該休息一下子

，我受驚了。我覺得昏眩。」

「你受傷麼？」那生人擔心地問。

「不，」他說——「不，可是我今天沒得吃，我有點疲倦了。」

「沒得吃呀！」那人叫道。「爲甚麼呢？」

「啊，我失了業呢。」

「失了業？天呀，漢子，你可不要餓死了嗎？」

「對的，」沙米爾慘笑地說，「我差不多要餓死了。」

他坐在路旁；而那一個注視着他，問道：「你住在洛克孟威爾嗎？」

「不是，我才到這裏。我離家到紐約去，而我被劫，我的錢全失了。我不能夠找件事情來做，我正沒人打理而只有預備着死呢。」

「我的上帝啊！」那人失聲地叫起來。

「啊，那是對的，」沙米爾說。「我全不在意。」

那生人煩亂地注視着他。沙米爾回視着，奇怪地看着那人，那就是他所拯救出來的他。那是個比他還長不了兩歲的青年。他的臉色一直到現在才回轉過來，沙米爾以爲他是他從未見過的一個最漂亮的人物。他有着一個正直天真的臉龐和兩隻帶笑的眼睛，以及像女孩子般的金色的頭髮。他穿着旅行

的服裝，絲的襯衫和法蘭絨的袴子——沙米爾一看便知道那些東西都是富而且闊的所有物。就是他的馬也是一隻千里良駒；帶着一架有橡皮輪的輕便敞車和銀飾的馬具，裝璜的奢侈是不待言的。沙米爾對此非常高興，因為那是他救了一個重要人物——一個成功的適者。

「趕快地帶住那馬，」那生人說，「等我繫緊了這條手韁，帶你一同回去吃點東西罷。」

「啊，不！」沙米爾說。「不要心裏不安罷。那是應該的。」

「喂，漢子！」那人叫道。「你可要我去帶東西來給你吃嗎？」

「啊，我並不想——」沙米爾說。

「不必如此罷！」那人又叫道。「我留下你，替你找件工作，那末你可有了正途了。」

替他找工作！沙米爾的心亂跳起來了。他許久難以決定——那怎會適合着他的新哲學呢。但是他得到工作是對的。是的，他該得到工作。雖然有別的一些人被棄掉——雖然是這樣，他可保證他是最適者。他在掙扎之中勝利了。他置身於成功的人們之間，並且他也能够幫助着蘇菲和她的母親了。

他具備熱望地跳起身來，勒住那馬。「你可以爲你能够管着牠嗎？」他問。

「啊，是呀，」那人答道。「無論怎樣，我總要試試看。」

接着他便跳進敞車裏去拿着那韁繩。「現在進來罷，」他說；而沙米爾走進去，於是他們馳回城裏。

「請你不要提起這意外的事，」那青年人驟然地說。

「我不提，」沙米爾答。

「我的朋友們時常嘲弄我，因為我駕馬的緣故，」他說。

「怎麼不可以呢？」那一個問。

「是的，在現世人人都駕汽車了。但是我的父親仍駕着馬，而我學着寵愛牠們。」

「我們在田間連一匹馬也沒有，」沙米爾說道。「但是我是愛馬的。」

「你叫甚名字呢？」那生人問；沙米爾告訴了他。他也和他說他是從甚麼地方來和撞見了甚麼事。他極端痛苦地去述說着那牢獄，因不想欺騙人家。但是他的同伴只稱之為「一種惡魔的奇待。」

「你現在要到那裏去呢？」他問。

「我正從老斯提哇教授的家裏出來的，」沙米爾答。

「甚麼！老斯提哇麼？你怎和他相識？」

「他出席法庭。他說替我找工作，後來又覺得他不能辦到了。你認識他嗎？」

「啊，是的，我是在學院裏認識他的，你要知道。」

「啊，你在學院裏讀書嗎？」

「我在讀——直至我父親死了。後來我不讀了。我恨讀書。」

沙米爾驚異着。過了一忽他又道：「我以爲你是不用讀書。」

「不，」那一個說。「我的父親想着老斯提哇的世界。」他接着道：「但是他可要我的命。你怎麼見了他呢？」

「是的，」沙米爾答道，「你看，我並沒有你那樣的好機會。我只發覺他和我說了些很奇怪的話。」

「他告訴你甚麼呢？」

「啊，他和我解釋了我的失業的緣由。——他是世界上的人太多了，而我是一個不適者。我於生存競爭是失敗了的，所以我是已經放棄了，他說。」

「他見鬼呢！」那個生人嚷道。

沙米爾倒願意那青年人不會用着這麼多的不依事實的話語；但是他斷定他是一個成功的特權階級。「我真感謝他，」他接下去，「因爲，你要知道，我以前是不了解那是甚麼意義。但是等到我知道了那是爲着人類的福利，那末我全不介意了。」

他的同伴從眼角偷偷地斜睨着他。「噓！」他說。

「我和他討論了許多。我要他知道他該去教給人家。在這洛克孟威爾城裏有千萬個等着餓死的人

們；而你可願意捱餓而不知道那理由嗎？」

「不，」那人說，「我想不會。」他說了又望着他的同伴。

但是談話可被阻斷了。因為他們已經走過了那十尺高的欄杆的地方；而現在他們來到那座題着「美景」兩字的大石門口了。他們轉入裏面去時，沙米爾不禁大駭。

「你到那裏去？」他問。

「家裏，」那人說。

而沙米爾略異着。「你住在這兒嗎？」他喘息地問。

「是的，」便是那答語。

沙米爾對着他所熟知的壯麗的榆樹夾道和那有孔雀與琴尾鳥的膏草地而驚異着。「這是我會到來找工作的一個地方，」他說。「他們命令我出去。」

「他們活見鬼！」那人叫道。「好了，現在他們不會趕你出去了。」

停止了一忽。沙米爾忽然說道：「還沒有請教你的名字呢。」

「我想你已猜到了。」那人帶笑地道。

「我怎能够呢？」

「甚麼——你可不知道這是甚麼地方嗎？」

「不知道，」沙米爾說。「甚麼呢？」

他的同伴答道，「這是洛克孟的地方。」

沙米爾屏息而且危坐着。

「洛克孟的地方呀！」他心悸地說了又說道，「洛克孟的地方呀！」

他注視着前面的巨大的建築物，有着寬闊的迴廊和雪白的柱子。他幾乎難於相信他的耳朵了。

「我是那老人的兒子，」那生人懇切地接着道。「我的名字叫亞爾伯。他們叫我做伯泰。」

九

一個人如果洞悉了沙米爾的心事，便可以知道這啓示給了他多麼驚心的。沙米爾用着他的全力在找着生活的優美；而有一個偉大的學者給他說明這上流社會所熟知的是怎樣的一種徵候。在「生存競爭」之中，老亨利·洛克孟已經得到成功，比沙米爾所知道的其他任何人的成功都多得多的。他佔有了這些巨大的玻璃工場，和許多其他的遍於全國的玻璃工廠。他佔有了電車路，瓦斯廠和自來水廠；就是地方都以他的名爲名，大學也是這樣。有許多年他支配着市政府，這是非尼剛曾經說過的。而這裏又有着這巨大的產業，他的家——一個等於國王居住的宮殿。這一個人的生活的優美真是多麼偉大啊！他給與世界那麼多的利益，而得到這一切的權力和光榮以爲酬報！

這兒是他的兒子——合乎沙米爾的夢想的一個漂亮的青年；一個血統純正的王子，天生快樂，無慮無憂——高貴的恩主呀！遺傳給他的是這些尊貴和優美——而一切的遺產和權力正因而可作為那標記和象徵的了。但是一個窮苦而無知的村童，他却走了他的好運去救活這特殊人物的生命。然後他才有機會去接近他，去服侍他——去看看他是怎樣地生活，找出他的優越的腦髓之祕密。沙米爾並沒有媚上驕下的樣子；他真切地感覺着，像別的人們一樣，而且當他的主人低心下氣在稱讚他的時候，他更加感動得厲害，感恩之淚已湧在他的眼睛裏了。

他們驅車直到華屋之前。一個僕人快迎上來。「菲力斯，」年青的洛克孟說，「你看看那櫃櫃罷！」

僕人驚視着。

「把牠帶去給山地生看，」那一個又繼續着。「問問他是不是我的馬具的錢給得不够，他才給我那樣不中用的東西。」

「是，先生，」那僕人說。

他們下了車，穿過了寬廣的洋台，在那兒擺着安樂椅，桌子和絨氈。在前廳裏立着一個穿着號衣的僕役。

「彼得斯，」那青年人說，「這是沙米爾·披雷斯考。我的馬出了事，是他幫助我的。他今天沒

有一點東西下肚，我邀他來吃一頓飽餐。」

「是，先生，」那人說。「在那兒用餐呢，先生？」

「在早餐室裏。我們到那裏等着去。再吩咐你一句，給他一個盛餐呀。」

「是，先生，」彼得斯說着出去了。

同時沙米爾向週遭環視了一眼。他完全沒有聽過或者夢想到這麼的華麗。那是可驚的，令人不能相信的喇！一條廣大的上下通道直達房頂；又有一座白色雲石的寬闊的階梯和雲石的走廊，下面便是一個雲石的火爐，寬大得可以安下整段樹幹。爐子過去的那邊便是天井，噴水泉在噴着，雜着棕樹和華麗的花朵的幻影；而在每一邊盡是一些點綴着樹木的房子，裏面有圖畫，掛帷和家具，沙米爾以爲那些家具一定是很貴的。

「來罷，」他的同伴說，於是他們登上階梯去。

才登了一半，沙米爾停了脚步屏息着。在他的前面是一幅油畫。去詳細地描寫着那幅畫是沒有必要的——只說那是畫着一個和活的一樣大小的婦人，遍體赤裸着的便够了，這之前沙米爾可從來未曾見過這樣的東西。當他走近旁邊的時候，他把眼睛放下來。

他們沿着走廊，走進一個房間裏，華麗異常，光輝奪目。在那房子裏，全是用白綾糊的，前面的玻璃窗門通向一個寬廣的眺樓。在那兒有繁花和歌鳥，而在鏡架上都滿着美麗的油畫，畫着森林之女

神在跳舞。這些神仙們也是除了一層薄薄的輕紗之外，甚麼東西都不穿的；但是她們充滿了一房子，所以可憐的沙米爾可沒有法子躲避着她們了。他在闔子裏尋找着光瑛，而驟然地他憶起家裏的有插圖的聖經。或者這些神女們居住在這樣的仙宮裏，已經是純潔而無罪的，好像在那些惡魔未嘗到來之前她們是那樣的生存着。

年青的洛克孟把自己的身軀投進一張安樂椅子裏去，圍始着他的同伴問話。他要詳細地知道「老斯提哇」的會晤；後來他爲想揣測沙米爾對他自己的態度起見而聽他述說着，沙米爾用着最坦白的態度說着那事情。「噫！可是你是一個大傻瓜！」這就是洛克孟的話語，但是沙米爾毫不介意着。

廚子帶着餐膳走進來——把餐事放在一隻大托盤裏面，跟着邊有一個人法安排着那摺桌，而別一個又幫助着。這樣的種種雕刻的銀杯之排場！這樣的雪白的亞麻布！這樣的意想不到的食品！那兒有夾肉麵包，每一塊够足一個十分飢餓的人咬做兩口的。那兒有果子醬和魚子醬，以及那又香又甜的肉包子。沒有一件東西是這個人所會想到的——有雞絲烤白薯，有冰淇淋配着鬆脆的餅食。餅乾看來好像油餅，油餅看來又好像餅乾，奶餅又是新鮮而且柔軟的。而一碗莓汁和乳酪正滿滿地在誘惑着飢腸，於是沙米爾在興奮着。

人坐吃罷，那主人說：「然後因爲要使沙米爾安心，他又道，『彼得斯，用不着你服侍了。』於是

僕人走出去，而沙米爾這才寃憤起來了。

「不要顧及我，」洛克孟帶笑地接道。「若果你有甚麼問題要問的，你便提出來問我好了。」

於是沙米爾嘗着那珍奇的食物，那是一種費盡了人類的天才和技術，經過了幾百年才得發明，又經過了幾多天，甚或幾多星期才得弄出來的食物。沙米爾十二分地驚異着這一切的食物是從那裏來，而且要有怎麼多的人們去着手準備着；他也驚異着那一些吃着這種食物的人將要變得像他的年青的朋友一樣的華麗而且光輝的。

同時那朋友是無限地款待着他，而且專心着做出十二分的殷勤。「我想你是喜歡看看這地方的，可是嗎？」他說。

「我喜歡，真的，」沙米爾說。

「來罷，我會指示給你的。」那是，假若你吃了餐之後能夠散步的話。」

晚餐並不使沙米爾麻煩，於是他們出去散着步。因此這孩子發見了別一種生存的可能性了。

若果世界上的事情他以為他是懂得的，那便是種出了；但是本「美景」這裏的耕種却是用着科學方法的。在家裏他們有的是一些紫丁香花和一排芍藥花；而這裏却有了成林的樹木滿地的非意想得到的華麗的綠花石以及那從世界各地運來的稀奇的植物。在家裏沙米爾所做的工作是搾牛乳，而在寒冷而灰黑的冬天早晨只鎖着一些苦工；但是這裏却是橫籠的牛乳棚。有着水蒸氣和電燈，方石砌成的

牆壁和鍍銀的鉛管子，而牛是有系統地編制起來的，侍役們是穿着白制服和膠皮手套的。那邊還有一列雞屋子，每一間雞屋養着佳種的家禽——有的紅而且瘦，好像鷺鷥鳥；有的却白得如雪而且又胖又笨得幾乎像豬兒了。在門前，在草地的一角，儘是養鳥房，有的養着孔雀和琴尾鳥，有的養着鸚鵡，四喜鵲以及從熱帶運來的各種異鳥珍禽。還有一些狗舍，有着幾十種奇種的狗類。

「父親給我弄到這些，」年青的洛克孟說。「他以為我是對於農業感到興趣的。」

「啊，你不喜歡嗎？」沙米爾問。

「不很有趣，」那一個不在意地說。「這兒是矮胖子——你以為他怎樣呢？」

這裏所談的是一隻狗，是沙米爾一生中所得見的一種最醜得可怕的東西。「我——我不想留心着牠，」他遲疑地說。

「牠是一隻日本的猛狗，」那一個說。「牠值三千塊錢。」

「三千塊錢！」那孩子驚異地說。「為甚麼一個人要用這麼多錢買一隻狗呢？」

「那便是牠的價值，」那一個說着，笑了。

他們又走去看看馬匹，那是住在牠們自己的馬窩裏的。那兒有一排排的馬廄，有一條跑道和長不盡的籬笆。「為甚麼你有這許多馬匹呢？」沙米爾問。

「父親開了一個牧場，」那一個答着。「我自己可沒有時間去打理。」

「可是誰個去乘這些馬匹呢？」沙米爾問。

「啊，我乘着玩，」洛克孟答。「我想做一個「波魯」的老手呢。」（譯者註：波魯原文爲 polo，是一種在馬上玩的球戲。）

「我知道了，」沙米爾說——雖然事實上他是不大明白，全不知道「波魯」是怎麼一回事的。

「如果你對於馬匹有興趣，我便和你在這裏找一點事情做罷，」洛克孟繼續着說下去。

「呀，謝謝你，」那孩子驚喜地說，「那是好極了！」

他可以數日在這裏消磨掉，去熟視着這裏的奇蹟，但是他的主人現在可疲倦了，而且走回屋裏去。「是午餐的時候了，」他說。「也許你肚子又餓了罷！」

他們來到洋台上坐下。而驟然地他們聽到了馬蹄的聲音，於是望將出去。「哈囉！」那主人叫道。「格拉德來了！」

一匹馬在那路上奔馳過來。那乘馬者橫跨地坐着，於是沙米爾緩緩地認出那是一個婦人。只是在他看見了她搖着她的手而且在呼喚着他們的時候，他便確信着了。

她勒住了她的坐騎，一個僕人跟着她拉住那韁繩，於是她跳下了馬面走上洋台來，站立着注視着他們。她是年輕而且異常的美麗。她急促地呼吸着，她的頭髮亂披在前額上，而在她的兩頰間反映着健康的鐘光。沙米爾想，她是他一生中所未會見過的最美麗的一個尤物。他下死力地注視着；他從不

會夢想過世界上竟有這樣怪異的事情。他爲着對面的人兒而驟然地興奮着。她是個屬於這高貴一類的女人，她是個特出而且優先勝利的婦人。

「哈囉，伯泰！」她說。

「哈囉！」那一個回答着，又接着道。「這是我的表妹，威揚德小姐。格拉德，這是沙米爾。披雷斯考。」

那女子微點着頭，便注視着沙米爾用着一種好奇而雜着驕傲的眼光。她是個黑髮的淺色女郎，她的膚色幾乎是和一個東方種的女子一樣，她的皮膚是柔順，她的身材是娉婷，而她的舉止是恬靜的。她整個的態度是非常敏捷，她的眼光是活潑而她的聲音是驕傲的。人可以一看便知道她是像通常一樣的一個女郎——無忍耐性而又好冒險，有些熱情而是非常驕矜的。

「我有一次遇險，」她的表兄解釋道。「在這裏的沙米爾救了我的命。」

沙米爾驚異地看見那女子的臉上驟然現出一種有趣的容顏。她叫道：「甚麼！」

「是的，」那一個說。「斯比弗向着我走出去。」

「你不是說那個罷，伯泰呀！」

「是的。那轎纏斷了。他在門外的近旁跑了起來，一跑便給我跑了三四里路。」

「伯泰！」那女郎叫着。「後來怎樣呢？」

「沙米爾勒住了他。」

「怎樣勒呢？」

「那真是英雄！格拉德——那是我所僅見的最勇敢的事。他把自己跳上去拉着那繩，吊着在那裏。他救了我的命，不用多問了。」

而現在的沙米爾心頭很是煩亂，面對着那個感到有趣的美麗的女郎。「多麼妙呀！」她叫了出來，然後她又問道：「你從那裏來呢？」

「他是從田間來的呢，」洛克孟說。「他是要到紐約發財去的。可是格拉德，你試想一想，他可遇劫了，於是他在城市漫遊着哀求着工作，而且他幾乎餓得要死。」

「你不要這樣說呀！」那女郎喘息着說。

她拿了一張椅子指給沙米爾坐在她的面前。「和我說着你的事情罷，」她說着開始盤問他的生活和他的冒險。

可憐的沙米爾好像是一個在原告掌握中的證人似的——他絕望地煩亂着而且驚惶着。但是那對於那女郎並沒有不同的地方，她連珠不斷地發出問題來問着他，直至他把他的全生命的經歷都赤裸裸地給她說出來了的時候。他甚至連孟林，經理人，以及那家庭是怎樣地把金錢失掉在玻璃瓶信託公司的潰敗中這些事情都說出來了。然後他的表兄插口去說了一句他的和「老斯提哇」相遇的事，於是

沙米爾又再把這事情全盤說了出來，進而說出他的社會學的信心——格小姐和她的表兄同時交換着驚異而戲弄的眼光。

到後來，他們覺得厭倦了，於是談起他們所參加過的一個跳舞會和他們經過比賽的網球競賽會。這一來沙米爾可有機會去注視着格小姐而飽餐着她的秀色了。在這一切的世界中，他以為沒有比較長守着他這事能有更大的快樂的——去細細地研究着她的身材和她的衣服，去看看狂笑時的她的嘴唇和眼睛。

但是僕人來報午餐完備了；於是沙米爾慌忙地站了起來。他驟然起了一個幻想，幻想着他被請去赴宴，在格小姐的無情的視線之下坐下。「我想我現在還是走了好，」他說。

「好的，」年青的洛克孟說。「你明天早上可要來，而我們可要商量着工作罷？」

「我來罷。」沙米爾說。

「你要和他幹些甚麼事情呢？」那女郎問。

「他喜歡看管着馬，」洛克孟說。

「不，」她立即便叫道，「不要這樣做。」

「爲甚麼呢？」他問。

「因爲，伯泰，你不要把他弄成一個牧童。他可做得事情多着呢。只拿一件來說罷，他的臉孔

長得漂亮。

沙米爾漲紅着臉而把眼睛放下去。他又再感到那深深的凝視。

「好罷，」洛克孟說。「你以為爲怎麼樣呢？」

「自然我是不知道啦。但是總有相當的事的。」

「他做一個屋裏的僕人是不夠資格的，格拉德——」

「是的——可是屋外也有些事體。你懂得園藝嗎？你嗜好花兒嗎，沙米爾？」

「是的，小姐，」沙米爾趕快地答道。

「好了，那末，教他看花園罷，」格小姐說；而那便定了沙米爾的命運。

這孩子離開了他們走回家去，他興奮得幾乎是在飛跑。他好像到了快樂的天堂，他已經位於衆神之間——他此後永遠地住在那兒了！

他的新主人給了他一張五元的紙票；而在他未到斯提孟家之前他走進雜貨店裏，買了許多東西，一包包地滿在他的手臂間。然後他又驟然地想起了一件事。於是走進一間洋貨店，放下了他的一包包的東西，又買了一條潔淨的白亞麻的硬領和一條紫色而閃着青光的領帶——結好了的，所以那時常可以有着整齊的式樣。

那末他便走進斯提孟的家裏去，於是那寡婦和那最年輕的孩子們圍坐在那兒，睜圓着眼睛細聽着。

他的故事的報告。然後薩菲來了，他又從頭再說了一遍。

那女郎的眼睛睜得開開地在興奮着，當他說完了他的故事的時候。「格小姐」她叫道。「可是格·拉德·威揚德小姐麼？」

「是的。」沙米爾說。「你可聽見過她嗎？」

「我會看見她呢！」蘇菲熱烈地叫道。「兩次！」

「你不是說那個罷，」他說。

「是的。有一次她來赴我們的禮拜堂的聖誕節的宴會。」

「她可是屬於你們的禮拜堂嗎？」

「那是宣教會。像她那樣的偉大的人們可不要我們和他們一起在禮拜堂裏。她到聖瑪杜禮拜堂去，你要知道——就在那兒的小山上。可是她走去赴宣教會時的筵宴，并且幫助着發給那禮物。她是全身都穿紅的——又薄又柔軟，好像你在夢裏見到的那樣。啊，沙米爾——她十分的美麼的呀！她的頭髮間插着一朵玫瑰花——這麼的一種香花——香得幾乎教你難於忍受！她站在那兒向着孩子們微笑着，把禮物給了他們。她給了我的份兒。而且那好像見着了公主的樣子。我真想倒下去吻着她的腳」

「是的。」沙米爾會意地說着。

「想不到你也遇見了她呀！」蘇菲狂喜地叫着。「又和她說着話兒！啊，你怎麼能夠對付呢？」

「我——我想我應對得不好，」沙米爾說。

「你和她說些什麼呢？」

「我記不得那許多了。」

「我並不會聽見過她的聲音，」蘇菲說。「在第二次我看見她的時候，她在說着話兒，但是給機器的聲喚得聽不到。那是在工廠裏——她和一些別的人們到那兒去，閒步着，觀看各種東西。我們都是非常地興奮着。你知道的，她的父親領有那工廠。」

「是的，我還不知道呢，」沙米爾回答着。

「他領有洛克孟威爾的一切的東西。他們是非常，非常的富有。而她正是他唯一的女兒，又是這樣的美麗——無論誰都崇拜着她。我得到兩張她的相片，那是有一回登載在新聞紙上的。來爾——你不可不看——看他們呢。」

於是兩個人便衝到樓上去。在臥床的那邊有兩張褪了色的剪下來的新聞紙，一張是照着格小姐的晚裝，別一張却是紫服的貴婦裝束，在她的手臂間抱着一束玫瑰花。

「你可曾看見過這麼美的東西嗎？」那女孩問。「我把她當做我的美麗的聖母。並且她常常和我說着這般可愛的事情。她一定是很仁慈的，你要知道——沒有一個能够這麼美麗的人兒不是非常的美麗的良好而且仁慈的。」

「是的，」沙米爾說。「我敢相信，她一定是的。」
而他驟然地想起了一件事情，於是叫着道：「蘇菲！她說我好看呀！如果我是這樣，我才着驚呢。」

於是蘇菲快快地閃視了他一下。「呀，你當然是的呀！」她叫着道。「你這傻孩子！」

沙米爾走到那掛在牆上的已經壞了的鏡子前面去，帶着新的，着驚的興趣在觀看着他自已。

「你不知道你是怎樣的美好而且強健嗎？」蘇菲說。「並且有着怎麼樣的『種光采嗎？』」

「我從來沒有想到的，」他說着，又憶起那青紫色的領帶來了。

「也想不到你已經和她說過話兒呢！」蘇菲叫着說，轉向那相片去；她又驟然地，爽快地接着道

，「我把我要做的事情告訴着你罷，沙米爾——我要這兩張相片送給你，而你便能够把來放在你的房子裏！」

「你一定不要那麼做啊！」他反對着。

但是那女郎堅持着。「不，不呀！我從心裏知道了牠們，所以給你和不給你都是沒有兩樣的。而牠們給你比較的有着更大的意義，爲你因曾經確實地會見着她了！」

第二天的早晨，沙米爾親自到來，替屬於園丁頭領的權力之下，適當地充當一個幫手。「你是怎樣的生活，可來告訴我，」這便是年青的洛克孟向他說出來的臨別的話語。「若果還要甚麼我能給你辦得到的事情，便來告訴我罷。」

「很是感謝你，先生，」那孩子感激地說，但是並沒有覺得這些話在園丁的耳朵裏聽起來，是怎樣的重大，會使他在僕從之間，居於一個特權者的地位——是個與眾不同而又惹僕人們妒忌的人物。

那「美景」的練馬場裏還自有他自己的小世界。除了馬廄和各農場的雇工不算之外，服役於伯泰·洛克孟個人的需要的還不會過二十三人的數目。而他們又分爲各種班次和各樣等級，有嚴厲的禮法，強制着他們。一個屋子管理人的助手總看不起一個廚娘，而且是有四圍發給各種等級的僕人，他們是不會在同一張桌子上吃飯的。這一切給那新來的人感到充分的煩亂，但是不到一刻他便看出那制度是怎樣地實行着了。那正像一個宮庭；有特權的人們，那些侍候着君主的僕人，他們是依着在跟前服侍以及左右傳話的重要職事而必要受尊敬的。

這些僕從中大部分是外國人；沙米爾見到他們大多數人都是滿口下流，全沒有一些兒尊敬的觀念。便覺得痛苦起來。他們都是狼吞虎嚥，狂飲無度；而且還有數不清的辱罵，私語和怨嫉。但是那是他逐漸透澈地才知道了的，因爲他極願意和他們來往——他們都有着洛克孟家是偉大的這個觀念，而且他們沒有一個不願意化了許多時間來談論着這個家族，牠的財富，牠的權力，又談論着那家裏的

人和他們的朋友的習慣與嗜好。

有一個名叫嘉泰雷里的，是個嬌小玲瓏的愛爾蘭女子，屋子管理人的縫衣女，她第一次捉住了沙米爾用着她的微笑；她帶他出去散步，可以避免了那第二客室裏的女侍的繁言，於是沙米爾熱烈地吸取着那從她的嘴唇中噴出來的像河流般的雜談。主人亞爾伯——那便是他們叫他的通稱——他說一年有七十萬元的收入。他把這許多錢用來做甚麼可沒有一個人能够想像得出的；他直至父親死了的時候都是很安靜地一個人過活着。那屋子是常常被洛老先生的姊妹奧利亞姑娘所管理的，她是一個有風濕病而且脾氣很壞的貴婦；可是她已經死了兩年了，洛先生對於他的牧場感到大大的興趣，但是只有一些兒注意着他的屋子；而主人亞爾伯更加少些注意了，他的大部分的日子都是花費在紐約。所以甚麼事情都是七顛八倒，給人家偷的偷，拿的拿，真是不得了，但是除開了他的一切的親戚之外，他碰沒有一個人到來和他在一起了。

主人亞爾伯仍是個年輕人，他的家業是由家庭律師喜先生和舅舅格先生管理的。格先生是個工業家和資本家——也是個有名的學者，嘉泰這樣說。在那個下午，沙米爾會看見坐在摩托車裏的那個高高而且非常驕傲的人，有着兩撇鐵灰色的鬍子，那便是他了。他住在那大的雪白的屋子裏，正是你爬過橋子的那一間；格小姐便是他唯一的女兒。她是洛老先生寵愛的甥女，他遺下給她一大堆的金錢。人們常常要把她和主人亞爾伯撮合成一對，但是那常常使格小姐非常的生氣。他們兩人一同聲明他們

並不是互相戀愛，而嘉泰也以為那是真的。格小姐時常到一個有錢的寄宿學校去，她又會到新埠去看一些朋友；但是她的父親總要她留在身邊，那教她大不滿意。她是非常的美麗，而每一個人都是他的奴隸。「可是啊？我告訴你，當她生氣的時候可就不得了啊！」嘉泰癩癩着她的頭這樣說。

沙米爾覺得這個嬌小的愛爾蘭女郎是個絕好的人兒，因為她的同胞是格小姐女僕中的「人」，所以關於他的奇事，她沒有一件不告訴給沙米爾的。他知道格小姐的美麗的宴會的豔裝，知道他的奇怪的乘馬，也知道他的玩網球的絕技，連她嗜好着朱古力糖做的各種玩意兒也是知道的。格小姐前一個夏天到巴黎去避暑；而他的一家人却在亞德龍打期結下營幕，他們每年的秋天總坐着摩托車到那兒去，又架着二葉的扁舟在一個山中的湖澤間遊蕩。嘉泰要沙米爾告訴她一些自己的事，那末，也許要把她自己的也告訴了出來；但是沙米爾迫着問她一些關於格小姐的問題。

他有她的兩張相片藏在他的衣袋裏；而當他在整理着那權籬的時候，他總是在聽取着她的馬蹄聲或者她的摩托車的聲音。於是在一個幸福的早晨，當他抱着滿腕的玫瑰花給那總管的時候，他在籬裏和她碰了一個照面。

他的心際着，那教他非常難過，他沒有像他剛才那樣的筆直走去，他呆站着，幾乎把他的花兒撒了一地。

格小姐的臉兒映着快樂的光芒，「啊，是沙米爾呀！」她叫着道。

「是的，格小姐，」他說。

「你可滿意你的位置嗎？」

「很滿意呢，格小姐，」他答道，於是又覺得這話說得不好，他熱烈地接道，「我快樂得不能夠告訴你。」

「我聽了真高興呢，」他說。「我早就知道你是能幹的。」

「我盡我的力量做去，格小姐，」他說。

靜默了一下子。她問道：「你可覺得有很多的事情去學習罷？」

「是的，」他答道。「你看罷，是花兒的事情呢，我總是高興着打理花兒的。」

於是又再靜默了一忽；然後格小姐驟然地向他發出一個問題——「沙米爾，你爲甚麼這樣喜歡注視着我呢？」

沙米爾幾乎昏倒下去。

「甚麼——甚麼——」他喘着氣。「格小姐！我沒有——！」

「哎——」她說，「可是你是看的。」

可憐的沙米爾十分驚嚇着。「我——我——真的——」他喃喃地說。「我不是說那個——世界上我沒有——」

他忽然中斷了；格小姐用着無情的眼光注視着他。「可是我很美麗嗎？」她問着。

這給沙米爾驚愕而抬起他的眼睛來。他看着她，釘住了；結果他才顫着聲音低語着，「是的。」

「告訴我罷，」她說着，她的視線震動了他的靈魂的深處。

他站在那兒，打顫着；他覺得他的熱血奔流着，貫上他的喉頭和頸脖。「告訴我罷！」她又說。

「你——你比較我所見過的無論誰都美麗得多了，」他的心跳着。

「你不常看見婦女罷，沙米爾！」

「是的，」他說。「我正是個農家的孩子呢。」

她站着在等他說將下去。「那裏的女子，」——他低語着——「她們是美麗！」——但是你——你——

這之後，驟然地話語湧上他的心頭來了，他叫着道：「你像一位公主娘娘！」

「啊，你真會弄舌頭呀！」她微笑地說，停了一息她又接道，「你可不知道你是出衆的，沙米

爾。」

「出衆？」他回響着。

「是的。你是這樣活潑——這樣年輕。你甚麼事情都會替我做，你不是嗎？」

「是的，」他說。

「你捨身爲我，好像爲着伯泰那樣嗎？」

沙米爾用着熱情回答她，說那是毫無疑義的。

「我哪有這個機會呢，」她笑着。「但是鎮天都只有這個沉悶啊！」

停了一息；那孩子垂下他的眼睛，站着在打顫。

「你帶着玫瑰花往那裏去呢？」她問。

「我是帶去給總督的。」

「給我一朵罷。」

她在花束裏拿了一朵花，而他站立着候着她把花兒插在衣襟上。「此後你總要帶給我一些的，」她笑着帶着她的——一個奇怪的微笑。「別忘了呀。」說了之後，在她走開去的當兒，她捻着他的手。

她的溫柔活潑的手指的這一捻，使這個孩子五內震駭，幾要昏倒了。那總有一種莫名奇妙的感覺。

非他一生中所夢想得到的。她走過了客廳，而留下他在那裏，他斜倚着一張桌子。

那一天他整天都是昏昏迷迷的，他忽然哭忽笑。她看中了他了！她向他微笑！她捻着他的手！

那天的晚上他回到家中去，因為要把事情告訴給蘇菲；於是他們倆長談了幾點鐘。他把那事情說了又說。而蘇菲諦聽着，她的眼睛閃着光。她的手兒在一種狂喜的狀態中緊握着。

「啊，沙米爾！」她低語着。「我知道了——我知道她在重視着你！她是那麼美麗——我知道她

「這是又仁慈又良善的！」

一星期過去了，沙米爾沒有再碰見他的奇跡。他鎮日都活在那難事的簡短的回憶裏，而當他在剪修種籬的時候，他總作這救護和脫險這一些無邊的迷夢。第一步他開始覺得他的工作是索然無味的了；那只是呈現着很少可能性的妄想。如果現在他得做她的一個駕駛摩托車的車夫！或者作一個在荒野駛着的電車中保護她的衛士！或者作一個駕駛那像是一葉刀斧似的古怪的摩托小船的人，那可就好了！

沙米爾繼續地在思量着，十分地憂愁，恐怕那平凡的狀況將把他陷入於深淵之中。他做夢也很少想得出怎樣的變更生活呢！

伯泰，洛克孟拜訪朋友去，已經有了好幾天，但是在一個下午他忽然回來了。在往日總有一大堆花束放到他的房子裏，沙米爾知道他是不會突然回來的，便沒有送花束去，可是那園丁在要跑到外面去的時候見了那摩托車的到來，所以沙米爾爲着他的責任，去剪下了花朵，又把花兒拿進屋子裏來。他把來放在總管的工作室裏，然後走出去找那職員，告訴她說他的事情已經做完了。這樣的，在餐廳的門口他碰到他的年輕的主人，在那兒吩咐着彼得斯和那廚子。

照着一個身微的圓了小子的規矩，沙米爾應該往後退避了去。但是不然，他往前進，而伯泰快樂地微笑着，又說，「哈囉，沙米爾。」

「午安，主人亞爾伯，」沙米爾說。

「你可喜歡着你的工作嗎？」那一個問。

「我很高興呢，先生，」他回答着；然後又道歉地接道，「我才送着花朵呢。」

那主人又再轉向彼得斯說話去了；而沙米爾退了出來。但是即時在屋子前面傳來了一陣摩托車的鬧聲。

「哈囉，」伯泰說。「是誰呢？」他說着，轉身望着前廳走去。彼得斯在門外走出去；於是沙米爾被剩下來站在那兒侍候着。

「駕大的紅色旅行車駛到洋台前面來了。裏面坐滿着年輕的人們，在搖動着他們的手而且喊道，「伯泰！啊，伯泰！」

伯泰搶上前去。「哎，我真該死了！」當他走去和他們見面的時候，他呢喃着。

沙米爾站在那兒自然是沒有事情的。他應該發慌得逃避了。但是他，好像一團內侍，並沒有一點兒覺得他的本來的「位置」。他們是這麼奇怪的人物——這些都是上層世界的人物——而他可是這麼急切地想知道他們呢。

摩托車裏有兩個青年人，年紀和他的主人不相上下，又是非常的好看。還有四個年輕的婦人，真是種的人物。她們都是很美麗——幾乎和格小姐一樣的美麗；也許那只是一種坐車的裝束，但是她們的衣服的華美總使人驚異地讚美的。

她們都是神仙，都是天宮裏的人物，有着玲瓏嬌豔的臉兒，纖纖的手兒和腳兒。她們好像一切的柔薄而輕軟的東西；她們都是明媚而鮮妍的春光。在她們的帽子上有葉兒，花兒，果兒和鳥兒；又有精緻的薄紗把那帽子籠住。她們下了摩托車，而沙米爾却滿眼閃着絲帶和衣裙，整齊的腳踝，光滑的鞋兒。她們在一陣喜樂的輕風中走了過來，雜着狂笑揶揄，以及各種柔聲的叫喊。

「你好像不大高興見我們哩，伯泰！」有一個說。

「打起精神來罷，老友——沒有人會說我們的壞話呢！」裏面的一個青年人說。

「而且我們又老實，又要趁早兒家去！」別的一個女郎接着道，

只有一個人給沙米爾特別地注意，因為她的樣子較為莊重，又是落在後面一點兒。她比較其他的人們都小了些，苗兒得很；她的衣服和帽子都飾着粉紅的紗帶，她的兩頰和嘴唇都特別的紅，那是沙米爾有生以來所僅見——一個佳美無匹的人物，

她突然走到青年的洛克孟那兒去，把她的手臂兒抱着他的頸項。

「怕泰，」她說，「那是我的過失。我教他們來的！我倒願意看見你這樣的不高興啊！你不是對

我停住了嗎，你是嗎？」

「不，」伯泰說，「我並不抱怨。」

「好了，那末，高興起來罷！」那女郎叫着道，又再吻着他。「做一個乖孩子——做罷！」

「好的，」伯泰沒精打采地說。「我高興就是了，比爾。」

「我們要來嚇慌你，」其他一個青年人接着道。

「你們嚇得我够了，」伯泰說——這一個回答好像使他們一班人都大大地快樂起來的樣子，他們都高聲地大笑起來了。

「他也不請我們進去，」別一個女郎說。「來罷，都罷——讓我們來看一看他的這屋子。」

於是這羣人衝了進去。沙米爾久站在那兒，飽聽着那無數的衣服的碎響聲，飽聞着那只有從東方的花園中才得吹來的濃郁的香氣。於是他跑回樓下去。

他在雜役室中聽說其中的一個青年人，名叫傑克·哈利德，是鐵路大臣最小的兒子；那個和英國公爵定婚的便是他的姊姊。其他的一個孩子是西歐的一個廢王的繼子，雖然他只有二十歲，而他已經在俗界中弄出了離奇的醜事。那些少婦們是誰好像沒有人知道，但是大家正在囁囁耳語中議論她們，這種現象就叫沙米爾莫名其妙。

現在樓下話說這一班人要留在這兒用餐。於是全屋子即刻都活動起來了。樓上響着唧唧噥噥的

鑿膏；而在樓下的雜復房中，這真是一樁嚴重的事情，在兩點鐘之內要弄好了七個人吃的山珍海味的筵席。就是沙米爾也在幫着做零星的工作——他倒很樂爲的，這正是他考察一切情形的機會呢。

於是，他看見比得斯從藏酒室裏走了出來，後面跟着一個人帶着滿滿的一籃酒樽。而這使沙米爾百思不得其解，同時嘩喇一聲他把一碗蕃薯打翻了。那是在這上層世界中使他煩亂不安的一件事——在那上層世界，那光天化日之下，竟在縱酒狂醉呢。在那兒，在那餐廳裏面，常常是桌上滿擺着杯子；而和客人斟酒時總有許多的客氣話。婦人喝酒和男子一樣的放縱——就是格小姐也在喝着酒，這是使沙米爾失驚的一件事。

自然啦，這些都是特種的人們，他們是能夠爲所欲爲的。但是喝酒可是對的嗎？這是自殺的一種，沙米爾的道德信念開始活動起來了。也許這些高貴的人物並不愛喝酒像普通人一樣罷！也許他們所喝的是一種只使人快樂而不使人沉醉的東西罷！僕役們的喝醉，那倒是的確的事；沙米爾曾經看見他們喝着客人所用過的殘酒。

他在苦思着，那使他的靈魂有着大大的痛苦。但是，他的一切的疑慮和謔論，當然是有益於他的主人的——沙米爾自己已有喝酒的權利，而這觀念可沒有機會能進入他的腦子裏呢。

開餐了；沙米爾因爲被差使到總管的伙食間下面的房子裏去，於是從掛衣架那兒聽到了談笑的聲音。又是一批酒送上去——這顯然是一個很寫意，很寫意的宴會。這宴會延長到兩三點鐘之久，而聲

音越鬧越高起來，他們是在狂呼高喊，所以全屋都是他們的聲音。他們在唱歌——那狂野的怪難聽的歌聲可教沙米爾十二分地着驚了，這些幸運的成功的人物——他嘗以為他們有着各樣的快樂的種利的——願他們盡情痛快地歡樂罷。但是他聽見每一瞬間都有關香檳酒的聲音。他們的喝酒是對的啊！

那已是夜裡的時候了，而豪宴仍然在繼續着。外面怒號着暴風雨。僕人們都已停工，睡覺去了，但是沙米爾沒有睡得着；他繼續着在巡行，沒有休息，很是苦惱。全屋子都靜悄悄地，只有餐廳那一部分仍是熱鬧；所以沙米爾從後梯爬將上去，蹲在一個門口，在那兒他可以聽見那粗野的狂喊。

他在那兒約摸蹲了十分鐘。雖然那聲音非常的嘈雜不能夠聽得明白，他還可以聽得出歌聲和銳叫。可是忽然間，在寒聲之外，他聽到一種婦人的尖得刺耳的高聲的叫喊，於是他跳了起來，一躍便衝進餐廳裏去。無論他們是怒叫，是驚呼，或者是情啼，沙米爾都不能夠分個清楚；但是他可知道他們不是因為喜樂而在叫喊。

他站立着在打顫。那裏又起了一聲野蠻的叫喊，於是再傳來一個婦人的聲音——「不，不——你
不能，我說！」

「坐下，你這傻瓜！」沙米爾聽見伯泰·洛克孟嚷道。

於是又來了別的一個婦人的聲音——「閉口，想一想你的事情罷！」

「我還要你的眼睛挖了出來呢，你這惡兒！」那第一個聲音喊着，接着便是一陣發狂的詛罵。別

的一個婦人柔款聲地回答着，於是沙米爾才明白那是在相罵，有些人想去干涉，而別的人可要護牠罵將下去。盡都是亂嚷和狂呼，那兩個婦人可叫得像土狼似的了。

那好像他是警察署的圍圍中所聽見的夢魔的聲音，沙米爾聽得駭怕起來。又是打碎玻璃杯的聲音，然後驟然地，在喧鬧聲中，他聽見他的年青的主人叫道，「滾出去罷！」——於是那發聲的門驟開，而那狂吠的聲音突然爆發到他這兒來了。

他的眼睛碰見一種可怕的景象。那就是那個曾經吻過伯泰的漂亮而華麗的人兒；她的醉紅的臉好像燒着怒容——她的頭髮散亂，她的神色可怕，她用着第一次驚動沙米爾的聲音在啼叫着。伯泰緊緊着地面把地推出房外，同時她掙扎着，帶哭地道：「讓我走罷！讓我走罷！」

「滾出這裏去，我說！」伯泰嚷道，「我要你立即便滾。」

「我不要！讓我留在這裏！」那女郎喊着。

「啊啊！」擠在他們後面的人們叫着。年青的哈利德還在跳着舞手搖着一樽酒，好像一個狂人似地叫道，「滾蛋，伯泰！就給他滾罷，比爾！」

「這是最後的了！」伯泰叫道。「我和我的關係都完了。而你要滾出這裏去！」

「我不要！我不要！」那女郎帶哭地這樣說了又說。「救命啊！」於是她急伸出一隻手臂在我前他動着，而在門口便被她抱住了。

但是他扯脫了她，把她的整個身兒拖過那前廳。「滾蛋！」他叫道。「不要給我再看見你站險！」

「伯泰！伯泰！」她反對着。

「我說一句便是一句！」他說。「傑克在這裏！給我開門罷！」

「伯泰！不！」那女郎銳叫着；但是他用力只一推便把她丟進黑暗裏去了。在外面有一下子簡短的爭辯，接着他便踉蹌將進來，急走向那沉重的門去，把牠緊緊地門着。

「現在，交給上帝罷！」他說，「你就留在外面。」

那女郎狂打着門，狂踢着門。但是伯泰理也不理一理，背轉身來搖搖擺擺地離開去。「那算解決了，我想，」他說着，大笑起來。

「在別人的狂笑和快樂的聲中，他回到餐廳裏來了。別的一個婦人急把手臂狂喜地圍着他，而傑克·哈立德把一樽酒擎得高高地，大聲地叫道：『舊戀去了——新的來罷！』」

於是伯泰又再闖上了門，那景象便從沙米爾的眼裏隱了去了。

一一一

沙米爾呆站了許久，一動也不動，靜聽着雷雨轟鬧的聲音，正像在他的家裏暴風雨的回響。那

好像在他的脚下裂開了一個缺口，而他的夢裏的一切宮殿都在崩壞着了。他站立着，恐怖得發了昏，呆瞪着他所信仰的一切破壞物。

然後，他驟然地穿過會客室，開了一扇通洋台的法蘭西式的窗戶。雨點打到屋簷下面來；但是他面着雨，走向那門去。

那女郎正倒在那門的前面，在風雨聲中他聽見她的悽啼，他站了一下子，猶豫着；然後他俯下去撫着她。

「小姐，」他說，

她驚訝着，嚷道：「你是誰？」

「我正是一個奴僕，小姐。」

她屏息着。「他叫你來嗎？」她說。

「不，」他說，「我來救你。」

「我用不着人搭救。別理我罷。」

「可是你不能够留在這裏淋着雨，」他訴說着。「你是自尋死路呢。」

「我倒願意死呀，」她答道。「我又要活着做甚麼呢？」

沙米爾站立了一刻，迷亂着。而當他再觸着她的濕衣的時候，普通常識自會斷言了。「你一定不

能够留在這裏，」他說。「你一定不能够。」

但是她只是繼續着哭泣。「他把我拋棄了呀！」她叫道。「我的上帝，我將怎麼好呢？」

沙米爾再回轉屋子裏，在廳上拿了一把雨傘。然後他半扶半抱地扶着那女郎，「走罷，」他說，「請走罷。」

「可是我要走到甚麼地方去呢？」她問着。

我認識城裏的一個人家，他會救你，」他說。「你不能够留在這裏——你會傷風。」

「那兒又有甚麼留給我呢？」她哀哭地道。「我還有甚麼用處呢？他拋棄了我——我沒有他可就不能够活着！」

沙米爾張開了雨傘，拿在一隻手裏；於是用着別的一隻手臂圍住那女郎的腰肢，他半抱半拉着把她扶下了洋台的石級。「那女鬼在追逐着他呢！」她說。「而那個傑克教她這樣做，他那作死的！我總要報復他！」

她發出一大串的毒罵。「請停止罷，」沙米爾申說着。「人們會聽見你的。」

「他們便是聽見我又有甚麼要緊呢？由他們把我坐牢去——我隨便甚麼都可以。我喝醉，我不中用——他討厭了我啊！」

這樣地，她急促地走向城裏去。當他們到了橋邊，她停着脚步，觀望着。「你帶我到甚麼地方

去？」她問道。

「到一個朋友的家裏，」他說，他已經想到斯提孟的家。

「不，」她答道。「我不要看見任何人。帶我到旅館去，你不能够嗎？」

「走下這裏的街道有一家，」他說。「我不知道好不好。」

「我不緊要的。隨便甚麼地方。」

雨停止下來了，她站住，理着她的濕了的亂髮。

旅館的下面是酒店，有梯子通到辦事室。他們走上去，坐在台櫃後面的一個人望着他們。

「我要給這位小姐開一間房子，」沙米爾說。「他遇了雨。」

「她可是你的妻子嗎？」那人問。

「罪過，不是的，」他說着驚異着。

「你可也要一間房子嗎？」

「不，不，我就走了。」

「啊！」那人說着，拿下了一把鎖匙。「請填姓名。」

沙米爾拿了筆便轉向那女郎。「恕我，」他說，「可是我還不知道你的名字。」

「瑪利。斯密士，」她答，而沙米爾俯視着她。「瑪利。斯密士，」她再說着，於是他順從地寫

將下去。

那個人帶他們到樓上去；沙米爾，把那女郎扶到椅子之後，便開了門而站着在等候着。她把自己倒在睡床上，突然地狂泣着。沙米爾從不會聽到過這種神經昏亂病的聲音，他看着她而發怕起來！他並不相信像這樣嬌怯的人身能够有着這麼可怕的激烈的情緒。

「啊，請，請停止罷！」他大聲地叫着。

「沒有他不能夠活了！」她帶哭地說着又說。「沒有他不能夠活了！我將怎麼樣呢？」

沙米爾的心非常的悲痛，他走到女郎那兒去，把他的手放在她的臂上。「聽我說，」他熱烈地說。「讓我想個法子來幫助你。」

「你能够怎麼樣呢？」她詢問着。

「我去見他。我和他申說——或者他肯聽我的話。」

「很好！」她叫道。「無論怎樣都好！告訴他我要自殺！非殺他和都羅兩個，我不要讓她們佔有他啊！是的，我是這樣的意思！他向我發誓說他永不離棄我！而我相信他！我信任他啊！」

沙米爾緊握着兩手，決定了主意。「我去和他說，」他道。「我今晚就去見他。」

留下那一個仍在哽咽着，他便轉過來而離開了那房子。

他停在辦事室想和那個人說他走了。但是那裏一個人都沒有；遲疑了一下之後他去了。

暴風雨已經停止，月兒出來了，雲塊疾飛過去。沙米爾走向「美景」去，他的兩手緊握着，在他的心兒裏打算着和解的說詞。

他正看見一架摩托車在門口，客人們正在別讓。他們打他身邊經過，狂喜地唱着歌；而他自己正對着他的年青的主人。

「那是誰？」伯泰驚問着。

「是我，先生。」沙米爾說。

「啊！沙米爾！你在那裏做甚麼？」

「我剛才同着那年輕的婦人，先生。」

「啊！這樣她才變得那樣子啊！」

「我帶她到旅館去，先生。」

「呀」伯泰說。「我感謝你。」

洋台的電燈開了，借着燈光沙米爾看見那一個臉龐醉紅着，他的頭髮和衣服零亂不整。當他站着的時候，他略為整理一下。

「主人亞爾伯，」沙米爾非常莊嚴地說，「我可以和你說幾句話嗎？」

「可以，」伯泰說。他找到了一張椅子，坐下來。「甚麼話？」他問道。

「那就是那個年輕的婦人，主人亞爾伯。」

「她怎麼？」

「她非常的痛苦，先生。」

「我敢說。她會回復的，沙米爾。」

「主人亞爾伯，」那孩子說，「你沒有好好地待她。」

那一個驚視着他。「那鬼！」他說。

「你一定不要棄掉她，先生！在你的良心會是一件可怕的事。你已經把她毀滅而又把她棄了。」

「甚麼！」那一個叫道，驚異地注意着他。「她是給了你一種的愉快罷？」

「她沒有說得詳細。」那孩子說。

「我的親愛的人呀！」伯泰笑着。「啊，我嘗優待那女郎。當我提拔他的時候，她是一個每星期十八元的歌女呢。」

「那是的，主人亞爾伯。但是如果她是一個忠實的女子——」

「胡說謊道，沙米爾——忘掉罷。在她看中我之前，她已經有了三四個情人了。」

談話中止着，同時那孩子把這些事實牢記在腦裏。「就是這樣，」他說，「你也不能夠損棄她而由她餓死，主人亞爾伯。」

「啊，胡說！那一個說。『你的頭腦放着些甚麼呢？我可以給她所需要的一切金錢，如果那便會使她痛苦的話。她會提及嗎？』」

「不——不，」沙米爾攪亂地說着。「但是，主人亞爾伯，她愛你呢。」

「是的，我知道，」伯泰說，「而那便是麻煩的地方。她要把我關在玻璃箱裏，而我够討厭了。」

他停了一息，便忽然地想起一個意見來了。「沙米爾！」他叫道，「你爲甚麼不娶她呢？」沙米爾驚訝着。「甚麼！」他喘息着。

「那是件正事啊！」伯泰叫道。「我提拔你去做些小生意，你便不會生活困難了。」

「主人亞爾伯！」那孩子在忐忑着，連他的靈魂的深處也在震動着。

「她很漂亮，沙米爾——你是知道的了。她又是個好女郎——只是有點野。我可相信你正是那個能够制服她的人。」

伯泰停了一下，又看見沙米爾不相信，於是他帶笑地接着，「就等到你知道了她一點兒才說罷。也許你會和她發生愛情呢。」

但是沙米爾只搖着他的頭，「主人亞爾伯，」他說，低着聲音，「我怕你還不明白我來找你的原因呢。」

「你是什麼意思呢？」

「這——這一切的事情，先生——我不能和你說出那是怎樣地激動着我。我到這裏來是服侍你的，先生。你不知道我有怎樣的感想。我預備着去做一切的事情——我得親近你是怎樣的榮幸呀！你又有錢又偉大，你的左右又都是這樣美麗的東西——我想你一定又是又高貴又良善，多多的得到幸福。可是，現在，全不是這樣，我覺得你是一個惡毒的人！」

那一個跳將起來。「這東西！」他叫着。

「我覺得那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沙米爾說下去。「我正不知道怎麼好呢——」

「看罷，沙米爾！」那一個生氣地盤問道：「誰教你到這裏來演說給我聽呢？」

「我不知道如何能够這樣！」那孩子說。「你是個適者，好像斯提哇教授向我解說的一樣；可是我知道一些比你更好的人，而他們是甚麼都沒有的。」

再看了一看那孩子的莊嚴的眼睛之後，伯泰坐回到他的椅子去，哈哈大笑起來了。「看罷，沙米爾！」他叫着說。「你是在開玩笑啊！」

「你說的是甚麼意思，先生？」

「如果我是個適者，你又有甚麼權利來向我說教呢？」

沙米爾驚異着。「啊，先生——」他吶吶地道。

「就看看罷！」伯泰接着道。「我是主人，你是奴僕。我有高貴的血統，且又有學識——有各種學識——而你不過是一個村中小兒罷了。但是膽敢要來反對我！你敢來裁判我，並且教我應該怎樣做！」

沙米爾被這話嚇昏了。他想不出怎樣去回答。

「你懂了嗎？」伯泰乘機繼續着說。「如果你相信你所說的話，你該順從着我。如果我說是對的，那便是對的。如果我要來向你徵求同意，那可不是變做你是主人而我是奴僕了？」

「不，不——主人亞爾伯！」沙米爾辯說着。「我並不是這麼的意思！」

「怎麼，我只要把我的錢給够了你便完事了，」那一個固執着。「然後，你能够稱心稱意地生活着。」

「那全不是我所要說的話啊！」那孩子非常痛苦地叫道。「我不知道怎樣去回答你，先生——但是那是錯的。」

「錯在那裏呢？怎樣錯呢？」

「主人亞爾伯，」沙米爾禁不住地說——「你切不可喝醉酒啊！」

伯泰的臉沉了下來。

「那是不對的，先生！」沙米爾重複着。

而那一個驟然地在椅上坐進前一點。『是的，』他說——『也許是不對的。可是你要怎樣呢？』在他的話裏帶着憤怒，遂使沙米爾嚇得一言不發。靜默着，同時他們互相凝視着。

『我是高高在上啊！』伯泰嚷道。『我是高高在上，並且我繼續着留在上頭——你不曉得嗎？權力是在我的手裏；如果我高興喝酒，我便喝酒。而你要守你的規矩，記得你的職務。你還有什麼話呢？』

『我大胆說，先生』沙米爾說，他的聲音幾乎低得好像耳語，『我能够不幹你的事。』

『是的，』那一個說——『那末你將會餓死，或者你另找着有錢人，向他要一點事做。那末你又要從他那裏守着你的規矩，把你的意見留下給你自己。你不曉得嗎？』

『是的，』沙米爾說，低下他的眼睛——『我知道。』

『好的，』伯泰說，不穩定地站起來。『現在，如果你高興，』他說，『你便到比爾那兒去，無論你把她安置在甚麼地方，你總要替我選個消息給她。』

『是的，先生，』沙米爾說。

『告訴她，說我和她已經斷絕關係了，我不願意再看見她。在她離開了我而孤獨着的這個長期間之內我每月給她兩百塊錢。如果她寫信給我，或者弄着甚麼花樣來麻煩我，她可甚麼也得不到一點兒的。完了。』

「是的，先生。」沙米爾說。

「而在你一方面呢，這够是一種玩笑，但是不必念念在心。從現在起，你是一個看園的孩子，你不要又再忘記了你的地位。」

「是的，先生。」沙米爾又再說了一遍，站立着，同時他的主人走進屋子裏去了。

於是他半失神地向那大路走去。

那些忍心害理的人們，他們一害人便害到澈底。他們拋棄了他，連自己也幻想不到的。他的工作，他嘗以此自豪的工作——現在他憎恨他了，每一件事情都和牠相關連着。煩亂和痛苦都在壓迫着他——正像從前他在獄中一樣，令他想起了法律，一種他會犯過的法律，那也許不全和實情相抵觸，然而是一種不公正的，威逼人的具文。

這樣地想着，他到了旅館來了。在辦公室裏又再沒有一個人，所以他逕自走向房間去敲着門。沒有回答，他又再更用力地敲着。

「我怕她走了，」他想着，又細看那號碼，他確定正是那個房間，然後，輕輕地，他試開着門。門是開了。「小姐，」他說着，又大聲地叫道，「小姐」

沒有一點回答，於是他走進裏面去。她可是睡了嗎？他問道。不——那不像呢。他靜聽着她的呼吸。可是一點聲音也沒有。

「後來他走到臥床邊去，把手放在上面。於是他着驚地叫了一聲便退了回來。他摸著一些又濕又濕黏的東西。」

他衝到大廳裏去，而當他看見他的手的時候，他幾乎發昏了。那是一堆血！

「救呀！救呀！」那孩子啼叫着；他一轉身便衝下樓梯，走進辦公室裏面去。

那旅館主人連忙跑將進來。「看啊！」沙米爾嚷道。「看她做出甚麼事啊！」

「天呀！」那人叫着。於是他衝上樓去，那一個隨後跟着。

那人顫着手兒開了煤氣燈，沙米爾看了一眼，便轉過來看到桌子旁邊，驚顫着。那女郎正躺在血泊之中；在她的喉頭，直到耳朵旁邊，有一個大的裂口。

「啊！啊！」沙米爾喘息着，然後又說——「我忍不住啊！」他伸開了一隻手，而用另外的一隻把他的臉龐遮住。

同時那個主人注視着他。「看罷，青年人」他說

「甚麼？」沙米爾問道。

「你在甚麼時候發見這個呢？」

「嗚呀，就是現在。當我走進來的時候。」

「你會出去嗎？」

「自然是的。在我們到來之後，我便走出去了。」

「我沒有看見你。」

「沒有。我到辦公室去，但是你不在那裏。」

「呸！」那人說，「也許你出去，也許你沒有。你和警察說罷。」

「警察！」沙米爾回響着，又驟然地恐怖起來——「你以為是幹的嗎？」

「我甚麼也不知道，」那一個回答道。「我只知道你同她到這裏來，而你要留在這裏等着警察來。」

這時候有幾個人走進房裏來，是被吵鬧的聲音驚醒的。沙米爾不再說話，走去坐在椅子上等候着。過了半點鐘之後，他又再走上那警察署的路去——這一次在他的每一旁有一個警察，把他緊緊地捉住。現在他被告以謀殺之罪！

三二

那個同樣肥胖的警官坐在警察署裏的寫字檯後面；但是在這一瞬間他立即便活動起來了。「官長會把這處置得更好的，」他說着，走去打電話。

「把這東西弄到那裏去呢？」有一個警察問。

「我們人滿了，」那警官說。「把他放進刑房。斯威夫一處去。長官一下子便會到來的。」
這樣的，沙米爾又被領進獄裏去，又再聽見那門把他鎖住了。

他這回可真的沒有那麼驚怕，因為他知道那並不是他的罪過，而且他能夠證明。但是他可被那不
幸的女賊的命運所嚇慌了。他開始回轉去，走向他的監房。

於是驟然地，在角落裏發出一種憤怒的聲音：「說罷，你在甚麼時候便不會開口了！」

「啊，請恕我，」沙米爾說。「我並不知道你在這兒呢。」

「你爲了什麼事情進來呢？」那聲音問。

「爲謀殺的罪，」沙米爾說。

他聽見那小牀驟然地輾軋作聲，當那人坐了起來的時候。「甚麼！」他喘着氣。

「我沒有謀殺，」那孩子急切地叫道。「她自殺呢。」

「在甚麼地方？」那人問。

「在五洲旅館。」

「那麼你和那事情有甚麼關係呢？」

「我帶她到那裏去。」

「她是誰？」

「呀——他自稱爲瑪利·斯密士。」

「你在那裏碰見她？」

「在「美景」。」

「在「美景」！」那一個叫道。

「是的，」沙米爾說。「洛克孟的地方。」

「亞爾伯·洛克孟的地方嗎？」

「是的。」

「她怎麼到那裏的？」

「啊，她是——他的一個朋友。她在那裏用餐。」

「甚麼！」那人喘息地說。「你怎麼知道呢？」

「我在那兒工作，」沙米爾回答。

「她怎麼會到旅館去呢？」

「主人亞爾伯趕她出去，」沙米爾說。「而值下雨，所以我把她帶到旅館裏去。」

「上帝的情愛呀！」那一個叫著；然後他迅速地問道，「你可曾把這事情告訴了警官嗎？」

「不，」那孩子說。「他並沒有問我甚麼。」

那人跳了起來，走去搖着格子門。「哈囉！那裏呀！」他叫着。

「甚麼事？」一個警察走下迴廊怒着道。

「到這裏來，快點！」那一個叫聲，於是他隔着那格子門低聲說道，「喂告訴那官長立刻到這裏來一下，行嗎？」

「你有甚麼事呢？」警察查問着。

「看罷，伯里英，」那一個說。「你曉得却利·斯威夫並不是個傻瓜。這裏有一點關於你們捉將來的人的事情，那是官長應該快一點知道的。」

官長到來了。「說罷，」却利說。「你可有問過這個孩子嗎？」

「不，」警官說，「我在等着頭領。」

「好的，你可知道那女郎是從亞爾伯·洛克孟那裏來的嗎？」

「仁慈的上帝啊，不知道呀！」

「他說她在那兒用餐，洛克孟趕她出屋外。這個孩子說他替洛克孟做工的。」

「啊，我該死呀！」那警官叫道。於是沙米爾被領進一個密室裏去。

一兩分鐘之後，那個「頭領」走進來了。他的名字叫麥克苦拉夫，他是個胖大的人，有着紅臉和突出的下頰。他衝向沙米爾去，好像他要打他的樣子。「你向我們提出些甚麼呢？」

「甚麼——甚麼——」沙米爾喃喃地說，發駭着。

「你可想告訴我那女郎是從洛克孟那裏來的嗎？」那頭領怒道。

「是的，先生！」

「你想我相信嗎？」

「那是事實，先生！」

「總之，你想提出些甚麼給我呢？」那人問道。

「但是那是事實，先生！」沙米爾再說。

「你告訴我她在那裏用餐嗎？」

「是的，先生！」

「走罷！莫瞎說了，孩子！」

「但是她就這樣，先生！」

「你想怎樣的證明這個呢，青年人？」

「但是她就這樣，先生！」

顯然地，那頭領的說法是在懷疑着沙米爾所造成的每一個情境，而且再三地重複着他的不信任的氣，每一次都用着更高的聲音，作着更兇狠的表情的相貌。那末，如果那孩子不肯屈服，他便斷定

他是在說實在話。用了這種再沒有辦法的方法，那考驗達到結局了，而沙米爾被帶回他的監房去。

「你可有把你的故事說了出來嗎？」他的獄伴問。

「自然啦，」他說。

「好的，如果那是真的，」那一個說，「立即便有事情來了。」

事情是來了。約摸一點鐘之後，那警官又走進獄裏來。他把兩個拉到角落裏去。

「看這裏罷，青年人，」他向沙米爾低聲地說。「你可有甚麼事情抵觸着年青的洛克孟嗎？」

「沒有，」沙米爾答着。「爲甚麼呢？」

「如果我們把你放走，你可要閉口不說這事嗎？」

「啊？是的，」孩子說，「如果你要我不說便不說了。」

「好的，」那警官說。「而你，却利——你已剝奪公權，你要知道。」

「是的，」其他的三個說，「我知道了。」

「而你還有十年的罪呢，你可明白嗎？」

「是的，我想這樣。」

「好的，那末你可要訂個條件？」

「我願意，」却利說。

「你再要溜出這城，并且閉住你的嘴嗎？」

「我願意。」

「很好。這是你自己的東西——你應該在天亮之前把柵欄弄穿了。這兒是五十塊錢。你帶着這個青年人到紐約去，把他丟掉了。你明白嗎？」

「我知道，」却利說。

「好的，」那警官接道。「記住你切莫弄着甚麼狡怪！」

「我記住，」却利笑呵呵地說。

再沒有甚麼困難，他從他的袋子裏抽出一把鋸子，去鋸着那窗上的柵杆。那警官退了出去；而沙米爾却坐在地上喘着氣。

約換有一點鐘之久，那人不則一聲地工作着。然後他支撐着牆壁把一根柵欄急扭了下來；於是扭着別的柵欄，而別的柵欄也就跟着下來了；這之後他包起了他的雜具，藏進他的外衣下面的袋子裏。

「現在，」他說，「走罷。」

他溜出那柵欄的開口，跌落在地上，沙米爾也安穩地追隨着。「這邊來，」他低語着，於是他們走進一條小弄，來到黑暗的大街上。他們靜悄悄地約換走了一條路，然後却利轉入一處門口。用着鑰匙開了門，於是他們走上二層樓，走進後樓裏。他點了煤氣燈，脫去他的外套，把牠放在睡牀上。

「現在，好像在你自己的家裏一樣了。」

「這是你的房間嗎？」沙米爾問。

「是的，」便是那回答。「那些牯牛並沒有找到的，任何人都不會發現！」

「可是我以爲我們還是走出城去罷！」那一個叫道。

「嘻！」却利笑着。「青年人，你平安了！」

「你可是說你不走嗎？」沙米爾說。

「甚麼！不是我會得到了在這城裏工作的許可狀了嗎？」

沙米爾注視着他，驚異着。「你以爲他們不會捉你嗎？」

「除非因暗殺案罷，我想。」

「可是——可是你怎麼辦呢？」

「可想我去叫報紙不載那事情嗎？不是在洛克孟威爾這裏呢——但是那紐約吼報，我們不可說

嗎？」

「我知道！」沙米爾喘着氣。

却利倚向椅背去，在塞着他的煙斗。「喂，乖乖，」他說，「他們使我大大地改變了我的生活，

當他們把你賭捉進獄裏來的時候。我現在可會知道我的前途是怎樣了！」

「你怎樣得知呢？」那孩子問。

「我是個穿穴子的人，」那個說。

「那是甚麼？」沙米爾問。

「你應該學會懂得這種土話，」却利帶笑地說。「那就是你們叫做盜賊的。」

沙米爾驚異地注視着那人。他是又高又瘦，臉龐又蒼白，眼睛又漆黑的。他有一個高高的鼻子和長長的頸項，那給他一種奇特的，靈敏的表情，使沙米爾憶起了一隻亞美利加洲的鸚鵡。

「時說你了罷？」他說。「好的我過去並不是個穿穴子的人呢。」

「從前你是甚麼人？」

「我是個發明家。」

「發明家！」沙米爾叫着。

「是的。你可會看見這城裏的吹玻璃機嗎？」

「不，我並不會。」

「呀，我發明了三種機。而老亨利·洛克孟把我的機器搶去了。」

「搶了你！」那孩子喘着氣，驚異着。

「是的，」那一個說。「祇是接近他的每個人，他可不要搶了去嗎？」

「我不知道那個。」沙米爾回答着。

「想你總不會接近他呢，」那人笑着。「說罷——究竟你是打那裏來的？和我談談你自己的事情罷。」

於是沙米爾從頭開始說着他的歷史。他立即便說到「玻璃瓶信托」的一段話。

「我的上帝啊！」那一個叫着道。「我以為你說老洛克孟沒有搶了你啊！」

「我說的，」沙米爾答道。

「可是你還不知道他終於搶了你嗎？」

「爲甚麼，不。那不是他的罪過。當他死了的時候，股本跌落了呢。」

「但是爲甚麼會在他死了的時候股本跌落呢，除了他放給公衆的股本超過本來的價值之外，還有甚麼？」

沙米爾的嘴吧張開着。「我並沒有想到的，」他說。

「接下去罷，」却利說。

於是沙米爾說着他怎樣餓，他怎樣去找斯提哇教授，和那教授怎樣和他說他是一個不適者。他的同伴已經聽得把煙斗離開了他的嘴而在注視着他了。

「那末你把那一切都輕信了嗎？」他喘着氣。

「是的，」沙米爾說。

「那末你想去實行着！你便走出來捱餓了！」

「但是那裏又有甚麼別的事情給我做呢？」那孩子問。

「但是老天呀！」那一個驚歎着。「如果輪到我捱餓的時候，我可以和你約定，我要找到別的事
情幹一幹的！」

「往下說罷，」靜默了一下子之後他說：於是沙米爾述說着他怎樣救了青年的洛克孟的生命，和
往後的迴遇。

「所以他是你的好夢！」那一個脫道。「你可是走去碰壁呢，沙米！」

「但是我知道甚麼呢？」那孩子申辯着。

「你該看新聞紙。那東西在這兩年中不知陷害了多少娛樂場所的舞女。他不值得來冒你的小手指
的險的——你的生命值得甚麼。」

「那很可怕，」沙米爾說着驚惶着。

「沙米，」那一個說，「那你是生活得太好了。那就是你的不適的全部。你便舉老洛克孟來做例
子罷。他的「適者」的全部是甚麼？那正因他是一隻老豺狼呢。我是在這城裏長大起來的人，我和他在
一處讀書。他那時他毀了他的妹妹的產業。那末他抵押了一個玻璃工廠，於是著手做生意。他是個下

賤東西，而他賺錢——他們說他爲着保險費而把設置的一切燒毀了，但是我不知道。無論怎樣，他是爭取錢鈔，他又用狡計去對付着一些辦鐵路的人們——給他們股本，你是知道的——於是得到了廉價的讓與。他在債簿上有了一些工會領袖，於是他號召着他的敵手罷工，而當他把敵手們破壞了的時候，他安安靜靜地把全盤收買了。在他得到了一切，又不願意給高工資的當兒，他激怒了一些工會的會員，而迫成罷工。於是他收買了一些工賊，僱了一些刺客去毆打他們，又使警察任意捕人——那末工會便完結了。同時全城的政治，又把所有的特權給自己——除了他說怎麼便怎麼之外，可沒有一個人能够在洛克孟威爾做點事情了。到後來，當他占得了玻璃商的一席的時候，他組織了托萊斯，發出的股票比產業的價值大了五倍，推到市場去賣給承股人，像你去買的一樣。那便是他賺了千百萬錢的方法——那就是指着他的大廈和在那裏你所看見的一切新奇的東西。現在他死了，他的一切財產歸於主人亞爾伯，他一生從沒有動着手去工作，連做一個一禮拜十塊錢的書記也不很「合適」。而你獨自走來，躺下去給他填路，他的鞋釘好似你呢！那就是你的全部傳記了。

沙米爾聽得驚呆了。他愚蠢到極點了！

「現在他得了錢，」那一個說——「他想守住。所以有了那些牯牛，如果你攪擾着他，便當頭棒擊着你。那便是法律！於是他又雇了一些騙子坐在那裏，把你是一「不適」的一服麻醉劑給了你；那便叫做學府！你曉得麼？」

「是的。」沙米爾低語道。「我曉得了！」

他的同伴用手指觸着他。「你全錯了，沙米，」他說，「你服了那麻醉劑呀！那就是你的「不適」之所由來呢！啊——」拿着他自己的理由。假如你不會放棄，假如你掙扎而得成功。那末你也就和別的人們一樣美滿了，你不會嗎？譬如，你把撥火棍迎頭敲擊着那流氓，把他的錶和袖珍簿子拿走了——那末你便比他較爲適者了，你不會嗎？」

沙米爾緊攥着他的椅背，睜大眼睛驚視着。

「你從沒有想到那些呢，啊——」沙米？但是那是我在幾年前才領悟得到的。他們把我所有的每一個錢都拿去了，而我將成爲廢物了。但是我說，「不呀，不呀，上帝！」我也曾爲着自己的利益而有所作爲，然而失敗了——但是我再來一下——於是我有我自己的法則，你可以打個賭！」

「你說偷竊呀！」沙米爾叫道。

「我是說競爭，」那一個答道。「你看看罷——我得生存呢！我是不好看的，我又不是住在宮殿裏，但是我不捱餓，我還蓄着一些糧食。」

「可是他們把你監禁了啊！」

「自然的。我犯罪罪——兩次。但是却不會把我殺掉了，就是在牢獄裏，我也能夠學習事情呢。」停了一會兒。然後却利·斯威夫站立起來，彈去他的煙斗的灰燼。「說到糧食，」他道，「這些

「午夜的冒險會給你一頓飽的。」於是他拿出一箱子餅乾，一些乾酪和一瓶果子醬。「動一動罷，」他說，「嘗一嘗罷。你會知道那紅東西的真味兒了。是我頂好的女兒做的。我在獄裏總是擔憂着，恐怕牠被那些牯牛發覺了。」

沙米爾吃得過興奮了。但他坐在那兒守候着，同時他的同伴把餅乾和乾酪吃下去。

「現在我要做甚麼事呢？」他是半和他自己說的。

「你和我在一起，」却利說。「我教給你一種生意，你會做你自己的導師。而我可以把偷來的東西給你一些，等到你已經學會了偷竊才罷。」

「甚麼呀！」沙米爾恐怖地喘着氣。「做一個賊盜！」

「一定的，」那一個說。「你還有甚麼辦法呢？」

「我不知道。」那孩子說。

「只有幾辨士。我還沒有拿到工錢呢。」

「我知道了。你可想法和主人亞爾伯要了來嗎？」

「不，」沙米爾快脫道。「我永遠也不要那樣做啊！」

「那末我想你要走出去再找工作嗎？或者你要再去創立捱餓黨啊？」

「不呀。」那孩子大聲地喊道。「讓我來打算一下！」

「來罷！別做個養閒者罷！」那一個說。「你可已經得到了那教授親身的保證了，你沒有嗎？那末你眼前是自由的了——你能够在洛克孟威爾要甚麼便拿甚麼，而那些牯牛可不敢動一動指呢！如果你放過了這種機會，你才是個傻瓜呢。」

「可是那是不對的！」沙米爾反對着。「你知道那是不對的啊！」

「噫！」却利笑着。他把餅乾箱子的蓋子碰的一聲關上了，站了起來。「你便睡在這上面罷，」他說。「你明天早上也會肚子餓起來的。」

「那沒有甚麼關係的呀！」那孩子叫道。

「也許沒有，」那一個說着，然後他又冷笑地接着道：「你別向我要東西吃。因為那便是好心腸；如果你真的是個不適者，我便無須違反自然了！」

於是在第二天，沙米爾坐在却利的房子裏，面對着餅乾，乾酪和菓子醬，而和那雜題戰鬥着。他知道分享着食物的意義是甚麼，而却利也知道那是甚麼意思；於是沙米爾驟然地覺得，他無論如何總不可以分享，他把那蓋子打開，於是香味刺激着那孩子的鼻孔。

自然的，沙米爾可以走到外面去，用他褻褻的幾個辨士買了一些食物。但是那只是把要解決的問題拖延下去罷了，又有甚麼用呢？就把事情弄成十倍的壞，他還欠了斯提孟家的錢——因為他是活在他的工錢的期望裏！

總而言之，那還沒有這麼多的飢餓使他轉變，才是真正的理由罷。因為沙米爾，像我們所知道的，他那個觀念正確的人；而在却利的討論之中可得不到回答。無疑地，讀者會找到一些供給回答的材料，但是沙米爾可濫用着他的心力而沒有效果。假如，好像那博學的教授所說的一樣，生活是一種生存競爭，而那些已經得到金錢的人們便是戰勝者；假如他們對於失業者全沒有辦法，只是讓他們餓死或者把他們捉進牢獄去；那末，在別一方面，那好像救失業者起來救法救一救他們自己。而且顯然地，他們這者的惟一的證據，是從有錢的人們那裏拿到了一些金錢就是了。那個著名的學者斯賓塞爾不是說：「沒有能力去捉到戰利品的是表示着一個腦筋薄弱者」嗎？如果完好的人們，讓他們自己給惡人餓死，那可不就是說，只有惡人才配活着嗎？像這樣的思想在窮迫着沙米爾——他的耳邊還留着伯泰·洛克孟的詛罵聲，而他總不能夠明白，爲甚麼他會退出世界去贊助伯泰·洛克孟啊！

這樣的度過了早餐的時間，度過了午餐的時間，而到了晚飯的時候了。他的朋友又再安排好了他的餐事，然後他靠近那桌子說道：「來試一下子罷，看看你怎樣喜歡牠呢！」

沙米爾驟然地緊握着他的兩手而答道：「好的，我試一試。」

於是他開始着吃餐。但是吃到中間他停止了，放下一塊沒味道的餅乾，心裏喘息着道：「天啊！我答應了做一個賊盜了！」

那一個真切地注意着他。「不至於懊悔嗎？」他問。

「不，」沙米爾說。「我決不反悔！但是好像有點不尋常就是了。」

一四

吃了餐，却利·斯威夫拿出一枝鉛筆和紙張。「現在，」他說。「做事情罷！」

沙米爾移過他的椅子，而那一個畫着一個正方形。「這是我在研究着的一所房子。那是在角落裏——這些都是街道，這裏是一條小巷。這是一個我以為我能夠開的邊門。這邊有一個大門，後面也有一個在這裏。都要牢記在腦子裏的。」

「我記得，」孩子說。

「你走進去，這裏便是前廳。前面的梯子是在這邊的。我所注意的是這家的金銀器皿，這些東西都在二層樓上。我要到那邊。唯一的困難是通過這裏的圖書室前面的一個門，有人在那房裏睡覺。我不知道那是誰。但是我要你停留在廳裏，如果那房裏有甚麼動靜你便趕快走上樓去，在上面吹一下唿哨。那末我就來了。」

「往後又怎樣呢？」

「這是第二層，」却利說着，畫了別的一個正方形。「這裏是僕人的梯子，我們能夠走下那後門

，那後門在我動手做事之前是我開了的。在另一方面，如果你聽見我在樓上打唿哨，那末你便由那路走了出來，我們同走。如果有了甚麼動靜，那末便各自走各自的了。」

「我知道，」沙米爾說；握住他的兩手，這末一來，他的同伴便可以不曉得他是怎樣地在顫抖着。

却利拿出他的必要的用具箱，檢查着，要使那警察覺察不着。然後他走去開着寫字檯的抽屜，拿了一枝手槍，考察了一回，便把牠滑進他的衣袋這。「他們把我的一把頂好的沒收了，」他。「所以我沒有一把來借給你。」

「我——我不帶着，無論怎樣，」那一個恐怖地，啞啞地說。

「你應該學學，」那賊盜帶笑地說。

於是他又再坐下去畫着洛克孟威爾的市街的圖樣，因之沙米爾能够在忙亂之中找着回歸之路。

「我們別等着時機，」他說。「並且要記住，如果我被捉了，我不會說及你的——馬們不能夠迫我說出來。而你也應有了同樣的約定。」

「我也決定是如此。」沙米爾說。

「人對人。」(註)却利鄭重地說着；而沙米爾也重復着同樣的話語。

(註) man to man 是一種誓詞。

「你怎麼會知道那屋子的情形這麼詳細呢？」等了一下子他問。

「啊！我是居住在此地的，而我總是留心着呢。我充實了兩個月的鉛匠，我便打下了圖樣了。」

「可是那警察不曉得你嗎？」

「是的——他們認得我。但是當我着手的時候，我偷溜了出去。而在我回來時，那是化了裝的。」

有一次我長了鬚子在玻璃廠中作着整天工，在夜裏才做着我的工作；於是我又再變成一個婦人似的住在這裏了。」

「一個婦人啊！」那孩子喘息着。

「你要知道，」那一個大笑地說，「有許許多的法子去證明你是「竊者」呢。」於是他又繼續下去，說着他的一些冒險——這些冒險是關於籌劃着通過那幻想的魔術而做着竊盜的事情的。沙米爾屏息地諦聽着，驚疑着。

「我們現在還是小睡片刻罷，」劫利隨後這樣說。「我們到一點鐘才出發。」於是他把身子挺直在床上，同時那一個不動地坐在椅上，吃力地考慮着他的難題。那一夜沙米爾完全沒睡覺。

他要履行他的契約——那便是他的斷定。但是他不要分贓，除了得着够還斯提孟夫人的舊欠之外。而且他決不做賊盜了！

在一點鐘的時候，他喚醒了他的同伴，於是他們走出去，穿過靜寂的街市。他們渡過了橋向城裏

有住宅的那一邊走去；然後，在一個角落裏，却利停止着。「這便是那地方，」他說着，指着在那花園後頭的一間大屋子。

他們注視着週遭。沒有危險，於是他們走進那個門，那是在圖樣上指明的。沙米爾蹲在門口，一動也不動，同時那一個在設法開着鎖。沙米爾的膝蓋在打顫着，所以他很難站得住。

那門沒有聲音地被弄開了，他們會將進去。他們靜聽着——那屋子像死了般寂靜。那末却利便畫着他的燈籠，沙米爾一眼便看見一間美麗的，陳設華麗的屋子。那不像美裏屋，是當然的事；但是那比較斯提哇教授的家要美麗得多了。那裏便是圖書室，擺着大的皮學士椅；在後面是一間餐室，那裏的鏡子和彫花的玻璃反射着遠處的燃火的閃光。

「你的門便在那邊，」却利低語着。「你最好是藏在這些帳幕的後面。」

這樣的，沙米爾走上他的位置；而火熄了，他的同伴走到樓上去。那孩子聽見那樓梯響了幾下，他便着驚得甚麼似的；但是那聲音接着便停止了，一切都沉靜下去了。

時間慢慢的過去——每一分鐘好像一年的樣子。他死站在那地點，呆視着黑暗裏——半入催眠狀態，在冥想着他看不見的那個門，和在門裏也許有人在睡着。這實在是一個人去贏得生存的鬼法子——那與其這樣地活受罪，倒不如死了好！沙米爾驚慌着，恐怖佔有了他，他不能自制地在戰抖着，打顫着。無論世界上的甚麼危險，他都是靠着天良去對付；但是這是錯誤的——他知道那是錯誤了。

啊！於是一切的信念都從他那裏消逝了。

事情怎麼樣呢？爲甚麼却利去了這麼久呢？他的確有了够多的時間去劫掠那全個屋子了！他可會從別的路走了嗎——他已經逃出城，而棄了沙米爾在那禍患之中麼？

後來樓梯又再發生微弱的響聲。他是走回來了！不會是別人罷？他不敢冒昧地低語；他站着，十分興奮着，同時那聲音來得更近了——那好像有甚麼惡鬼在黑暗中爬向他來，在他近旁張牙舞爪的樣子！

他聽見在廳裏他的旁邊有一個聲音。爲甚麼却利不說話呢？他碰到了甚麼呢？他怎樣——於是又驟然燭的一聲，炫目的燈光閃耀着，照亮了穿堂和他近旁的每一件東西。沙米爾着驚而往後退。有一個人站着在他的前面！他被捉到了！

這樣地過了極可怕的一個短時間。然後他才認得那個捉着他的人是個小女孩子！她在驚視着他；而他也驚視着她。她還够不上十歲，穿着一件繡着花邊的衣服。她有着光亮的黃髮，她的手指放在開電燈的燈鈕上面。

够足有一分鐘他們都沒有動作。往後沙米爾才聽見一個低語的聲音：「你可是個賊盜？」他不能够說話但他點着頭。於是他又聽見那女孩子的聲音：「啊！我多麼高興啊！」

「我多麼高興呢！」她又再重複着，她的聲音是清亮而嬌柔的。「爲了這事我會祈禱過的！可是

幾乎沒有希望！」

沙米爾有聲無力地喘着道，「爲甚麼？」

「我的媽媽給我讀了一篇故事，」那小孩子說。「那是敘着一個小女孩子，她遇見了賊盜。常常等着一個賊盜到來呢。」

停止了一下。「你可是真正的真賊盜嗎？」那小孩低語着。

「我——我想是的，」沙米爾回答着。

「你看來很年輕呢，」她說。

而那個回想着他自己。「我只是初學者，」他說。「這真是我的第一次。」

「啊！」那小孩微微失望地說着。「可是你仍要幹的，你不嗎？」

「還幹甚麼？」那孩子昏亂地問道。

「你一定要讓我來改善你，」那一個說道。「那便是在那故事裏的小女孩子所做的。你願意嗎？」

「甚麼，——甚麼。是的。」——沙米爾喘息着。「我——我真的要被改善的。」

於是驟然地他好像聽見了在客廳上面的一個聲音。他望上去，他立即像看見却利的臉子往下偷看着他。

「你看甚麼？」那小孩問。

「我想——那是一個——有一個人同着我，」沙米爾吃吃地說着，忘記了他的鄭重的誓言了。

「噯！兩個賊盜！」那小孩高興地叫着。「那末我也可以改善他嗎？」

「我想你還是首先改善我好了，」沙米爾說。

「你以為他可跑掉了嗎？」

「是的，我想他現在走了。」

「但是你——你還不走，你要走嗎？」那小孩擔憂地問道。「你可要留着和我說話嗎？」

「如果你願意——」那孩子喘息着說。

「你可怕我嗎？」她問。

「不怕你，」他說，「可是怕別人醒了。」

「不，你別想那個。媽媽和祖母他們夜裏都鎖上她們的門。爸爸又出去了。」

「誰睡在那裏呢？」沙米爾問着，指向他守着的那個門。

「那是爸爸的房子，」那孩子說；而那一個人大大地舒了一口氣。

「來罷，」那小女孩子說着；她坐到一張大的皮學士椅去。「現在，」她繼續着，「和我說你怎

麼會來做賊盜。」

「我沒有錢，」沙米爾說，「又沒有工作。」

「啊！」那小孩驚呼着接着又說，「你做甚麼工作呢？」

「我從小便住在鄉下，」他說。「我的父親死了，我便想到城裏來。我的錢全給人家搶光了，我在這裏又沒有一個朋友，我又找不到一點事情做。我幾乎餓死了。」

「哎呀，多麼可怕啊！」那一個叫着。「爲甚麼你不來找爸爸呢？」

「你的父親？」他說。「我不想求乞——」

「那並不就是求乞。他一定高興幫忙你的。」

「我——我並不認識他，」沙米爾說。「爲甚麼他一定——」

「他幫助着每一個人呢。」那小孩說。「那是他的事業。」

「你說甚麼？」

「你可知道我的父親是誰呢？」她驚異地問着。

「不，」他說，「我不知道。」

「我的父親是委西博士，」她說，接着她睜大着眼睛注視着他。「你並沒有聽到他嗎？」

「並沒有，」沙米爾說。

「他是個教師，」那小女孩子說。

「是個牧師！」沙米爾驚異地回響着。去偷劫了一個牧師那好像是再壞沒有的事。

「他是又和善又仁慈的啊！」那一個接下去。「他愛着一切人，又想幫助着他們。假使你找着他和他說，他一定會替你找到了一點工作。」

「在洛克孟歐爾可有很多的人沒有工作呢，」沙米爾莊嚴地說。

「啊！可是他們並沒有來找我的爸爸啊！」那小女孩說。「你一定要來，讓他幫助你。你一定要答應着你會來的。」

「可是我怎能够呢？我曾經想偷他！」

「可是那是沒有什麼要緊的！你不知道我的爸爸。如果你告訴了他說你已經是做錯了，你很抱歉——你是抱歉的，你不嗎？」

「是的，我很抱歉呢。」

「啊，那末，如果你告訴他，他會寬恕了你的——他會替你做點事情，我知道。如果他知道我幫助着你棄邪歸正，他會十分喜歡呢！——我會幫助過你一點點，我不會嗎？」

「是的，」沙米爾說。「你幫助的。」

「你——你可不是難棄邪歸正嗎？」那小孩遲疑地說。「那故事裏的小女孩子還說了一大堆。你現在可確知你是走向好的方向嗎？」

沙米爾不能不微笑着。「我一定願意，」他說。

「我知道你是會學好的，」那一個回答着。「我並不以為你統統是壞透了的。捱餓那一定是很苦的。」

「那是實在的，」那孩子確信地說。

「我從來沒有聽過甚麼人捱餓過，」那一個接下去。「如果人們常常捱餓，我想賊盜會一天多似一天了。」

「停止了一忽兒。」你叫甚麼名字？」那小女孩子問。「我叫愛德兒。現在我告訴你我們將要怎麼辦罷。我的爸爸就要回家了——他的火車一早便會到了這裏。而你在早餐後上這裏來——我叫他等着你。那末你便能够把事情全盤告訴他，那末你便沒有更多的困難了。你願意這麼辦嗎？」

「你以為他不會和我生氣嗎？」沙米爾問。

「不，我相信一定不會。」

「他可不要把我坐監去嗎？」

「啊，呀！」愛德兒扳着臉孔道，「甚麼，我的爸爸看着人家坐監，總想把他們救了出來！我可以答應着你，真的不會。」

「很好，」沙米爾說，「我要來的。」

這樣的，他們分別了。沙米爾覺得自己又在街上了，寬闊的天空在他的頭頂，而偉大的愜安之歌和快樂在他的靈魂裏。他不再是一個賊盜了！

一五

沙米爾那一晝夜都在街上走着。因為他全副精神都在考慮着他已經答應了那小孩的事情，而他並不想回到却利。斯威夫那裏去，也不想當面受着那後者的駁論和譏諷。

第二天的早晨八點鐘，既疲倦而又快樂的他按着委西博士家的門鈴。愛德兒親自開了門；一見了他，他的臉兒便閃上快樂的光芒，她轉了過去，嚷道，「他在這裏呀！」

於是她急行地走往廳裏去，叫道：「他來了！我告訴你他已經來了！爸爸！」
在餐室的門口出現了一個人，站立着注視着沙米爾。「那便是他，爸爸！」愛德兒叫着，高興得
很。「那便是我的賊盜！」

委西博士走到客廳來。他是個肥短的上流人，臉孔鮮紅，鬍子叢叢，「早安，」他說。

「早安，先生，」沙米爾說。

「你可真是昨天夜裏在這兒的那個青年嗎？」

「是的，先生，」沙米爾說。

那個有德的博士顯然有點納悶了。「這很奇怪！」他嘆道。「你不要進來嗎？」

他們坐在圖書室裏。「我不要你以為，先生，」沙米爾快說道，「以為我是來求乞。你的小女兒要我——」

「別提起罷，」那一個說。「如果你所告訴了愛德兒的事情是真實的，我是非常高興來盡我的一點能力。」

「謝謝你，先生，」沙米爾說。

「那末你昨夜真的破進我的屋裏了呵！」那一個叫着。「好的！好的！那又是你有生以來破爛兒第一遭幹那一類的事了？」

「真正是第一遭，」那孩子說。

「可是你怎麼想得呢？」

「那是還有一個人同着我的，」沙米爾說——「你會曉得我不很願意提及他的。」

「我知道，」那一個說。「他領你去做賊盜嗎？」

「是的，先生。」

「你以前並沒有做過沒體面的事情罷？」

「沒有，先生。」

「你也並不會做過小偷兒？」

「不會啊！」沙米爾忿忿地叫道。

那一個鄭重了他的口氣。「可是爲甚麼你現在就著手做賊呢？」他問。

「我被說動了，我以爲那是對的，」沙米爾說。

「可是怎能够呢？你並沒有學過偷竊的事情嗎？」

「是的，先生，」那孩子答道——「可是那事情好像不是那麼簡單。我曾見過了斯提哇教授——」

「斯提哇教授！」那一個回響着。

「是的，先生——學院裏的教授。」

「但是他怎麼呢？」

「啊，先生，他告訴我最適者的生存，和怎樣我得餓死，因爲我是一個失敗者。那末，你看，先生，我見了主人亞爾伯——」

「那個主人亞爾伯？」

「亞爾伯·洛克孟，先生。而那教授曾說，他是個適者；我看見他喝醉酒，先生，且又做了別的事，所以很壞的事情，所以我該餓死的事情總是不很對的了。我現在知道我很餓；但是我以爲我一定要奮鬥，如果我有可能的話，我想生存。往後，我遇見了却某，一個壞人，他教我怎樣去做一個賊盜。」

那一個已經聽得呆了。「孩子，」他說，「你可是和我開玩笑嗎？」

「開玩笑！」沙米爾回響着，睜大着他的眼睛。

後來那博士屏息着，開始問他了。他說回到前頭，教沙米爾赤裸裸地把他的生活都說了出來。但是當他說到遇見斯提哇教授的時候，那一個再也忍不住了。「沙米爾！」他呼道，「這是我有生以來所聽見的頂可怕的事。」

「你說甚麼，先生？」

「你得救了——天意地得救了，正像我所堅信的一樣。但是你是懸在罪惡的生命的近旁；那一切都是因爲人家容許我們的學院在教授着這些褻瀆上帝的無神原理。這便是他們叫做科學啊！這便是我們的近代文明啊！」

那博士站了起來，興奮得在走來走去。「我常常一力主張着這樣的教育的结果，會把一切的道德弄毀了。而這裏在我們的眼前，我們便有了這一件事了！一個墮落的青年人，很快地便被引去犯罪，這正是教給斯賓塞爾學說的結果！」

沙米爾聽得驚惶無措。「那末斯賓塞爾說的是不真實了！」他喊道。

「的確啊！」那一個叫道。「喂，沙米爾，你不知道那是不真實嗎？你可沒有讀了聖經嗎？你可以在聖經裏讀到甚麼生存競爭嗎？可教導你說你惟一的責任是爲着自己個人的目的而和別人競爭嗎？」

你還不明白你不自安於自己的安樂，而想競爭得別人的幸福，竟犯了再壞沒有的罪惡嗎？喂，沙米爾，你的父親還有甚麼話可說呢，如果他昨夜看見了你——他自己的親兒子，那是他爲着基督緣故而擔憂了的？」

「啊，先生啊！」沙米爾哭着，心裏很難過。

「我的孩子！」那一個嚷道。「在這世界裏，我們的職責不是我們該生存，而是爲善該生存着。我們是爲善而生，有必要的話，也爲善而死，我們是在愛着別人和服侍着別人——我們要謙讓，要忍耐——自由地犧牲了我們自己。那個適者生存！喂，沙米爾，那一個思想是違反神性——我們是甚麼，我們要自稱我們是適者？去思想着那個，便是把人心的卑劣情緒給暴露出來了——暴着貪婪，嫉妒和怨恨！這些道理便引出了「一切的惡行，我們這時代的一切唯物主義——釀成了犯罪，暗殺和戰爭！我的孩子，你可讀過耶穌走去求着他自己的生存，而搶劫了別人，因爲他們比較他更少適應環境的緣故嗎？只要想一想昨夜你的所爲，你可有面目見他嗎？」

這一種羞恥沙米爾是忍受不住了。「啊，停止，停止，先生！」他哭道，他的手掩住他的臉兒。「我都知道了一我是壞透了！」

「是呀！」那一個說。「你壞透了。」

沙米爾的眼睛湧着眼淚。「我不明白我做的事，先生，」他低語着。「我是盲目了。——我是發

昏了。我是一隻迷羊啊！」那末，他的情緒驟然地制服了他，他狂泣着。「連我自己也不能够相信！」他說了又說。「我已經失了我的知覺了！」

那博士守着他幾分鐘。「也許那不全是你的罪過，」他更柔和地說。「你被鎖錯了路——」

「不，不呀！」那孩子哭道。「我很壞。我知道的——一定是的！如果我不是壞的話，我可以不給人家說動了心。那在最初便開始了。我受了第一次的誘惑正在我偷乘火車的時候。而別的事情便從那一件接着來了——那是一條長長的鎖鍊啊！」

「那若不再長久下去，我們就該高興了，」委西博士說——「而你已經告一結束了。」

「啊，可是我已經告一結束了嗎！」那孩子大聲地哭道。

「爲甚麼不是呢？你真的不再被這種邪道所愚了！」

「不，先生。可是看看我所做的事情罷！我應該被送到牢獄裏去——因爲我不知道我錯到怎樣地步了。」

「你是說昨夜的事情嗎？」那博士問。「可是沒有一個人會曉得那事情的。你可以從新再過着真實的生活。」

「啊，」沙米爾哭道，「可是那回憶會死纏着我——我決不能夠寬恕着自己！」

「我們是很幸福的人，」那一個莊重地說，「如果我們一生有了一點點我們不能忘記的事情，我們

到不能自己寬恕自己。」

那有德的博士已著手作了很長的努力，想使那青年犯人明白他所走的路的錯誤；但是，反之，他却用了他的良心學的巧語去勸慰那孩子，說他並不是絕無希望的沾污了。而當沙米爾到後來受了勸告，決定再活下去的時候，除了他走回從前的生活，和飢餓苦鬥着之外，可沒有使他滿意的事情了。

「我相信我能够戰勝，」他說——「我既有一次投降了那誘惑，而現在我決定要回到捱餓了。」

「但是，沙米爾，」那博士反對着道，「沒有一個人的責任是捱餓的。」你定要讓我來幫忙你，給你找點有益的工作，找些正人來做你的朋友。」

「別以為我是忘恩負義，」那孩子叫道——「但是為甚麼我一定要受人家的恩惠呢？就在這城裏，正有許多多的別的捱餓的人們。如果我走去愛着他們，服侍他們，為甚麼我所有的要比他們多些呢？那可不就是我的自私嗎？啊，先生，我要在我的悔悟之中做出利益來啊！」

「我不很清楚，」那一個說——

「啊，先生！那可不是因為我對於你願意幫忙我的抱憾嗎？那裏還有這麼多別的人們，他們沒有幫助——有一些我知道的，先生，比較我還要需要幫助，而且還更該得到幫助的！」

「我以為，我的孩子，那於你是太難受了——而在我則不然。我不相信世界上的一切困難。我只

相信我所看見的。所以我定要幫助你。並且，你還不知道我想要你接近我。我才能够關心着你的幸福嗎？也許——誰曉得呢！你能够幫助我。收穫很好，你已經聽見過了，而工人很缺乏。有許多法子你能够在我的教會裏服務呢。」

「啊，先生！」沙米爾感激地叫道，——「如果你那麼處置——」

「我的確要那麼處置，」委西博士說。「你已經看見了新的光明——你願意過着新的生活。留在這裏，在洛克孟威爾過着活罷——世界上可沒有一個地方比這裏更好的了。」

在這一切的時間裏，那女孩子靜默地坐着傾聽着說話。現在驟然地她站起來走向沙米爾，把她的手握着他的手。「請留下罷，」她說。

於是沙米爾答道，「很好——我就留下。」

這之後他們又開始討論着他的前途，和委西博士要給他怎麼去找事情。那博士內心感到找事情的困難，比較他要說給沙米爾知道的更煩亂得多了。

「我想去問問威揚先生，」他說——「也許他能够在他的工廠裏給我找到位置。」

「威揚先生？」沙米爾回響着。「你是說格拉德小姐的父親嗎？」

「是的，」那博士說。「你認得格小姐？」

「我遇見了她兩三次，」那孩子說。

「他們是我的教區治下的人，」那一個說。

沙米爾驚異着。「啊！」他嚷道。「那末你——你一定是聖瑪杜教堂的監督了。」

「是的，」便是那回答。「你可知道牠？」

那孩子有點敬畏起來。他曾見過小山上的偉大的褐石的教堂——一座比較他夢裏的甚麼東西都要華麗得多的建築物。

「你並沒有走進去嗎？」那博士問。

「我只一次去赴祈禱會，」沙米爾說——憶起那個城裏的窮人區的小教堂。「我的一個朋友到那裏去——蘇菲·斯提孟。她在威勃先生的紗廠裏作工。」

「我很高興你到教堂去，」那一個說。

「我非常的高興去，」那孩子回答着。「我是否應該去的話，我可不知道得的確，你是曉得的。」

「我對於你有這印象覺得很憂愁，」委西博士說。「教堂對於每一個人都歡迎呢。」

「好的，」沙米爾歡着道，「我知道一切的有錢人都到聖瑪杜教堂去——」

「教堂並不是屬於有錢人的，」那博士莊嚴地插道；「教堂是上帝的。」

於是沙米爾充滿着恩和快樂，立即便加入聖瑪杜教堂；同時在他的心靈的深處有一個聲音在向
他低語着，說那也是格小姐的教堂啊！他又可以再看見他的天神了！

二六

沙米爾十二分興奮地走回斯提孟的家裏，把他的好運道告訴他們。一家人團圍地坐着，諦聽着那
述說，驚異得睜大着眼睛。在一個常人家裏，有一個像沙米爾這樣的冒險家，算是一件可驚異的事
了！

但是那孩子注意到蘇菲並沒有如他所預料的那麼感動。她坐着，她的手托着頭兒，而當別的人都
離開了房裏的時候——「啊，沙米爾，」她說。「我今天覺得很難過！我不知道我將怎樣活下去。」

「聽罷，蘇菲，」他快說道。「那是我念念在心的第一件事——我現在能夠給你個機會。」

「你說甚麼？」

「我能够托委西博士幫你找些更好的工作。」

「他可說他一定能够嗎？」那女孩子問。

「不，」便是那回答——「但是他對甚麼人都很好。你知道的，一切的有錢人都進他的教堂。他
說他要我去幫助他；所以我將找到像那樣的幫助他的事情。」

沙米爾繼續下去，吐出他對我那又仁慈又斯文的牧師的讚美，又想使蘇菲高興，利用着他的新世

界的想像，說那是展開在她前面的。「我明天再去見他，」他說。「那末你便會知道了。」

「沙米爾，」當他第二天去找那博士的時候，那博士說，「我已經給你找到機會了。」沙米爾的心快樂得亂跳起來。

事情是聖瑪杜教堂的司務年紀老了。他們不想換他，但是要人去幫助他。工資不大多，但是他得到了在教堂工作的機會，得親近着他的恩主了。當他聽着這一點出奇的消息的時候，感恩之淚湧在他的眼睛裏。

「我得看見格小姐更多的次數了！」他內在的聲音在熱情地低語着。

「博士，」他過了一下子說，「我也帶點好消息來給你。」

「甚麼消息呢？」那一個問。

「那是個給你幫助人家的機會。」

「啊！」那一個說。

「那是小蘇菲·斯提孟，」沙米爾說；他接下去便告訴着他怎樣遇見那寡婦，她長期的捱餓的掙扎，然後說到蘇菲在紗廠的經過。

「可是你要我怎樣呢？」那一個問着，帶着煩擾的表情。

「啊，」沙米爾說，「我們應該救她。我們一定要給她找到一點不會累死她的工作。」

「可是，沙米爾！」那一個反對道。「在她那地位的人多着呢——我——能够幫助得許多呢？」

「可是，博士！她受不住啊！」

「我知道，我的孩子。那是一件想起來很可怕的事。而我仍不能够担起那給每一個人找工作的担子。」

「但是她會死掉了！」那孩子嘆道。「真的，那是殺害了她！博士，她——生總沒有一點機會呢！只要想一想——如果愛德兒在紗廠裏工作，你將覺得怎麼樣呢？」

停了一會兒。「我真正不能够知道——」那煩亂的牧師開始說。

「你去幫着她是十分容易呢，」那孩子插口道；「因為，你看，威揚先生是屬於你的教堂的！」

「可是有甚麼辦法呢？」

「啊——她在作工的便是威揚先生的紗廠。」

「是的，」那博士說。「可是——我——」

「一定的，」沙米爾答道，「你不是說他不管那事！」

「哼！」那一個說；於是又再靜默了。

那靜默給愛德兒打破了，她是走進來諦聽着說話的。「爸爸！」她說，「格小姐可不是一個可以找我看的人嗎？」

沙米爾看了一眼。「正是呢！」他說。

而委西博士考慮了一會兒，便贊成那是個好意思。

「你明天和我到教堂去，」愛德兒說。「如果她在那兒，我們便問一問她。」

於是沙米爾到教堂去，與奮得在發頭，同時痛苦地想起了他的紫青色的領帶。他在愛德兒的邀請中坐在委西教堂中的座位上；直穿過教堂裏的廊路的便是格小姐，穿着華麗的春裝，然而覺得很莊重，是合適於安息日的。她沒有看見她的崇拜者，直至教儀完畢之後，他們才面對面地碰見了。

「啊，沙米爾！」她說。「你在這裏嗎？」

「是的，格小姐，」他說。「我現在在教堂作工了。」

「你不告訴我呀！」她回答着。

「我是幫忙那教堂司務的，」他接道。

「他也是屬於教堂的，」小愛德兒插口說。「啊，格小姐，你可高興叫他告訴你關於蘇菲的事？」

「蘇菲的事？」那一個說。

「她是個小女孩，她在你爸爸的紗廠裏作工的，格小姐。她的家庭很窮苦，她又害病，而沙米爾說她要死掉了。」

「啊，那太糟了！」格小姐叫道。「把她的事情告訴我罷，沙米爾。」

沙米爾告訴着那事情。到後來他驕然地揚揚生情，他便說蘇菲怎樣是格小姐那裏找到的這節的，和她怎樣把她的肖像保留在她的房子裏。

「自然的，格小姐受感動了。」我願意看看能夠給她些甚麼幫助，她說。「你以為怎麼樣呢？」
「我以為，」他大胆地說，「也許在你的屋裏可以給她一個位置。那就要高興死她了，你要知道。」

「我看看罷，」那一個說。「你明天可和她來找我嗎，沙米爾？」

「我可以，」他說着；接着他便乘機注視着她的臉兒，他又再感到那一種使他羞紅了臉的動人的眼波，而奇怪的，可怕的情緒在他內心裏激動了。他又再把他的眼睛移開去，而當他走下廊路的時候，他的臉蓋在打頓着。

他站着呆看着格小姐走進她的汽車裏。然後他向愛德兒和她的母親說了再會，便急回到教區會議堂裏去和委內博士說知他的好運道。

那好博士正脫去他的外衣，而在穿着硬袖口。「我聽着很高興呢！」他說。「那是再好沒有的事
了！」

「是的，」沙米爾說。「可是，博士，我還想起了別的事情了。」

「那是甚麼，沙米爾？」

「我要有一兩分鐘來把事情告訴你。」

「我現在正要吃飯去，」——那博士說。

「我和你一道走，如果我要做得到的話，」沙米爾說，「那真是很重要的，」

「很好，」那博士有點慌亂地回答着。

「在半夜裏我便想到這個，」那孩子解說着，當他們走下街道的時候。「那使我醒着幾點鐘。委西博士，我想我們應該去改善主人亞爾伯·洛克孟。」

「改善他？」那一個煩亂地回響着。

「是的，先生，」那孩子說。「他過着野蠻的生活，他是走入了很壞的道路。」

「是的，沙米爾，」那牧師說。「那是可怕的，我知道——」

「我們一定要苦勸他！」沙米爾叫道。「他一定不應該像那樣子過着活。」

「不幸得很，」委西博士着急地說，「那我可不想做。你知道，洛克孟家常常是屬於長老會的，所以伯泰是受亨地博士的管轄。」

「但是，亨地博士可曾着手管轄了沒有呢？」那一個追問着。

「我真的不知道，沙米爾。」

「因為如果他沒有，我們便該做，委西博士！這點事情應該做。」

「我的孩子，」那博士說，「也許你要了解那假是不很容易。但有一種感想——要從別的教堂把一個很有錢的教區搶下的人拉出來，那於我可是很好的嘗試嗎。」

「但是他的錢財又有什麼用處呢？」那孩子問，

「不幸得很，沙米爾，那錢花出來建築教堂；而大多數的牧師是靠住他們的薪金過活的，你要知道。」

那好博士想要把那話弄成笑談，但是沙米爾可非常非常地出於至誠。「我希望，」他說，「希望你不是靠住一個像主人亞爾伯那樣的金錢過活的。」

「唔——不，」那博士很快地說道。

「請明白我罷，」那一個繼續着。「主人亞爾伯把他自己的生活弄糟了，那並不是簡單的。我以為那是他的權利，如果你要那麼樣的話。但是他能够替別的人們做點什麼事情呢！那便是他有錢罷了，委西博士！想一想罷，他一年有了七十萬塊錢？而他並沒有賺得分文；他全不知道怎麼賺法！博士，你該知道那是不對的！」

「不對，」那牧師說，「那真是很不對的。可是你能够怎麼樣呢？」

「我不知道，博士。我沒有時間去想到那個——我不過稍稍認識了一些。但是我以為如果有人像你自己一樣——他所尊敬的人——能够把道理給他指點出來，他可以把錢用向一些好的目的去。如果

他不能夠，那末他應該捨棄了金錢。」

那一個微笑着。「我恐怕，沙米爾，他很難做得到。」

「但是，博士，事情不能夠讓他們那樣下去！就在這城裏，都是垂餒待斃的人們。而他一年可有七十萬塊錢！那能夠繼續下去麼？」

「不，我相信不，我的孩子。那總有較好的一天的。但是，那一定是要讓牠進化的——」

「進化！」沙米爾迷惑地回響着。「你可相信着進化嗎？」

「啊，」那一個困憊地說——「我說的是，有那各種社會力在工作——偉大的轉變。但是牠們變動得很慢——」

「但是爲甚麼牠們變動得這樣慢呢？」那孩子反問着。「那可不正是因爲許許多多的人都不注意嗎？」

「啊，沙米爾——」

「如果人人都注意着牠們——那末牠們會快快的到來的！」

兩個人走着靜默地過了一分鐘。到後來，那牧師說道，「沙米爾，你很高興研究社會問題呢？」

「是的，先生，」那孩子說。「你看，我生在下層，我知道怎樣去感覺到牠。再也沒有人有了解的可能——就是你也不能夠，先生，雖然你有慈悲的心腸。你不知道牠的意義，先生——你不知道那

甚麼意思呀！」

「也許不，我的孩子，」那一個說。「但是我的良心倒很容易見到呢，我老實告訴你。重要的是我們一定不要太過躁急——我們要等待着——」

「但是，博士！」沙米爾叫道。「人們可等着餓死嗎？」

「那問題是一個難問題；而事情巧得很，」委西博士已經走到他的家了。「我現在要走進去，米爾，」他說。「但是我們等待他日再來討論這些問題罷。」

「是的，先生，」沙米爾說，「我們要討論。」

那一個閃視了他一眼。但是那孩子的臉上却仍舊表現着熱誠的渴望。

一七

沙米爾走開去，仍在考慮那問題。在主人亞爾伯身上下點工夫，那是定了的。當他走進去吃飯之前他便想到了別的辦法。他想着格小姐！叫她去勸告那個浪費者！

在第二天早上八點鐘，他和蘇菲去拜訪格小姐。他們走到了候人的房門口，而那個女僕，她開了門把他們送了出來，格小姐要到十點鐘才起牀，不到十一點是不見客的。

這樣，他們又再走回家裏，到十一點鐘才來；他們被領進二樓的客室裏，在那裏格小姐接見着他，穿着紫紅色絲織的晨衣。

「這便是蘇菲了！」她叫道。「啊，你這可憐的，可憐的孩子！」於是她細看着那小女工，弱小的身軀，瘦損的顴頰，穿着破的舊衣服；而蘇菲，她也觀察着那令人驚嘆的公主，又高又健，灼灼地顯現着健康和逸樂的靈麗。

「你在我們的紗廠裏做工嗎！」她叫道。「多麼可怕啊！而你可是和我說這孩子是十三歲了，沙米爾？」

「是的，格小姐，」他說。

她快轉過去按着牆上的電鈴。「叫哈里斯夫人到這裏來，」她向來人這樣說。

「哈里斯夫人是我們的總管，」她向沙米爾接道。「我要和她商量一下。」

那「商量」是很簡短的。「哈里斯夫人，這是蘇菲，是我要幫忙着的一個小女孩子。我不知道她能够做甚麼，但是你要發覺出來的。我要她在屋裏有個位置——而且那一定要不是苦工。」

「但是，格小姐，」那一個感到困難地說，「我不知道有什麼事情呀！」

「你能够找到一點事，」便是那年青的小姐的回答。「我要她有個機會去學習。帶她樓下去，和她談談看。」

「是的，格小姐，」哈里斯夫人說；於是沙米爾獨自留下來同着他的女神他坐着，把他的眼睛望着地板。他正想把腦裏的大題目說出來，當格小姐

「沙米爾，」她問，「你爲甚麼離開了我表兄的家呢？」

沙米爾遲疑着。「我——我不高興提起呢，格小姐。」

「告訴我罷，」她固執地說。

「我離開了，」他低聲地回答。「因爲我看見他喝醉了酒。」

「啊——」那女郎說，「這在甚麼時候？」

「那是上一個禮拜三的夜晚，格小姐。」

「把全盤告訴我罷，沙米爾。」

「我——我不想說，」他慢吞吞地說。「那不是和一個女人說的故事。」

「我從我的婢子那邊已經知道了一點了，」她說道。「不是傑克·哈利德在那裏麼？」

「是的，小姐。」

「和一些婦人們？」

「是的，小姐。」

「幾多呢，沙米爾？」

「四個，格小姐。」

「把他們告訴我罷，沙米爾。她們是那一類的婦人？」

要沙米爾回答這些問題是很困難的。他在說着的時候，他紅有臉；但是格小姐好像並不怎麼害羞的樣子——事實上，她正在傾聽着那詳細的述說。

「你說她的名字是比爾。我想那個女子或者是從「孟地萊的姑娘」那裏來的。她可是個舞女嗎。」

「我不知道，格小姐。」

「那末她往後怎樣呢？」

「我帶她到旅館去，格小姐。」

「往後呢？」

沙米爾突然中止着。「我真的不能告訴你，」他說。

「可是爲甚麼不呢？」

「因爲我答應了不說的。」

「你答應了誰？」

「我答應了那警官，格小姐。」

「警官！你說的是一個警察嗎？」

「是的，小姐。」

「可是怎麼——那警察對於這事怎麼辦呢？」

「他們把我坐監去，格小姐。他們以為是我做的。」

「做甚麼？」

那孩子又再閉着他的嘴了。

「聽罷，沙米爾，」她申訴着。「你知道我是伯泰的表妹。他只是一個人，我是替他負責的——」

「啊，格小姐！」那孩子叫道。「如果你想幫助他！我想請你——」

「但是如果我以為我是愚蠢，我又怎能够幫助他呢？」

沙米爾便把全個故事洩漏出來了。格小姐啞口無言，坐着恐怖着，「她自殺了！她自殺了！」她喘息地說了又說。

「是的，格小姐，」沙米爾說。「那真可怕啊！可怕得你不能夠想像！」

「我在報上讀了那自殺的事件。但是我并不曾夢想到是伯泰！」

談話靜默了一會兒。「那是他的天良裏的一件可怕的事——那孩子開始道。」

「他一定會嚇得要死呢！」她說着。隨即她又接着道，「沙米爾，你沒有和別的人談過這事情！」

「連鬼都沒有，格小姐。」

「你真是沒有嗎？」

「我真正沒有，小姐。」

「你可曾告訴了委西博士？」

「我只是和他說我離開了，是因為主人亞爾伯喝醉了酒，格小姐。那是實在情形。」

「是的，」她接着又道，「你總是說實話，你不是這樣嗎，沙米爾？」

「我想要這樣，」他回答着。

「你是良善的，你可不是嗎？」她接着道，

沙米爾紅着臉。「不，」他莊重地說。「我并不是都好。」

她注視了他一下子，然後一個微笑閃過她的臉上。「我聽見了一句格言，」她說——「為善

樂，然要同笑話。」

沙米爾熟思着。「我想那是很可怕的一句格言。」他熱誠地聲言道。

格小姐笑了。她繼續盤問着他關於那自殺的事情——那可怕的詳情的後半，滿足了她的好奇心。

於是她注視着沙米爾而驟然地問道，「為甚麼你帶着那醜東西呢？」

沙米爾著驚了。「甚麼東西？」他問。

「那領帶子啊！」

「啊！」他說——「我特別買來的——」

他停止了，侷促不安；而她的一陣笑聲響遍了全房子。「把牠拿下來！」她說。她站起來走向他去，說道，「我真看不慣。」

用着微顫的手指，他解着那領帶。而她拿下了那繫在腰間的美麗的紅絲巾，把來剪成領帶那麼長短。帶上去，她說，「我要教你怎樣打結子。」

於是沙米爾站在那兒墮入了驟然的迷魂失魄之中。她靠近他，她輕快的手指在他的頸項間玩弄着。她的呼吸氣噴在他的臉上，她的醉人的濃香充滿着他的鼻孔。他漲紅了臉，頭上的筋脈都現了出來。而奇妙的異乎尋常的事情在他的心的深處激動着。

「那兒，」她說，「那比較好點」——於是站回去讚美着那成績。她向他喜洋洋地笑着。「你沒有閱歷，沙米爾，」她說。「我要來教教你。」

「是的，格小姐，」他低聲地回答着。

「聽着，」她往下說，「你以後可要來看蘇菲，你不嗎？」

「是的，是的。」他快聲道。

「而當我在家的時候來罷。」

他屏息着他的呼吸，握着他的兩手，又再答道：「是的！」

「別怕我，」那女郎柔和地接道。「你別把自己看得太低了，沙米爾。」

然後客廳裏傳來了人聲，格小姐轉了過去，原來是那女管家和蘇菲走進來了，「行嗎？」她問。

「她甚麼也不曉得，」哈里斯夫人說。「但是如果你要教導她——我想她能够供使喚和縫

級——」

「很好，多給她點錢。」她說。「你可高興嗎，蘇菲？」

「是的，小姐，」那女孩子用着微弱的聲音低語着。她驚視着，出神地看着這一對變的人物，她只能夠說出這兩句話。

「那末，很好，」格小姐說，「那好得很。你明天就來，蘇菲。請了沙米爾，我現在應該乘車出去了。」

「再會，格小姐，」沙米爾說。「請別忘記了你要向主人亞爾伯說的話啊！」

沙米爾竟天地走回家去。他已經替自己和替蘇菲都找過位置了，他又得到了改造伯泰·洛克孟的份子！真的，教堂是一種偉大的制度——是一切困難和人生問題的解答。沙米爾幸而是這樣地接近着內部生活啊！

而驟然地，在街的轉角，他停了足步。他看見了一種景象——「約翰·戈拉漢，酒和飲料——波希米啤酒店。」於是他向蘇菲說：「你可曉得那地方嗎？我的朋友菲尼岡便在那兒開店。」

「誰是菲尼岡呢？」那女孩子問。

「他是個酒店管理人，在我頭一次進城的時候給東西我吃的。他是個好人，雖然他是個開店的。」

沙米爾總常常掛念着菲尼岡，因為他總是不贊成着這個顯然有意義的人在賣酒。現在驟然地他想起一個明顯的念頭。爲甚麼他要繼續着賣酒呢？沙米爾立即覺得在他前面又有了一個新責任了。他應該幫助菲尼岡。

而忘記了是吃午飯的時候，他向蘇菲說了再會，便走進那酒館裏去了。

「呀，青年的漢子！」那愛爾蘭人叫道，他張開了笑臉；接着，看着那孩子的新領子和領帶，「噢，你在世界裏攀上高枝了！」

「我已得到了工作，」沙米爾自負地說。「我是聖瑪杜教堂的副司務呢。」

「你別說啊！和天堂的嚮導攀上了，嘿！」

沙米爾沒介意着這不恭敬的話語。他環視了一週，看見只有他們兩個人。那末他便很熟誠地說道，「菲先生，我可以和你談一下子嗎？」

「好的，」菲尼爾疑慮地說。「甚麼事？」

「有一件事情，我常常想念着的，」沙米爾說。「你待我好，我也以你爲一個好心的人。所以我常常覺得你做着酒的買賣是太壞的事情了。」

那一個驚視着他。「噴！」他說，「你可要把我帶上你的飛船嗎？」

「菲先生，」那孩子說，「我願你別和我開玩笑。因爲我是從心底裏來和你說話的。」

沙米爾的眼睛裏射出了非常懇切的光波，那人被感動了，他改變了玩笑的口吻，說道：「往下說罷，我聽着就是了。」

「他正是這樣，」沙米爾說。「賣酒是錯的！試想想酒對於人們是怎樣的呢？我有一夜看見一個人喝醉了酒，而使他幾乎變成一個謀殺者。酒使人殘忍而自私。牠把他們的自制力消滅了，牠又使他們弄糟了他們的工作。牠引誘人爲非作歹。牠奴隸着他們而使他們墮落。你可曉得那是事實嗎，菲先生？」

「是的，」菲尼爾承認着，「我想那是對的。我自己却沒有一點兒到口呢。」

「而你仍然把他來賣給別人嗎？」

「是啊，我的孩子，我並不想做這買賣，因為我嫌惡那些吃酒的人。」

「可是，那末，你爲甚麼還要做這買賣呢？」

「我做這買賣，」菲尼爾說，「因為我要過活。那是我的生意——那便是我所知道的一切了。」

「那好像是多麼可怕的一種生意啊！」那孩子叫說。

「也許，」他說。「可是要注意，那并不是一樁高貴的生意。我整天半夜地工作，而且盡都是站着。我又沒有假日——我一禮拜賺得十二塊錢。我又有老婆，又新生了孩子，這樣地，一個人還有什麼辦法呢？」

現在，奇怪的是，這給沙米爾展開了一個新景界。他時常總以爲酒店主人和酒店管理人都天生鑽心目的。那可真的是他們被迫而做這買賣罷！

這個顯而易見的觀念已够使他的熱心燃燒着了。「聽罷，」他說，「譬如我給你找到一些誠實的工作，那末你便能够過活了，你可答應改善嗎？」

「你是說棄掉了戈拉漢酒店？啊，我很想呢。」

「啊！」那孩子高興得叫將起來了。

「但是那須是個穩當的工作，」他說道。「你可不能在孩子面前冒險呢。」

「當然，」沙米爾說。「我要把你所要的給你。」

「噢，年青的漢子！」菲尼剛叫道。「你可是把工作帶在你的衣袋裏嗎？」

「不，」沙米爾說，「不過委西博士叫我幫助他；而我要去把你告訴他。」

於是立刻地，他走到博士的家去，被那不快意的教授接見着。他把事情說了出來；而那一個絕望地縮了手。

「真的，」他說，「這太多了，沙米爾！我不能夠給每一個人在洛克孟威爾找到職業的。」

「可是，博士！」沙米爾反對着，「我想你是不明白的。這與正想挽救他的墮落生涯，而他不能夠，因為沒有別的法子給他謀生。」

「沙米爾，我一切都知道了。」

「可是，博士，如果人們總是被那種環境束縛住了，想去改善他們又有甚麼方法呢？」
靜默了一會兒。

「我很怕給你解說，那你是沒有希望的，」那牧師說：「但是你一定要把牠記住，沙米爾——世界上有許許多多的人們要工作，而那好像是很不幸的事實，工作少而人數多。」

「是的，」那一個說，「但是，那便是斯提哇教授給人家的道理呢。而你說他是惡毒。」

「呀——」那博士失聲地說。

你不明白嗎？」沙米爾急切地往下說。「那便是要你回轉過來相信斯賓塞爾呢！」如果人數多於工作，那末人們便得爭着工作了。所以你有生存競爭，有了那貪得和自私的存在，如果菲尼爾不做個酒店管理人，那末他和他的家人便會餓死，而別的人要生存，他祇有繼續去做那壞事。」

那孩子等候着，「你明白了嗎，委西博士？」他追問着。

「是的，我曉得了，」那博士說。

「你又和我說擺脫那個惟一的方法，便是活着爲着別的人——去服侍他們和幫助他們。而那可不是我所要做的事情嗎？」

「是的，我的孩子，那是不錯的。但是我們有什麼辦法呢？」

「啊，博士，你可不是個教會的首領嗎？人們來領你的教訓。你一定要把這些事情給他們說明白，然後才能有個轉變。」

「可是甚麼轉變呢，沙米爾？」

「我不知道，先生。我正在暗中摸索着而想把牠找出來呢。但是我敢說一句——那便是有些人錢太多了。啊，委西博士，就在你們的教會裏，便有一些人他們有更多的錢够他們幾百年的使用的。」

「也許是這樣，」他說。「可是那有甚麼害處呢？」

「啊——那便是有這麼多的窮人的原故！祇是證實這個——正在這一瞬間使有人餓死——在洛克

孟威爾遺棄！他們要工作，而沒有工作給他們！我可以帶你去看看他們，先生——女孩子們要在威揚先生的紗廠得點工作，而他沒有工作給她們！」

「但是，我的孩子——那不是威揚先生的過失啊！那是因爲布匹太多了的緣故。」

「我也想到了那緣故，」沙米爾懇切地說。「不過我覺得不很通。那是需要着好衣服的人太多，譬如，看那可憐的蘇菲罷！」

「是的，」他說，「那自然。但是他們沒有錢買布——」

沙米爾興奮地坐向前去。「是的，是的！」他叫道。「那可不是剛才我所說的嗎？他們沒有錢，因爲錢都給富人占有了！」

沒有回答；過了一忽，沙米爾突然地說道：「正因爲窮人沒有錢，便把他們關在他們紗廠外，的確那是威揚先生的自私。爲甚麼他不讓他們自己織布供給他們自己呢？」

「沙米爾！」那一個反對着。「那是荒謬啊！」

「可是爲甚麼，先生？」

「因爲，我的孩子——他們一天便能夠織出比他們一年所穿的還要多呢，」

「越多越好，博士！那末他們可把來分給別的需要的人——而別的人也可爲他們做事情。就拿蘇菲來說罷。她不但沒得穿，她也沒有鞋子，也沒有一切東西，尤其是她連飯也不够吃呢。如果問題是

糧食不足的話，試看看像主人亞爾伯那樣的人是怎樣的消費！在「美景」那地方耕種起來便已够全城的食糧了。我對於我上面所說的話是很了解的，因為我是個農民。而且那裏常常養着許多並沒有人騎的馬匹。」

「沙米爾，」那牧師莊重地說，「那是事實——那是很不對的。但是我有甚麼辦法呢？」

沙米爾注視着他。「博士！」他說。「我不能夠和你說，像你那樣和我說的話是怎樣使我悲傷呢！」

「你是怎麼說呢，沙米爾？」他惶亂地問。

那孩子興奮得緊捉住兩手。「你和我說我們應該犧牲自己，幫助別人！你說那是我們唯一的任務！而我相信你——我想和你走在一起了。我在這裏——我要追隨着你，而你不能領導！」

這些話好像刀刺的一般。那博士固然地畏縮起來了。

而沙米爾也畏縮着——他的心痛苦着。「那使我痛苦，比我能夠和你說出來的還要多呢！」他喊道。「但是一想到了受難的人們——沒有人饒恕他們！而你能夠默默地不說話呢，博士——一個基督的牧師怎能够不說話，當着他的教徒們有一些人生活很關，而別的人可在餓死着的時候？」

那靜默了一個長時間。委西博士呆坐着，緊捉着他的椅子的把手。

「沙米爾，」他說，「你是對的。我第二個禮拜日一定要講演這個失業問題。」

「啊，謝謝你，先生——謝謝你！」沙米爾叫道，他的眼裏含着感恩之淚。他拿着他的朋友的手，緊握著。

而驟然地，他又想起來了。他說：「同時，博士，我將怎麼對菲尼剛說呢？」

一九

一個把入類的正義全擔在他的肩膀上，像沙米爾所做的事情，那是要費很多的時間的。沙米爾盡力地把他所要解決的那重大的問題牢記在他的腦子裏；但是他覺得他仍是想著格小姐，想得心迷心亂。她的影子總是頻來照拂着他，把別的事情都從他的腦子裏趕了出去。她美麗的幻影纏繞着他，使他的想像都集中在奇趣的旅行和冒險那一類的事情上。

她管叫他再到那兒去；而他怎知道他應該等到幾時呢。他假作去看蘇菲——但是，自然的，那是矛盾了，因為他是夜夜在家裏看見蘇菲的。

他等了三天，而他可不能够再久等了。要去見她的渴想，火一般地在他的內心裏燃燒着。

在早晨十一點鐘的時候，他走到她家裏去，蘇菲出來應門。「我要和你說你在這裏，」她說着，立即便心裏明白了。她跑上樓，回來告訴他。「她很高興呢，沙米爾！」那女孩子這樣說。

「你也來罷？」他卒然地問。

「不，媽叫我不要去，」這就是蘇菲的回答。

這樣他走上樓到格小姐自己的應接室，見她穿着一件晨衣，比上一回她所穿的還要漂亮得多。

「你不曉得我是怎樣的喜歡看見你呢，」她說。

沙米爾承認他不知道，於是他接道，「我不曉得爲甚麼你會這樣的，格小姐。」

格小姐站着注視着他。「你覺得一切事物都有趣你不嗎？」她問。

「啊，是的，格小姐，」他回答着。

「而我覺得一切事物都討厭。」

「討厭！」那孩子喘息着道。「這裏——在這屋裏！」

「你覺得奇怪，是嗎？」她說。

「世界上的東西你是應有盡有了！」他嘆道。

「是的，可是我對於什麼東西都覺得討厭。」

那孩子驚異地注視着她。「那是真的，」她說。「我遇見每一個人都是沒興頭的——他們過着這

麼笨拙的生活。我被囚禁在這城裏——我這夏天在這裏消磨了一個足月了。」

沙米爾呆視着她，憐憫的心情油然而生。他覺得她有時不快樂。所以他現在更多一種責任——他

定要幫助這美麗的年輕的格小姐去認識她自己的好運道。

那思想激動着他。「啊，可是格小姐啊！」他叫道。「你看你是做了幾多的好事呢！」

「好事？」她說。「甚麼好事？」

「啊——看看蘇菲罷！你是使她多麼的快樂。」

「是的，」她黯然地說。「我想是這樣。」

「還有我！」他叫道。

「我可會使你快樂嗎？」她詢問着。

他答道，「我一生從沒有這麼快樂過。」

一切的奇情都從他的心裏映到他的眼裏，而捉住了她的視線。他們站着互相注視着；然後她走向他去，笑着。「沙米爾，」她說，「你沒有把領帶弄整齊呢。」

她的手指又一次觸着他，她的氣息又再吹着他，而她的艷光把他燃燒着。一種搖着他的情感的新潮，這時已經把他完全淹沒了。他的心跳着，他的腦子昏亂着；昏眩得像醉人一般——差不多連他在做甚麼都不知道了——他伸出臂膀將她擁抱着了。

那末，在一忽兒，他恐怖起來了。他作了甚麼事情呢？她會拒絕他——她要把他趕開去！他已經把甚麼事情都弄糟了！

但是在別一分鐘又使他覺得這並不是實情。於是他的情緒的浪潮又復播回去了。從他的靈魂的境域裏興起了新的情緒，驟然地醒悟了——事實是驚人的，可怕的——以前他並沒有預料到的。他的男子的壯氣驟然來到心上——他失掉了一切他的羞恥和怕她的心理。她是他的——他喜歡怎樣便怎樣！他緊抱着她，他把她半伏在他的懷裏。她閉着眼睛，而他吻着她的頰和唇；然後他聽見她的聲音，羸弱地而且顫慄地——「沙米爾，我愛你！」因為驚訝，勝利和狂喜，在他的內心裏響着喇叭似的大響響。

突然地在外邊廳上傳來一陣脚步聲。他們便驟然跳開了，房門是開着一下子；他看見恐怖在她的眼睛裏。

然後她屈膝蹲下去。「呵，沙米爾！」她叫着。「我的戒指！」

「你的戒指！」他回響着，嚇呆了。

「我的戒指！」她又再說；然後他聽見哈里斯夫人的聲音在門口。「你的戒指嗎，格小姐？」

「我把牠跌碎了，」她說；沙米爾屈膝蹲下去。

他們在桌子下面尋找着。「在這裏跌落的，」她說。「那是我的鑽石戒指。」

「牠一定是滾了去的，」哈里斯夫人說，開始着尋找。

「低下頭去我，沙米爾，」格小姐命令着，而沙米爾服從了；但是他還沒有找到戒指。

他繼續找了一會兒。哈里斯夫人回到桌子那邊去；驟然地她嚷道，「在這裏啊！」

「甚麼！」那一個叫道。「啊，那邊我找過了呢！」

「是在桌腳下面呢，」那女總管說道。

「啊！」那一個說着，把那貴重的戒指帶回到她的手指上。

沙米爾被驚訝所壓迫着；但是過了一下子他便覺得沒有甚麼了。他的女神轉向他來。「不，」她說。「我對不住，沙米爾，但是你所要求我的，那是沒有做到的可能的。」

他莫名其妙地看着他。

「我已經替蘇菲找到了位置，」她往下說，「那便是我所能辦得到的一切了。」

「格小姐！」他叫道。

「真的，」她說，「我以爲你不應該來多求我了。我明白紗廠的人們是很苦的，而我又盡我的能力救濟着。但是，都要雇到我父親家裏做用人——那簡直是荒謬。」

那孩子不能說一句話。他只是驚視着她。「就是這樣子，」格小姐說。「而那些花種子呢——你盡力找尋。如果我要用着的話，我這幾天之內便要。你都明白了嗎？」

「是——是的，」格小姐，「他含混地說。他看見了她的眼光向那總管快射了一下，他到底屈服了。」

「你親自帶着花種來罷，」她接道。「再會。」

「再會，格小姐，」他說着，出去了。

他走下樓，在驚異着。但是當他踏下半梯的時候，他甚麼都忘記了，只留下那些怪奇的語句——
「沙米爾，我愛你！」這些字在他的腦袋裏回響着好像吹着大喇叭。

他不能够把得定他自己。他不能够把這樣的祕密放棄。蘇菲同他走到門口；他叫她出去把那事情低訴給她聽。

那女孩子注視着他，她的眼裏顯着驚異的光波。「沙米爾！」她耳語着，「她一定要嫁給你呢！」

那孩子呆了。「嫁給我！」他喘息着，「嫁給我！」

「啊，是呀！」蘇菲說。「此外她還有甚麼別的意思呢？」

這是個難題。「可是——可是——」他叫道，「那是荒謬的啊！」

「不啊，沙米爾！她愛你呢！」

「但是我是個甚麼都沒有的窮孩子！」

「可是，沙米爾，她很有錢啊！」

沙米爾倒沒有那麼想；不過他承認那是事實。「可是我並不是全般都好，」他辯護着。

「你是甚麼人都覺得好極了！」蘇菲叫道。「你又高尙又漂亮……而她發覺出來了。她是要嚇就而把你拾舉起來的。」

那孩子靜默着，驚訝着。「啊，沙米爾，那正像神仙故事呢！」那女孩子低語着。「你真變成王子了！」

於是她繼續下去，向他說出那樁奇異的故事，震動着他的靈魂。

後來他離開了，她半昏迷地走上街去。他要娶格小姐啊！是的，那一定是真的，因為她曾經告訴他說她愛他！然後，一定地，他要住在那偉大的宮殿裏。那末他怎麼能够休止呢？他將怎麼辦呢？

於是他要變成一個富人了！他勝利了。家裏的人將會怎麼說——當他回去拜訪他的哥哥們的時候，他們將會怎樣想呢？也許能够把那老田地贖回來。

但是他把這些想頭拋棄了。他一定不要想着這件事情——那是自私自利的，卑鄙下流的。他應該想着好的事情，他應該想着要把這一切的錢財盡可能地用在好的事情上。他該幫助窮人。他和格小姐要把他們的生命貢獻在這上面。也許有一天他可以佔有着那僱用童工的紗廠，那麼他能够把他們全數送到學校去讀書！而他變成洛克孟家的一個親屬，總之——他可以有力氣來感化主人亞爾伯丁！而愛德兒和柔西博士——他們聽到他的好運道，又將怎樣地高興呢？

末了，他把這一切的事情都不想了，又回想到格小姐那邊去。畢竟還要打算甚麼呢？她愛他！她

是他的！於是好像火花一閃似地，他回憶着他和她所做的一切；他走着路，因為驚長而顫抖着，在他的血液裏，帶着一種瘋狂。那佔據着他的全身——他總沒有再多一次是這樣的了！當他走到街上去的時候，他伸開着他的手臂，因為他的情緒興奮得他忍受不住了。

然而驟然地，在那騷亂的中間，有一種景象觸着他的眼簾，那把他帶回到人間來。走近他，打他身旁走過的，是一個白鬍子的老人，他曲着背脊，帶着一籃子東西，在沿街叫賣着。這化裝是化得妙極了，可是那不能一刻瞞過沙米爾的。他直挺挺的站着，驚叫道：「却利·斯威夫！」

那叫賣者緊射他一眼。「住口！」他埋怨地道；於是他走將過去，留下沙米爾在凝視着。

而驟然地，有一種新的情緒壓着這孩子。他離這賊盜不過一星期罷了；而他却像一年那麼遙遠。那好像是這麼可怕——多麼出奇的事啊！現在的他，正在打算要一個百萬富翁的女兒——而同時他的朋友和同盟者，可依然在幹着晝伏夜行，逃避着警察的勾當。

在沙米爾的冒險的程途所遇到的許多不幸的人們中間，只有却利是他沒有把恩惠給他的一個人。而且只把眼睛看一看他便聽到他靈魂裏的呼聲了。他怎麼能追逐着他自己的快樂而把却利全給罪惡做俘虜呢？

當沙米爾站着在和這問題掙扎的時候，却利的影子幾乎看不見了。他對於他眼前的事件長篇着；他顫抖着却利，顫抖着他的冷酷的微笑，他的無精的輕蔑。但是他負責任可明顯地顯在他額上——

像兵士在愛情和快樂的氣氛中聽到軍號那麼的明顯。他沒有幫助着却利的可能。但是他一定要嘗試！於是回轉身來跟着那個老叫賣者到他的家裏去。

110

「那末你已經由他們把你轉入一種教會的職業了！」却利·威斯夫說，當他俯坐在他的房裏的時候。

「甚麼？」沙米爾莫名其妙地喊道。

「一種教會的職業，」他重複說道。「懺悔的一個東西啊！」

沙米爾覺得他入房裏來時的那種熱情頓然冷淡了。那慣見的譁笑浮在他的面上；那孩子心裏忽然沉下覺得他是那麼狠心而野蠻的人。菲尼剛和却利·威斯夫比起來可算是一個滾中的嬰孩。

說服他是一種實際的教訓，是一個人熱心而幻想的嘗試。沙米爾突然地決定運用着外交手腕了。

「他們對我很好，」他說。

「我敢說，」他漠不關心地回答。

「愛因博士還是一個好人，」他繼續說。

「呀！」那賊盜評議着，然後很快地又說，「你沒有把我的事情告訴他嗎？」

「啊，沒有！」那孩子喊道。

「一句也沒有嗎？」

「你已經忘記了我允許你嗎？」

「很好，」却利說，「我不過想警告你。倘若你覺得喜歡，你可以和那些教會鬼打成一片——只不要說起你的失散的兄弟們下在坑裏。你要記得我曾取了博士一些錢。」

那孩子驚跳起來。「啊！」喊道。

「你不知道嗎？」他笑道。

「是的，我不知道。」

「當你正在看守的時候，你以為我在幹甚麼？」

沙米爾一時沒有說話。「爲甚麼你偷竊到委西博士呢？」他突然地問道。

「他？爲甚麼不？我知道他的家。」

「不過是一個牧師呀！這似乎很對嗎？」

「啊，對得很，」他笑道。「他得了許多錢。那不是由他的薪水來的，你要知道。」

「爲甚麼不？」

「因爲，他得了一個有錢的妻子。你不是以爲他在那宮殿似的房子是用他自己的薪水嗎？」
「我沒有判到這件事。」

「啊，他很好。——他娶了城裏最有錢女子的一個。他將保持他的舒適生活。」
沉默了一陣。「你們以爲委西博士不是個好人嗎？」沙米爾問。

「我不知道，」那一個說。「我和他沒有意見。但是我喜歡他的職業。」

「他沒有做許多好事給人家嗎？」

「或許有的，」那一個說，聳一聳他的肩頭。

「給貧民嗎？」沙米爾堅持着。

「我敢說，」却利承認着。「但是你該注意這是將他們所有的泥沙都取了出來——使他們做乞丐了。而我不是這一類。」

「你想他爲甚麼要幫助他們？」

「啊，他不過還債罷了，不是嗎？」

「但是教堂裏其他的人——拿錢出來的人。你想他們爲甚麼這樣做？」

那個賊盜想了一下。「我以爲他們這樣做是要使自己覺得樂意，」他說。

「使自己覺得樂意，」那孩子莫名其妙地重複說道。

「真的！」那人說。「你討那些有錢女人的一個——她已經得了她永沒有用勞力獲得的一宗錢，而她愉快自己指揮僕人來過活一生。他時時知道許多人——做工的人——正在受苦死了。她不要這種事使她難過，所以她雇了某一種人好像你的朋友，那博士一樣向他們傳教——或許在聖誕節時給他們一隻火雞。而那樣便去了她心中的煩悶。你知道嗎？」

「是的，」他微弱地說，「我知道。」

「或者另外，」却利又說，「拿那些在那裏的滑頭的剝削者來說——我指那些男人。他們一週內花六天的時間來割其他人的喉，掠奪大眾。你不以為他們很巧妙地知道星期日到來便放一張五元的鈔票在盤上來結賬嗎？」

沙米爾對這些嘲罵找到一點回答。「我不以為你說得公正，」他抗議着。

「爲甚麼不？」他質問着。

「第一點，好像那種人不會走到教堂裏去——」

却利注視着他。「甚麼！」他喊道。

「不會，」那孩子說。

「爲甚麼不？」

「啊，爲甚麼他們要去？他們會不受歡迎——」

却利大笑起來。「你這可憐的羔羊！」他喊道。「你在聖瑪杜教堂幹甚麼？」

「我是管理員的助手，」沙米爾莊重地說。

「是的，」他說。「一個管理員的助手確實沒有看見過許多集會的。」

「我要你解釋，」那孩子停了一下說。

「我不知道從那裏說起，」他答道。「他們那裏有這樣一班優等棍徒。你會注意一個有羊肉肋條狀的頰鬚的矮小而大腹的漢子——看來好像時常吃柿子的嗎？」

「你指喜曼先生嗎？」

「是的，就是那人。他是教堂模標的一個，不是嗎？」

「我以爲是這樣，」沙米爾說。「他是教區委員之一。」

「你從前曾經聽見過亨利·喜曼嗎？」

「我知道他是一個有名的律師；而我聽說他管理洛克孟財產。」

「是的，」却利說，「我以爲你不知道那是甚麼意義！」

「是的，」沙米爾承認着，「我不知道。」

「這就是說，」那一個繼續說，「他是老洛克孟的心腹人，那老人三十年間所做的諸事，他就是幫手。也就是說，現在經營商業，而爲着生意用了所有的詭計。」

有一下靜默。「譬如，甚麼？」沙米爾低聲說。

「譬如，政治，」那一個說。「從洛克孟的保護之下引出了一些諸譎詐騙的人。製造了他們是正人君子的名譽，並且唆使着這班黨徒去選舉他們。去年民主黨撞了進去，藐視他所做的一切醜事；而他竟完全貫通了市議會。」

「甚麼！」那孩子恐怖地喘着氣。

「的確的事實，」却利笑道——「有一個獨立的自來水公司想闖了進來，給民主黨擔保。他們說這化了喜幾四萬五千塊呢。」

「但是你知道嗎？」那孩子叫道。

「知道，沙米？城裏人人都知道。這是一個腐敗的偷竊，顯而易見的。」

沙米爾注視着他。「我不相信！」他喊道。

「胡說！」那一個笑道。「往周圍去詢問一下罷！」他快又說，「爲甚麼，看這裏！你不是曾經告訴我，說你認得菲尼爾——那酒店管理人嗎？」

「是，我認得他。」

「好，你能够一直去總部查出來。他的監督約翰·戈拉漢是監察員之一——他得到那賄賂。去問菲尼爾罷。」

「但是他肯說出來嗎？」沙米爾喊道。

「我相信他肯說的，」却利說，「倘若你一直去找他。這不是大秘密——全城的人已經都在嘲笑這件事。」

沙米爾幾乎震驚得不能說話。「你以為委西博士知道這事嗎？」他叫道。

「倘若他不會做，他是不算都知道的，」他回答。

「是他的教堂的人員呀！」那孩子喘着氣。

「啊，呸！」他笑道。「你太幼稚了，沙米！教堂做的是怎樣的事？啊，看！那老威揚——另一個教區委員罷！」

「你說的是格小姐的父親嗎？」

「是；老洛克孟的姊夫。他是另一個財產的信託人。你以為他是一點不會詭詐的嗎？」

「但是，他是一個宗教改革者！」那孩子狂叫着。

「真的！」却利笑道。「他在大學畢業式時關於代議政體的演說；我想你在『快報』上看過。但是當民主黨競選時，他的兩塊嘴唇却在欺騙着，和士勒七利那新監督妥協；他們進行得這樣好，他的金錢明年將使他第二次被選了。」

「但是爲甚麼？」沙米爾轉呆地叫道。

「爲的是，」却利說，「因爲他要有他在國會裏來打擊那重工業。」

「重工業！」

「自然啊。你不知道他正在鬥爭着嗎？他們要禁止十四歲以下的兒童在紗廠裏作工。威揚着傑克·平伯頓去京城單是爲反對那法令。」

沙米爾緊握兩手坐着。小蘇菲的蒼白憔悴的面容影現在他的面前。「但是爲甚麼他要童工在他的紗廠裏？」他叫道。

「爲甚麼？」却利回聲道。「上帝啊！因爲他可以少給他們工錢而多給他們工作。你以爲他要他們到那裏是爲着他們的康健嗎？」

停了許久。那孩子正在和那仍然附在他身上的幽靈掙扎着。「我不相信他知道這件事！」他一半自言自語的細聲地說。「我不相信！」

「誰？」他問道。

「委四博士！」那孩子說。他忽然立起來。「我將去看他，」他說。

「去看他！」却利回響着。

「是的。他將告訴我！」

却利注視着他露齒大笑。「我鼓舞着你啊！」他叫道。

「我馬上便去，」那孩子簡單地說；那賊忒欣然地拍着股。

「去罷！」他含笑道。「將這件事盤問他，沙米！回來告訴我罷！」

一一一

「委西博士正在吃午餐，」廳門的女僕說。

「請你告訴我馬上要見他，」沙米爾說。「有很重要的事情。」

他走進去坐在圖書室裏，博士走出來，焦慮地望着。「甚麼事？」他問。

沙米爾把苦楚的面容向着他。「博士，」他說，「我剛才得到一個可怕的經歷。」

「甚麼，沙米爾？」

「我不知怎樣告訴你，」那孩子說。「我認識一個人——一個很惡的人；我到他那裏去想說服他幫他入教堂。他嘲笑我，並且嘲笑教堂。他說有惡人在裏面——在聖瑪杜教堂裏面，委西博士！他告訴我那些就是惡人和他們所做的事情！博士——我不能相信你知道這些事——你會不管這些事！」

那一個恐怖地注視着他。「我親愛的孩子，」他說，「世上有許多惡人，我不能一概都知道。」

「呀！但是這是可怕的呀，博士！你將要查出來——你不能任這些人留在教堂裏。」

博士走起來開了書房的門。然後他把他的椅子拉近沙米爾。「現在，」他說，「是那一個呢？」

「是威揚先生，」沙米爾說。

「威揚先生！」他垂頭喪氣地叫着。

「是的，委西博士。」

「他做了甚麼事？」

「你不知道打整重工業的便是他嗎——他以上院議員的名義有意做這件事呢。」

博士注視着他。「重工業！」他喘着氣說。「你就是指那件事嗎？」

「是的，委西博士，」沙米爾說。「你真不知道嗎？」

「甚麼，我知道威揚先生是很反對那案的。他公開地反對。他那樣做是很對的，不是嗎？」

「但是以上院議員的名義來打整呀，博士！」

「好，我的孩子，威揚先生對於政治是很有興趣的；自然，他要使用他的勢力。爲甚麼不呢？」

「但是，委西博士——那是一件惡事呀！想一想蘇菲罷！」

「但是，我的孩子——我們不是已經替蘇菲在威揚先生家裏找得了一個位置嗎？」

「是的，博士！但是還有其他許多人呀！想一想那可怖的紗廠裏的苦痛和慘狀罷！威揚先生給這

優渥的工錢。而他是這樣一個富人——倘若他肯，他是一定可以幫助重工的。」

「真的，沙米爾——」博士開始說。

但是那孩子看見他面上不快的皺眉，趕快說下去。「這不過開始呢！聽罷！還有喜曼先生！」

「喜曼先生！」

「亨利。喜曼先生，那律師。他已經做了更壞的事情——」

牧師忽然緊握他的兩手。「真的，沙米爾！」他叫道。「說得太多了！你是非常耐心的！」

「博士！」那孩子痛苦地說道。

「照我看來，」博士繼續說，「你應當對我更細心考慮一下。你在這裏已經待遇得很好了——你

已經受盡不止一端了。」

「但是和這有甚麼關係呢？」孩子狂叫着說。

「這是必要的，你應當記住你的地位。這確不是你一個小小的孩子，一個下屬的職員配來和我談

論教區委員會。」

「一個下屬的職員！」沙米爾昏迷地回響着。「但是我的位置和這有甚麼關係呢？」

「大有關係，沙米爾。」

那孩子注視着他。「你不了解我！」他叫道。「我不是爲我自己這樣做！我把我自己捲開！我想

保全教堂！」

「你說甚麼——保全教堂？」

「甚麼，博士——看呀！我去感化一個人而他嘲笑我。他不願和教堂有甚麼關係，因為像喜曼先生這樣的惡人還在裏面。他說因為他們有錢所以保全他們不致出醜——他說——」

「喜曼先生做了甚麼？」那一個迅速地質問着。

「他賄賂市議會，先生！他賄賂牠來打擊自來水廠。」

委西博士從椅上站起來開始在地板上興奮地走來走去。「告訴我，博士！」沙米爾叫着。「請告訴我！你確不知道那件事嗎？」

博士忽然轉向他。「我不以為你完全明白各種情形，」他說。「你來和我談及喜曼先生的故事。

你知道他是我的妻舅嗎？」

沙米爾握住椅子的靠手驚異地注視着。「你的妻舅！」他喘着氣說。

「是的，」他說。「他是我妻子的惟一的兄弟。」

沙米爾沮喪地沉默着。博士繼續在地板上走着。「你看，」他說，「你把我放在甚麼地位。」

「是的，」那孩子說。「我知道。這是很可怕的。」他很焦慮地說下去：「但是，博士，你不知道這件事。啊，我相信——請告訴我你不知道這件事！」

「我不知道這件事！」博士喊道。「還有什麼，我到現在還不知道呢！自然我已經聽到這些謠言傳了。喜曼先生是一個負很多責任的人，他有許多敵人。我可以相信我所聽見的關於他的一切事情嗎？」

「不」，沙米爾退後說。「但是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

「人人！」他叫着。「人人是誰？誰告訴你？」

「我——我不能說，」那孩子吃吃地說。

「他怎樣知道？」博士繼續說。「他是甚麼樣的人？他是一個好人嗎？」

「不，」沙米爾微弱地承認着說。「我恐怕他不是。」

「他是愛他人，爲人服務的一個人嗎？他是永沒有說謊——你能在關於你最親愛的朋友的事情上相信他嗎？倘若他告訴你我是一個行賄者和一個棍徒，你相信他嗎？」

沙米爾不得不承認却利·斯威夫不是這樣的人。「委西博士，」他快說道，「我承認我是錯了。」

我來得太快。我將在明這些事情；倘若他們是對的，我將證明給你看。倘若他們不對，我將羞慚而去，一生不復來擾你了。」

沙米爾說得很恭敬；空氣間仍有嚴厲的決斷——博士注意到了。「但是，沙米爾」他抗議着。

「爲甚麼——爲甚麼你要管這些事情？」

「管這些事情！」那孩子說。「當然的，倘若他們是真的，我便要管。你不是以為倘若他們被證實了，你仍舊會讓這些人留在你的教堂裏嗎？」

「我不以為，」博士莊嚴地說，「我可以說倘若碰到這樣可怕的事我應當做甚麼。」

「不，」沙米爾回答說，「你是對的。第一要查明真相。」

於是沙米爾離開了。

他一直和他的朋友菲尼剛那裏去。

「哈囉！」菲尼剛喊着。然後說，「我的事情怎樣了？」他露齒大笑地問着。

「東西博士說他將要替你看，」這孩子回答。「但是我仍然沒有預備講及那事。還有別樣的事情的到來。」

他等待着直至他的朋友已經侍候了一個顧客的需要，直至那顧客已經飲盡一杯啤酒去了的時候。然後他叫那酒店管理人走到屋的一角去。

「菲尼剛先生，」他說，「我要知道一些重要的事情。」

「甚麼事？」那一個問。

「你認得喜曼先生——亨利·喜曼律師嗎？」

「他不是在我的帳單裏的，」菲尼剛說。「我認得他因為我見過他。」

「我聽得有人說他在市議會與打壞自來水廠案有關。是嗎？」

「是的，你可將你的性命來打賭！」那酒店管理人笑着說。

「這是真的嗎，他買通了市議會？」

「你可將你的性命來打賭，那是實在的！」

「戈拉漢先生得了賄賂是真的嗎？」

菲尼爾懷疑地望一望那一個。「你說，」他道，「關於那些你有點甚麼事嗎？」

「聽罷，」沙米爾嚴重地說。「你知道喜曼先生是我的教堂裏的人。他是委西博士的妻舅，因為這樣使得這件事更多糾葛。委西博士已經聽到這些可怕的故事，你能够知道他這樣難辦。他不能任這樣作惡的人不受懲戒的過去了。」

「噢！」那一個說。「他要幹甚麼？」

「我不知道，」沙米爾說。「他沒有告訴我。首先，你看，這要確實知道事情是否真確。自然，喜曼先生不會告訴他。」

「是的，」菲尼爾說。「未必會訴他罷！」

「所以博士根不容易調查出來的。你知道——他是一個牧師，他只搵見好人。但是我告訴他我會代他查出來。」

「我知道了，」菲尼剛說。

「我所要的？」那孩子說，「是能够告訴他原由一個受賄的人的口中聽來的。我不願說出誰來——他將信我的話。你猜戈拉漢先生會說出來嗎？」

那酒店管理人想了一下。「你在這裏等一等，」他說。「那監督只住在轉角的地方；或者我能够得到博士所需要的。」

於是沙米爾坐下來等候着；幾分鐘內約翰·戈拉漢走進來了。他是一個矮胖紅面的愛爾蘭人，和氣而且有趣——全不像沙米爾所想像的暴徒一樣。

「你說，約翰，」菲尼剛說。「這孩子時常替伯泰·洛克孟作工的；並且他曾介紹了一個女孩子替威揚家做工。」

「這樣！」戈拉漢說。

「你以為怎樣，」那一個繼續說。「他聽老亨利·喜曼說——他說你們一班人在自來水廠案中贊助他。」

「說罷！」戈拉漢說。「他那樣說的嗎？」

「他說的，」菲尼剛說，不給沙米爾一個機會來回答。

「好，」那一個說，「他是一個瞎吹牛的人，他知道這件事。這是一個決定的謬案，我們沒有一

點關係。有一個獨立自來水公司想要得一個特權——一定要把自來水的半數來供給全城。每次我付水費的時候我很抱歉我沒有維持到底。結果自來水在我是得到了便宜了。」

「他這還化了他六萬元，」菲尼剛說。

「或許是，」那一個說。「你不能說出團體裏得到甚麼。我所知道的是他們在會議裏十個人每人得了二千元。」

停頓了一下。沙米爾緊握著兩手靜聽着。

「他自己給你的嗎？」菲尼剛問。

「隨，喜曼嗎？不，他給斯勒托里，斯勒托里由他的辦公處到這裏來的。是啊，他總說他對於這件事情的關係能？」

「不，不確。但是他為保持自己的地位起了一場大喧擾。」

「是的！」戈拉漢說。「我敢說！他已經得到了他的新特權，並且他和洛克孟的財產每月可以從這裏面淨得一萬塊錢。我那兩千元在我得到的那個星期便化去了——我費了兩倍才得到被選——還沒有把飲食算在裏面。這是一種大欺騙，作一個監察員，不是嗎？」

「那作為甚麼幹呢？」沙米爾微駭地問。

「我不再幹了，小伙伴，」酒店主人說。「我做高尚的約翰以終餘年，我想那不是我應做的。下

次者獲利。喜曼要做他的醜事，他可找比我更需要錢的人！」

然後高尚的約翰繼續討論洛克孟威爾的政治，并曝露一個商業利益競爭的城中的無恥的和離奇的腐敗事情。麻煩的是，顯明的，人民開始反叛了——他們被這麼多的方法掠奪也够了，他們想用選舉票來設法解救。屢次當他們選舉的新人物實行他們的意志之後，大公司便撞入去買通立法者。再後一次是聯合黨成糾紛；最後是監察員的三個是工黨領袖——戈拉漢叫他們做「壞鱗魚」。

沙米爾靜聽着，他的最後的幻想一個一個撕得粉碎了。在每次新市政府成立之下都有一種由普遍的爭奪而獲得的利益：那些爭奪者似乎包括聖瑪杜教堂裏每個虔誠尊敬的人物，他們的名字沙米爾都聽見過的。還有老格提士先生，另一個教區委員，他每星期日的早晨吃飯菜，看來好像阿利比亞的天主的信徒。他要在他貨倉面前的路邊上堆滿了箱子，他到斯勒托利那裏去給他二百元。

「還有威揚先生！」沙米爾喊道，當他突然想到。「他作那一黨的靠山可是真的嗎？」

「仁慈的上帝啊！」戈拉漢笑道。「你聽他那樣說嗎？」

「別個人告訴我，」他答道。

「好的，」那一個說，「事實是這樣，威揚在選舉之前得到了暗語，於是他站在斯勒托利那邊去了。我知道，因為斯勒托利告訴我。我們把他踉蹌——若果沒有他的錢，我不敢想着我們會完全成功的。」

「我知道！」那孩子細聲地說。

「呵，他是一個滑頭鬼！」酒店主人笑道，「你看他的電車路得了新特權——九十九年，同時他還是甚麼都想要！試去聽一聽他的改革的報告罷！看見那些人在上峯便使我發狂起來了。他們在我們每人所得的錢中得了一千元；但是他們是超等的公子，他們不願和我們每一個壞人在街上講話。他們是高級市民，教堂的柱石——這不會使你痛恨嗎？」

「是的，」沙米爾低聲說，「就是這樣，使我痛恨！」

一一一

沙米爾現在有他的證據了；他一直回到委西博士那裏去。「博士，」他說，「我能够告訴你我所知道的了。我已經聽到由一個得錢的人說了。」

「他是那個？」博士問。

「我不能告訴你，」那孩子說——「這是不誠實的。但是你知道我是講真話的。這個人親口告訴我齊曼先生拿二萬塊錢給斯勃托利，民主黨的監督，來給十個監察員投票反對其他公司的自來水

廠。」

停了很久；博士坐在他面前注視着。「你要我怎樣做？」他微聲地問。

「我不知道，」沙米爾說。「那是要我告訴你應該怎樣才對嗎？」

又停了一下。

「我的孩子，」博士說，「這對於我是一件可怕的事。喜曼先生是我的妻舅，我的妻很愛他。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教堂裏甚麼事我都靠着他。」

「是的，」沙米爾說。「但是他賄賂市議會。」

「這會成爲一件可駭的毀壞名譽的事，倘若被人知道的話，」博士繼續說。「你想想這對於聖瑪利亞教會怎樣可怕呀！」

「還有比這壞得更多的呢，」那孩子說。「因爲民衆聽見這事情，他們會說教堂庇護惡人。」

「你想用怎樣的重責加在我上面！」牧師痛苦地說。「我自己家裏的人！」

「這對我也一樣困難的，」沙米爾快說道。

「怎樣？」

「因爲威揚先生，先生。」

「那怎樣？」

沙米爾心想說——「他是我的岳父。」但是在最後的一刻，本能告訴他還是讓格小姐自己去宣佈

。所以他換着口氣說，「我想及蘇菲。」

「這不是完全一樣，」博士說；他重複着問道，「你要我怎樣做？」

「真的，我不知道！」那孩子抗議着說。「我在周圍摸索着找尋甚麼是對的。」

「但是你一定得有一點意見給我啊！」他焦慮地喊道。「你要我揭發我的妻舅驅逐他出教堂

嗎？」

「我以為，」沙米爾莊重地說，「他會被送進監獄去。但是決不可以爲他是應當被驅逐出教堂

——除非他沒有改悔。首先我們應當教導他，我想。」

「以揭發來恐嚇他嗎？」

「我告訴你，博士，」那孩子快說道。「我已經細想過了；我不以爲揭發和懲戒那一個人會有好

處。那不過引起悲慘與怨恨——我們不應該憎惡任何一個人，你知道。」

「呀！」博士放心地說。

「主要的是惡事已經做了。這種掠奪民衆的事一定要停止！而這是已被偷竊的事——讓它給你一

個例證。今日我撞見向我來這裏偷竊的人；他第一次偷你的銀器時我已看見。」

「是的，」他說。

「那人請我不要說他做的事情，我應允了。我覺得對他正如你對你的妻舅一樣——我不願宣佈使

他入獄，但是我看到我應當做一件事的正當辦法——我應當使他將所偷之物送還！那是正當的，不是嗎，博士？」

「是的，」委西博士立即說，「那是正當的。」

「很好，」那孩子說，「關於喜曼先生的事也一樣地真實。他已經掠奪民衆。他已經得到一種特權使他和洛克孟的財產每月能夠由大衆裏約摸得到一萬塊錢。他們一定要捨棄那個特權！他們一定要捨棄他們從這種特權裏所得的每一塊錢！依我看來，那就是全部的故事——別的沒有了。你能够喧嚷着與賄賂和欺騙無關係，但是你没有解決那一件事，假如你拿不到偷竊的錢回來的話。」

停了一下。你不知道我的意思嗎，博士？」沙米爾問。

「是的，」他答道，「我知道。」

「對麼？」沙米爾說。

「這種嘗試是沒用的，」博士說，「他們永不會這樣做。」

「他們不會嗎？」

「不會。世界上沒有教他們這樣做的辦法。」

「我們要不要恐嚇着去告發他們呢？」

「不，也不要這樣。」

「我們要不要將他們坐監呢？」

委西博士不作答。那孩子坐着等候。然後忽然他低聲說，「博士，我以為叫他們捨棄罷。我現在看得很明白——那是我的責任。他們一定要捨棄！」

又是一次的沉默。

「委西博士，」那孩子帶着痛苦的聲音說，「你一定要幫助我啊！」

突然地，博士緊閉着口唇。「不，沙米爾，」他說。「我不！」

那孩子默然地坐着。他覺得一種暈眩罩住了他。「你將由我單獨幹嗎？」他用微弱的聲音說。

那一個不作答。

「我不對嗎？」那孩子狂叫着說。「我沒有說真話嗎？」

「我不知道，」博士答道。「這於我是太難解答的一個問題。我只知道我不覺得這些事情是在我

範圍內所該做的；我願與這些事情沒有關係。」

「但是，博士，你是教堂的代表啊！」

「是的。我一定要服務教堂的事。」

「但是人民被掠奪不是教堂的事嗎？」

沒有回答。

「你拿出仁慈來罷！」沙米爾抗議着說。「你假作要幫助貧民！我把事情帶來給你，而你承認你
不能幫助他們——因為那是太多了。而你不能說出這些事情的成因。但是我這裏指示你——我證明給
你看，使人民貧窮的原因是什麼？他們被掠奪——他們被踐踏！他們自己的政府被人偷去了，反而時
常用來欺騙他們！而你又不願你大聲疾呼的來幫助！」

「沒有事情我能够做的，沙米爾！」牧師狂叫着說。

「但是有的！有的！你不願嘗試呢！你至少應該收回你對於這些罪人的幫助！」

「我的幫助！」

「是的，先生！你幫助他們！你允許他們留在教堂裏，你核准他們，你庇護他們，保護他們被人
攻擊！倘若我明天走出去想揭開民衆的眼睛，會沒有人來聽我的說話，因為這些人是這樣可敬！——因
為他們是教堂裏的教徒，又是你的朋友和親戚！」

「沙米爾！」牧師喊道。

「還有更壞的，先生！你拿他們的錢——你讓教堂依靠着他們！你自己告訴我的，先生！你把他
們的錢給貧民——正是他們所掠奪的民衆！那便是蒙蔽民衆——他們感恩，而他們不明白！所以你幫
助他們保存他們錢鍊！你不見到嗎，委西博士？——啊，這正是和你爲那目的而被雇傭的一樣！」

委西博士已經激怒起來了。「真的，沙米爾！」他叫道。「你已經超過了剛強的限制了。這不能

够繼續着！我不願再聽了。」

沙米爾傷心地坐着，「那末你將遺棄我了！」他喊道。「你要叫我單獨去幹了。」
那一個注視着。「你將幹什麼？」他質問着。

「第一，」沙米爾說，「我將去看這些人。我將給他們一個機會去知道他們的錯誤。」

「孩子！」博士叫道。「你發狂了！」

「也許我是的，」他答道。「但是我怎能能够忍受呢？」

「至少，」那一個喊道，「倘若你採取這樣的步驟，你要使他們明白我沒有叫你去，而你是沒有得到我的許可的。」

沙米爾許久沒有回答。好像是他的朋友已經說了毫無價值的話。好像委西博士是一個懦夫！

「不，先生，」最後他說，「你可以安心。我將把全個責任負在肩上。我可沒有理由再來煩擾你了，我想。」

他一面說着，一面站了起來，從那屋裏走了出去。

在沙米爾已經離開委西博士以後，他淹沒在一陣淒涼的浪潮裏。他又再是孤獨了，全世界又是在和他作對了！

一下子，他受了一種衝動而想回去不管事。總之，他不過是一個孩子罷了；他是甚麼人，怎麼來反對那些聰明而偉大的人物呢？但是，時常驅迫着他的，好像刺刀似的思想又湧到他的心中來了——又想到那些受苦飢餓的民衆了。真的，在一個世界裏有這樣多的痛苦和壓迫，死了還比生存好些！那是真的，他寧願死不願讓這些事繼續進行而不被人反對。所以不能夠轉回去不管事——除了他能夠做的事情之外沒有別的甚麼了。

他應當從那裏開始呢？他想到喜曼先生——一個於他的工作最沒有希望的人。沙米爾從第一次見他的時候已經害怕他了。

然後他想到威揚先生；他應當從他開始嗎？這使他記起那已經被事情的衝進而驅去了的東西。格小姐！他怎樣對付這些事呢？當她知道她父親的罪惡時，她怎樣想呢！

一個新的念頭來到沙米爾眼前。爲甚麼他不應當取得格小姐對他的信用呢？她會成爲幫助他的個人。她已經爲他而幫助薇菲；她又已經爲他而應當助亞爾伯。真的，這樣密切地知道關於她家庭的事情是她的權利。至於關於她自己的父親，她一定知道得更深切了；他一定會把她的勸告怎樣地去接近他。

他竟到那屋裏去探問解釋。

「你和格小姐說我要見她。」他說：「這是很，很重要的事。」

於是蘇菲去了，回來帶他上樓去。

「沙米爾」他的女神說，「你下午來見我不是安全的。」

「是的，格小姐。」他說。「但是這是很嚴重的事。這和我自己無關。」

「甚麼？」她問着。

「這是你的父親的事，格小姐。」

「我的父親嗎？」

「是的，格小姐。這是一個長故事。我將要從頭開始。」

那末，他但願他入教堂的故事，和那激動着他的熱情，以及他怎樣地要幹那教會改革的工作；怎樣碰上一個惡人拒絕他的信心，這人所說的是十二分可驚的事情。當他說到却利。所以失購及她自己的父親的事情時，沙米爾安排刪改那篇故事，但是格小姐可要聽得整個兒，甚至於因他沒有更詳細的說給她而好像使她失望。

「這有甚麼！」她快樂地喊道。「我常常知道他是一個老鴉精；我和你打個賭，你還沒有查出他百分之二，沙米爾！」

沙米爾繼續演講及戈拉漢所披露的事。

「你犯那告訴委西博士嗎？」她驚訝地叫道。

「是的，」他說。

「他說甚麼？」

「他不想管這事。因此所有的事情都留給我來做。」

「你現在要怎樣做？」

「我不知道，格小姐。只是有一件，我想我一定要見你的父親。」

「見我的父親！」那女郎喘着氣說。

「是的，格小姐。」

「但是爲甚麼？」

「要使他知道這些事是多麼的壞。」

那一個靜開着驚異的眼睛注視着他。「你以爲，」她叫道，「你婆到我父親那裏去和他說着他在

政治上所做的事嗎？」

「啊，是的，格小姐——我還能做別的甚麼事嗎？」

格小姐取出她的手帕來，遞往她的臉兒伏在桌子上。她被某一種情感所克服，這種情感的性質是

不明瞭的。

那孩子自然是駭怕起來。「小格姐！」他叫着。「你不是惱我嗎？」

她用含糊的聲音答道，「不，沙米爾——不！」

然後看見她拾起頭來，她的臉兒有點紅了。「去看他，沙米爾！」她說。

「你不介意嗎？」他焦慮地叫道。

「不，一點也不，」她說。「一直向前去看你能够做什麼。他是一個很壞的俗人：倘若你能够軟化他的心，這將對於我們兩人是最好的事。」

「這在我們的關係間不會有甚麼罷？」他問。

「在我們的關係間嗎？」她重複地說；然後又說，「一點也不。但是記着，自然，不要說給他關於那樣的事。不要使他知道你認得我！」

「自然不，格小姐。」

「告訴他你由教堂來的。好的，切切實實的告訴給他，沙米爾——因為我相信他已經做了你所告訴我的事情，並且還有許多是更壞的。」

「格小姐！」那一個喘着氣說。

「記着，沙米爾！」她又說。「來告訴我以後怎樣。或者我能够告訴你下次怎樣做。」

停頓了一下，兩人互相望着。然後格小姐在一個情緒突然爆發中喊道，「啊，沙米爾，你是一個天使！」

她哈哈大笑；迅速地，好像一隻鼓翼的鳥，她斜倚着他，用她的口唇吻着他的頰。然後好像閃電一般，她去了；剩下沙米爾獨自在迷惑着。

沙米爾立刻出發到威揚先生的辦公處去。但是正在他來到橋邊的時候，威揚先生的汽車便閃了過去；於是他轉回他的家裏來。

這時他來到了前門。「我是沙米爾。披雷斯考，由聖瑪杜教堂來的，」他向管家說。「我要見威揚先生有重要的事情。」

威揚先生坐在他的書室裏近窗的大靠椅中。他的周圍是沙米爾似曾見過的最精選的書籍；在華真的室中是一種深沉久遠的靜寂氣象。威揚先生高大而莊嚴，有一種說不出的獨斷而謹慎的神氣。

沙米爾握着兩手即刻衝上前去。「我是沙米爾。披雷斯考，教堂裏司事的孩子，」他說；「我要和你談及一些很，很要緊的事。」

「啊？」威揚先生說。

然後沙米爾再一次講說他怎樣被人帶入惡途，又怎樣被委西博士說服。他詳細的講着那故事，欲使那一個會了解他的熱心。然後他講及已經做了一個改信宗教者，和最後怎樣遭到却利·斯威夫。

「這個人不願入教堂，」他委婉地說，「因為有惡人在裏面。」

那一個莫名其妙地，有趣地陪着他。『這些人是誰？』他問。

『你自己是其中的一個，』沙米爾說。

威揚先生驚跳起來。『我自己！』他喊道。『我做了甚麼？』

『一件事，』沙米爾答道，『你雇用小孩子在你的紗廠裏工作，而你以上議院議員的名義來破壞實工業。還有，你演說裝作一個政治改革家，而你拿錢給斯勒托利，所以他給了你許多的特權。』

沉默了一下，然後威揚先生回復他的呼吸。『少年，』最後他叫道，『這是荒唐無禮的！』

那孩子突然向他跳了來，伸出他的兩手。『威揚先生！』他叫道。『你將對我發怒！但是我請你不要狠心！我來這裏是爲你自己好的！我來因爲我不能容忍這樣的事情乃是聖瑪杜歌臺的會員做出來的！』

約摸一兩分鐘威揚先生溼視地坐着。『讓我問你一件事，』他說。『委西博士知道這件事嗎？』

『我首先到委西博士那裏去，』沙米爾答。『他不願干預這事。他說倘若我來到你這裏，我一定要說明他是不贊成的。我是由我自己的意志來的，先生。』

又停頓了一下。『你將對我發怒！』沙米爾又再說道。

『不！』那一個說。『我不發怒——因爲你不過是一個小孩子，你不該得你在做甚麼。』

「啊！」沙米爾說。

「你很欠缺一些生活的智識，」那一個又說。

「但是，威揚先生，」那孩子喊道，「我所說的事是真的呀！」

「那是真的——略有幾分，」他答道。

「那是很錯誤的事呀！」

「在你似乎是這樣。因為你關於這樣的事不十分懂得。」

「你把你的國家的政府弄腐敗了，威揚先生！」

「我的國家的政府，好像你這樣叫牠，為一些變詐的政治家所組成，他們是專以掠奪我所做的

事為生的。」

停了一下。「你看，少年，」威揚先生說，「我有許多責任負在肩上——許多利益由我保證。這

樣好像我被一羣豺狼包圍着。」

「但是同時，」沙米爾叫道，「自由政府變成怎樣？」

「我不知道，」那一個答道。「我有時想，倘若人民不改革，自由政府就到了末路。」

「但是人民當幹什麼，先生？」

「他們應當選舉忠實的人，可與共事的——不要現在所選的鄙野的酒店主人和喧鬧的工黨領

補。」

沙米爾想了一下。「可與共事的人，」他說——「但是你要做那一類的事？」

「你的意思是怎樣？」那一個問。

「你去那些政治家那裏得到了一種特權，他由你隨意抽稅九十九年。你以為那對於民衆是好事情嗎？」

沒有回答。

「你所保存的財產有好多是這樣弄來的呀，先生？」

威揚先生額頭一縐。但是沒有一個人看見了沙米爾苦楚的面容而能够發怒的。

「少年，」他說。「我只能再告訴你，你不懂得世界。倘若我站開，事情會有兩樣嗎？那些特權會給了別一羣人罷了——完全是那樣。這是資本競爭呀。」

「資本競爭，」那孩子回響着。「換言之，就是爭錢，你取你能取的東西？」

「你可以那樣做，先生。」

「你想當你已經爲你的一羣人得了一分的時候，你的責任就完了！」

「是的——我以爲是這樣。」

停了一下。「我知道得很清楚，」沙米爾低聲說。「只有一件事我不明白。」

「那甚麼？」

「你爲甚麼要入教堂，先生？金錢競爭和耶穌教訓有甚麼關係？」

沙米爾知道他已經超過了談話的目的。「真的，少年，」威揚先生說，「我不能夠看出這樣談話有甚麼結果。」

「但是，先生，你弄壞了教堂的名譽！」

「這個題目不該講罷！」威揚先生嚴厲地說。「你憑着我的好品性。你忘記你的地位。」

「我從前記得我的地位，」沙米爾壓抑着聲音說。「但是我不知道我的地位是甚麼？」

「那是很明顯的，」那一個答道。「你的地位是做你的工作，尊敬你的上司，不要發表你的意見。」

「我知道你是對我生氣了，」那孩子說，「我不能使你明白——我只要找尋真理。我要做正當的事，威揚先生！」

「我以爲你是做了，」那一個開始說——

「我要知道，先生——做我的上司的別一個人，要有甚麼資格？」

「比你老成的人，他們是聰明的——」

「但是這是年歲與聰明嗎，威揚先生？我爲亞爾伯·洛克孟少爺作工，他不比我老。而他仍然是

我的上司！」

「是的，」那一個承認着——

「不管他過的是不好的生活，先生！」

「甚麼！」

「是的，威揚先生——他喝酒，和壞女人在一起。而他仍然是我的上司。」

「哼！」威揚先生說。

「這不是只因爲他得到一宗錢嗎？」沙米爾強硬地追問着。

威揚先生不答話。

「這不是我的「地位」只因我完全沒有錢嗎？」

又是沒有回答。

「我看見真理，我要說出來！我從什麼地方能够得到一個我可以得到的「地位」呢？」

「確實的，」威揚先生冷然地說，「你將要自己解決那個問題了。」

「顯然的，金錢爭競我是應該參與的——倘若只是金錢有價值的話。」

「少年，」那一個說，「我替你難過——在你未讀人情世故以前你將受更大的打擊。你要活下去，你將要學着做人，或者我們中有許多人會覺得兩樣，倘若我們能够有我們的方法。但是你將覺到生

活是一個艱難的競爭。這是為生存而競爭，生存的人是較適合的人——」

突然沙米爾舉起他的手。「我感謝你，威揚先生，」他莊重地說，「但是我老早是知道了。」

「你以為怎樣？」那一個問。

「我不能解釋？」他說「你不會了解我。我看你是斯賓塞爾的信徒。那是好的——只是為甚麼你要入教堂？為甚麼你假充信從耶穌——」

突然地威揚先生站了起來。「說得太多了，」他說。「我一定要請你離開我的家。」

「但是，先生！」沙米爾叫道。

「不要再說！」那一個喊道。「請離開這裏！」

於是談話便終止了。

二四

沙米爾從早晨以來沒有吃一點東西，但是他不懂得飢餓。他悲愁絕望而發暈了。撞到一個世人如威揚先生，冷淡、殘忍而專橫——這對於他是一種可怕的苛責。這人在他看來好像是個罪惡的大營壘；除了無能力的怒目而視之外，他又能够做甚麼呢？

他回家，蘇菲在門口遇着他。「我想你一定要早點吃晚飯，沙米爾，」她說。

「爲甚麼？」他沉悶地問。

「你今晚教堂裏有事！」

「是的，」她想起，「有教區會議，我要點火。但是我討厭教堂的工作。」

「討厭教堂的工作嗎！」那女孩子喘息着說。「是的，」他說。然後他將今日所經歷的故事說給

驚訝而駭怕的家庭聽。

蘇菲聽着感到興奮。「你去見威揚先生」她駭怕地叫道。「啊，沙米爾，你多麼勇敢呀！」

「他令我離開他的家，」那孩子痛苦地說。「委西博士捨棄我——我完全沒有人幫助了。」

蘇菲走向他來，抱着他。「你有我們，沙米爾！」她喊道。「我們站在你一邊——我們不嗎，母親？」

「是的，」斯提孟夫人說——「但是像我們窮人能够做些什麼呢？」

「你還有格小姐！」停了一下蘇菲說。

「格小姐！」他回響着說。「她會站在我這邊去反對她自己的父親嗎？」

「她告訴你她愛你，沙米爾，」那女孩子說。「她知道你是對的。」

「我要去看她，」停了一下，沙米爾說。「我已答應把我聽到的情形去告訴她。」

「我也看她去！」那一個說。「啊，我相信她將站在你那一邊！」

那女孩子的面容興奮到發熱；沙米爾望齊她，第一次他感覺到蘇菲確是美麗。自從她每日在威揚先生家吃了一餐之後，她的面容豐滿，她的面色回復了。「你以為格小姐會幫助嗎，母親？」她問。

「我不知道，」斯提孟夫人躊躇地說。「這是很可怕的——我不能夠知道底細，為甚麼那樣的事情却要這樣做。」

「你不以為沙米爾做得對嗎？」那女孩子叫道。

「我——我想也許是這樣罷，」她答道。「這很難說——這將弄成很多的麻煩呢。倘若格小姐發怒，你會失了你的位置！」

「啊，母親！」蘇菲說。兩個少年互相注視着而忽然沮喪着。那是他們永沒有想到的。

「你一定不要這樣做，蘇菲！」那孩子說。「你一定要由我去幹！」

「但是為甚麼你應完全犧牲呢？」蘇菲答道。「假如這子你是對的，於我是不對麼？」

「但是，蘇菲！」斯提孟夫人哭着說。「假如你失了這個位置，我們要餓死！」

他們又再互相注視着，眼睛裏充滿着恐怖。「蘇菲，」沙米爾說。「我禁止你干與這件事！」

但是他心裏知道他最好是不說這句話。斯提孟夫人也知道，駭怕到面色都變白了。

那孩子趕快吃了幾口東西，於是到教堂去做他的工作了。但是他心裏沒有從前的快樂。以前他

做的是上帝的工作；但是現在他只服役威揚和喜曼兩人——很明顯的，無論他在世界上那裏和怎樣工作，都是當時服役他們的。

「你錯了，」當他到來的時候，司事雅各老先生這樣說。

「是的，先生，」沙米爾說。

「柔西博士留育，說你一回來他就娶見你。」

那孩子心裏一跳。博士忽然反悔了嗎？「他在那裏？」他問。

「在教區會議室，」那一個說；於是那孩子往那裏去。

在他走進去的時候，柔西博士跳了起來。「沙米爾，」他猛力地叫道，「這件事可要停止了！」

「甚麼事，柔西博士？」

「你的行為出乎容忍之外，孩子——你逼得我發狂！」

「我現在做了甚麼呀，先生？」

「我的葬身剛到這裏，作了可怕的擾亂。你已經在教堂的集會裏毀壞他的名譽！」

「但是，柔西博士！」沙米爾驚異地叫道。「我沒有做這樣的事！」

「但是你一定有！」人人都說了。

「博士，」那孩子鄭重地說，「你錯了。我去見威揚先生，好像我已經告訴你的一樣。而除了現

在和蘇素及斯提孟夫人說了之外，我並沒有和其他的一個人說到這件事。……對，是的，」他決又說道——和格小姐說的！」

「啊！」那一個喊道。「正是這樣！格小姐是喜曼先生的女兒的同學；自然，她即刻去告訴她。自然她將告訴所認得的每一個人——全會議明天會把這件事說個不休！」

「我很抱歉，先生。」

「你看你使我怎樣麻煩！我一定要明白告訴你，沙米爾。這件事不能繼續一分鐘。除非你準備捨棄你這些荒謬的觀念。你司事的孩子的責任，你一定要離開教堂。」

沙米爾驚駭地注視着他。「離開教堂！」他叫道。

「當然！」那一個斷定地說。

「愛西博士！」那一個喊道。「你說你真要逐我出教堂嗎？」

「我要，先生！」

「但是，博士，你有權利逐我嗎？」

「權利？爲甚麼沒有？」

「你有權利取消我的工作，你有權利逐我出教堂嗎？」

「沙米爾，」發狂的牧師叫道，「我不是這教堂的牧師嗎？」

「但是，博士，沙米爾說，『這是上帝的教堂呀！』」
停了很久。

最後沙米爾又再說話了。「告訴我，博士，」他說。「當喜曼先生來見你的時候，他否認他已犯的那罪嗎？」

「我沒有問他，」那一個回答。

「你沒有問他！」那孩子沮喪地喊道。「你甚至沒有十分注意那件事嗎？」

又停了一下。「我問威揚先生，」沙米爾低聲說。「他承認他有罪。」

「甚麼！」那一個叫道。

「他承認了——他的全部談話是犯罪的承認。他說人人都做那些事，因為那是賺錢的方法，而人人都要賺錢。他稱之為競爭。然後我問他為甚麼人耶穌的教堂，他令我走出他的屋外。」

委西博士揚着眉諦聽着。「你現在想做甚麼？」他問。

「我不知道，先生，我以為我要揭發他。」

「沙米爾，」牧師喊道，「在你所有這些野蠻行為當中，你對於我沒有一些感恩嗎？」

「啊，博士！」那孩子叫道，苦楚地緊握他的兩手。「不要對我說那樣的事！」

「我一定要說！」那一個堅持着說。「我救活你幫助你；而現在你使我受着最可怕的苦痛！」

「博士，」沙米爾抗議道，「我會爲你在世界上做一切的事情——我會爲你死。但是你求我對於我的責任的虛偽；我怎樣能够做得？」

「但是你沒有想到更老更聰明的人比你更能够判斷嗎？」

「但是事實是這樣明白，先生！你沒有答覆我！你只令我不說話！」

那一個不回答。

「當我來你這裏的時候，」沙米爾繼續說，「你教我愛情，友誼——犧牲自己，服務他人。我接受你的言語，先生。上帝是我的證見，我甚麼都沒有做，只想實行你所告訴我的一切！我想幫助窮困而被壓迫的人們。我怎樣能够知道你不是真正如你所講的話一樣呢？」

「沙米爾，」那一個抗議，「你沒有權利講那話！我盡我能力去做事。我時常宣佈這些事情。」

「是呀！這孩子喊道，『但是你宣傳甚麼？你講真理給那些到你的教堂來的富人聽嗎？你該和他們講：『你們掠奪貧民。你們是存在這市中的災難的因子——你們靈魂裏帶有罪過。你們一定要停止掠奪和壓迫——你們一定要捨棄由民衆擷取得來的財富！』不——你不那樣說——你知道而不說！你不知道那是甚麼意思嗎，委西博士——這是教堂已經失了她的使命了！將要有一個新教堂——在某一個地方，在某一種情形之下！因爲這些事情的存在！他們正在我們當中，我們應當做一點事！」

那孩子興奮地向前去，伸開兩手。「民衆餓餓了！在我們這裏——在洛克孟威爾！他們餓餓！餓餓！餓餓！你知道嗎，委西博士？餓餓！」

博士激怒地扭着他的兩手。「孩子，」他喊道，「這件事不能繼續下去。我不能再忍受了！」

「但我要做甚麼，先生？」

「你要服從我的指導。我問你，只有這一次，你會捨棄這些野蠻行爲嗎？」

「委西博士，」沙米爾叫道，「我不能——我不能！」

「那麼我告訴你我們必要分開。你將捨棄你的位置，你將離開教室。」

眼淚湧在沙米爾的眼中。「博士，」他發狂地叫道，「不要驅逐我！不要！我跪下來求你，先生！」

「我已說過了，」那一個說着，握着他的兩手。

「但是你要想一想你所做的事！」那孩子抗議道。「你驅逐你自己的靈魂！你背轉你的身來向着

真理！」

「我告訴你，你一定去！」博士喊道。

「但是想想罷！這是曠堂的末路。你可不知道嗎——我將要和你宣戰！我將要揭發你！我將克服你，因為我有真理——因為你不要真理！」

「我不再聽這個了！」埃西博士狂叫道。「你瘋了。我要去法！我要去法！即刻去！」沙米爾轉身出去了，咕咕噥噥着，好像他的心都碎了。

二五

沙米爾衝入黑暗中去了。但是他不能離開——他不能使自己相信他永遠離開聖瑪杜教堂。他回轉到教堂來，站立着注視着，悲嘆抑塞着。

當他站候着的時候，他見一駕汽車駛上旁門之前，看見威揚光玉出來走進教堂去了。這種景象好像給他當面一個打擊。驕傲的富人，胆大妄為而不受懲罰，坐在權威的地位，而沙米爾，一個求真理者，乃至於被逐出門外去！

威揚的火焰在他的心裏燃燒着了。不，不——他們不應當逐他出去！他會和他們作戰——他會作戰到底。教堂不是他們的教堂——乃是上帝的教堂！他有權加入裏面——而且在裏面講真理！

所以正當教區委員決議新保姆院的建築圖案之後，有一陣敲門的響聲，沙米爾走了進來，怒目而視着，喘息着。

「諸位先生！」他叫道。「我要求你們聽着！」

委西博士恐怖地跳了起來。「沙米爾」他喊道。

「我已經被逐出教堂！」沙米爾喊道。「我將不願屈服！我講真理，我不准聖瑪杜教堂的作惡者禁止我發言！」

喜曼先生已經跳了起來。孩子，他命令着，「離開這房子！」

「我不離開！」沙米爾喊道。「我要求這教堂裏的教區委員聽着。我有權利請你們聽着！我講真理，不過講真理啊！」

「這孩子講甚麼？」另一個教區委員說。這是哈米爾頓，一個少年的律師，他的愉快的面容沙米爾已經注意到了。沙米爾看見他好奇而有趣，跳向他。

「不要讓他們逐我出去不令我說話！」他叫道。

「孩子！」喜曼先生喊道，「我命令你離開這房子。」

「你敗壞市議會！」沙米爾銳叫道。「你行賄打擊自來水廠案！這是真的事，你知道這是真的，你不敢不認！」

喜曼先生的臉暴怒到紫漲。「這是荒謬的謊語！」他咆哮着。

「我已經和受賄的人說過！」沙米爾叫道。「有二千塊錢給十個監察員。」

「這人是誰？」那一個怒叫道。

「我不願說出他的名字來，」沙米爾說。「他自信的告訴我。」

「哈！」那一個笑道。「我知道了！這是惡劣的毀謗！」

「這是真的！」沙米爾抗議道。「委西博士，你知道我在講真事。我有甚麼理由來胡說亂道呢？」

「我已經告訴你，沙米爾，」委西博士喊道，「我不願干與這事。」

「我將請這區委員會中無論那個委員和那人講罷！」那孩子說。「無論那個能够查出這些事，假如他需要的話。啊，威揚先生自己告訴我已經把錢給斯勒托利取得特權！」

這樣的，威揚先生便加入爭論了。「甚麼！」他叫道。

「甚麼，自然你做了！」沙米爾驚異地叫道。「你不是這個下午告訴我的嗎？」

「我沒有告訴你這種事！」他說。

「你告訴我人人都這樣做——沒有方法阻止的。你稱牠爲資本競爭！」

「我以爲這是強暴！」喜曼先生喊道。「離開這裏，先生！」

「這市裏的貧民受苦死了！」沙米爾叫道。「他們被掠奪，壓迫。這些事應永遠進行着嗎？」

「沙米爾，這裏沒有討論問題的餘地！」委西博士插入說。

「但是爲甚麼沒有，先生？罪人在這教堂裏高其位置。他們把持着教堂是世界的恥辱。這是基督

的教堂呀，先生！」

「但是你的對於這事不是辦法，孩子！」哈米頓爾先生喊道——因為沙米爾不停地望著他，他羞
了。

「爲甚麼不？」沙米爾叫道。「基督不是用鞭驅逐找錢人出教堂嗎？」

這是他不快的言語。停了一下，好像每一個人都想讓他的鄰人先說話的樣子。

「我們不是教人信從基督嗎，委西博士？」那孩子問。

「那是很難的，沙米爾，」恐怖的博士說。「基督是上帝。而我們很難希望——」

「啊，這是遁辭！」沙米爾發怒地插入說。「你說基督是上帝，所以你不做他所叫你做的了！但
是我在這樣意義裏不相信他是上帝。他是一個人，好像你和我一樣！他是一個窮人，受苦捱飢！他那
時的富人毀滅他，唾棄他，釘死他在十字架上！」

這時一個新教區委員走上場來。這是可敬的加特士先生，看來好像阿林勃神像一樣。「孩子，」
他嚴厲地說，「你反對被逐出教堂——而你承認做一個非基督教徒。」

「我也許是一個非基督教徒，加特士先生，」那一個快答道；「但是我永沒有給斯勒托利二百塊
錢，所以警察要讓我填溝壑，塞街道。」

加特士先生退了，不再參加討論。

「教堂逐出耶穌！」沙米爾利用紛亂的時間繼續說。「這是教堂裏的富而有力的人做的。他用的言語比我所用的更強橫得多。」哀哉你們，法學博士們，僞信教者們，僞君子們！」他說。「哀哉你們律師！——你們毒蛇，你們毒蛇的後代，你們怎能逃避地獄的罪罰？」倘若基督今晚在這裏，他會站在我一邊——坐在這裏的富而作惡的人也會逐他出去！你們已經完全把他逐出去了！你們已經塞住你們的耳朵不許被壓迫者的呼聲——你們嘲笑正義和真理！你們每日訂死耶穌！

「這是強暴的！」喜曼先生叫道。「這是褻瀆神聖的！」

「這一定要即刻停止，」威揚先生插口說。沙米爾知道當威揚先生說話時，他是要人服從的。

「然則這裏沒有一個人聽我的話嗎？」他喊道。「哈米爾頓先生，你不幫助我。」

「你要我們怎樣做？」哈米爾頓問。

「我要教區委員會調查這些控訴。我要你們查出聖瑪杜教堂的人員是否真敗壞洛克孟威爾政府。

假如是真的，我要你們驅逐這樣的人出教堂！他們在教堂裏沒有地位的，先生！這些用盡他們的時間來榨取民財的人！這些公開宣布，好像威揚先生對我說的一樣，必須賄賂立法家以賤錢的人！這樣的人敗壞教堂阻礙教堂做他的使命。他們是教堂的死敵——」

「我們在這裏結這孩子宣教嗎？」喜曼先生怒叫着。

「沙米爾，離開這裏！」委西博士命令着。

「然則這裏沒有一個人幫助我嗎？」

「我告訴你，你這樣的行為是不能放事的。離開這裏罷！」

「很好，」那孩子狂叫着，「我要去了。但是我要告訴你們，我決不捨棄而不鬥爭到底。我要暴露你們彈劾你們於全世界！人民將認明你們是甚麼東西——懦夫和偽善者，不忠於你們的信仰！大衆的搶掠者！政治的敗壞者！」

「滾出去，你這八匪徒！」喜曼呼道，向前恐嚇着。

那孩子，暴怒到極點了，直指他的面。「你，亨利·喜曼！」他叫道。「你是他們中最壞的——你，大律師——大政治家——我曾經在最下等人中——我曾經和酒店老闆和罪人在一起——和旅館老闆，娼妓，盜賊和與——但是永沒有碰到一個人像你這樣殘忍而刻毒！你是個基督教徒——你可以做一個羅馬兵士打耶穌的臉！」

最後的那聲叱責之後沙米爾轉身出去，砰然一聲，在大律師面前猛力關着門。

至少有兩點鐘沙米爾在洛克孟威爾的街道上踱着，以消其暴怒與愁苦。然後他回家，他發覺蘇菲在這麼長久的時候都是在等候着他，這使他驚異起來。

她屏息地聽着他晚上冒險的故事。然後她說，「我也做了一點事。」

「你做了甚麼？」他問。

「我去看小愛德兒，」她答。

「愛德兒。委西！」他喘着氣說。

「是的，」她說。「她是你的朋友，你知道的；我去請她不要讓她的父親驅逐你。」

「結果怎樣？」

「她哭了。」蘇菲說。「她很快樂。她說她知道你是一個好孩子；她的父親不叫你回去她會永不安靜。」

「你不要作此想罷！」沙米爾驚異地叫道。

「是的，沙米爾；但是她的母親走進來了。」

「啊！往後怎樣？」

「她罵我！她很氣我。她說我沒有權利使孩子的心充滿着這她舅父的詐僞。她不願聽我——她把
我趕出屋外。」

「默了很久。」我全不以為我做了什麼好事情，「蘇菲低聲說。「我們全靠住我們自己一氣地
撤去。」

沙米爾整夜沒有好好地睡過一刻，首先，他疲於思想着集會的事情。其次他想及格小姐，並且想及將和她談着什麼說話。這使他的血液燃燒起來，當天剛破曉的時候，他便跳起身來，跑到前面去。

經過這些冒險的事件，他的感情已是混合着對於她的熱愛的成份了。沙米爾真有點不能自主。在他的生命史上，從前他從未吻過一個女人——但現在這種願望是已經覺醒了，從他的心的深處，一種突然的情緒撼山倒海地壓倒了他，他已經成了期望和恐怖兩犧牲品了。最初是銷魂迷亂，往後便沉入於愁悶之中。他一方面熱烈地希望見她，別一方面却是欲行復止，他真不知道爲什麼他該爲了她受着這麼多的苦難。

剛是開始戀愛，便已經够受了。但去和一位像這樣無雙的，高貴的格小姐發生愛情，那簡直是令人發昏得難以想像的了！

在街上跑了一趟之後，他跑去探望她一下。她迎着他，她的臉都燃上了懇切的驚異的光輝，這樣叫喊着，『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訴我吧！』

她靜聽着，爲了驚異幾乎啞口無言。『而你向着我的父親那麼說！』她驚喊着，說了又說。『並

且向着喜曼先生那麼說！甚至向老加特士先生也是那麼說！沙米爾啊！沙米爾啊！」

「那是真實的，格小姐，」他堅持着。

「是的，」她說——「但——向他們說！」

「他們把我從教堂中趕了出來，」他繼續說下去。「難道他們有權利那麼做麼？」

「我是不知道，」她回答着。「啊，我的，那會有一個甚麼時期呢！」

「可是你現在要做什麼事體呢？」沉默了一下之後，她這樣問着。

「我不知道的。我願意和你談一談。」

「但你想把以後的事情怎樣做？」

「我必須向大眾公佈他們的罪狀。」

格小姐做擡地注視着他。「啊，不，沙米爾，」她說——「你一定不可那樣做！」

「爲什麼不可以呢，格小姐？」

「因爲——那是做不得的。」

「但是格小姐——」

「那將是不合禮的，沙米爾。只是向人家秘密談一談，像你現在這麼做一樣，恐怕比較還要有效

果些吧。」

「但在此地，除你之外，我將再向誰談起呢？」

「那我可不知道的。我們都來想一想吧。」

「我所要對付的是你的父親和喜曼先生，格小姐。他們將不會再聽我的說話了！」

「或者不會。但是，你，你看你已經做得那麼多了！」

「我所做的是什麼？」

「想一想你怎樣羞辱他們吧！」

「但那有了什麼效果呢，格小姐？你可沒有看見他們依然是那樣賺人家的錢麼？」

沉默了一個。『我已經想起了一點事了，』沙米爾嚴肅地說。『我的肩上已經負起了這樣的大擔』

子，而且我必須把牠擔負起來的。我一定要把這件事情弄個究竟。可是我生怕太令你受苦了。你將感覺到你不能和我結婚。』

在這些說話上面，格小姐不禁跳起來。她恐怖地注視着他。『和你結婚！』她喘息着。

『是的，』他說；於是，看見了她臉上的表情，他停止着。

『和你結婚！』她又喘息着。

跟着又是一陣沉默，同時他們彼此互相注視着。

『爲什麼，沙米爾！』她喘着。

「格小姐，」他低聲地說，「你告訴我說你愛我。」

「是的，」她說，「但是真的——」於是驟然地她咬緊着她的嘴唇，叫喊着，「那是過去的事

了！」

「格小姐！」他高叫着。

「沙米爾，」她說，「我們曾經是兩個壞孩子；但我們必須不要再這樣繼續下去了。」
這孩子因驚異而喘着氣。

「我沒有想你會這樣認真起來，」她繼續着。「那待我是不好的。」

「那麼——那麼，你是不愛我了！」他喘息着。

「爲什麼——或者，」她答復着，「我怎麼能夠說呢？但一個人並不是因爲有了愛情便一定要結婚，沙米爾。」

他凝視着她，沒有話說。

「我想我們彼此是在玩着；而且我想你已經明白了。那或者不是十分聰明的事情——」

「彼此在玩着！」這孩子低語着，他的聲音差不多全部消失了。

「你把各件事情弄得這樣可怕地認真。」她抗議着。「真的，我不以爲你有了任何權利——」
「格小姐！」他在一種驟然的痛楚中叫喊着；於是她停止着不說而且注視着他，驚駭着。

「你可知道你對我做了什麼事情呢？」他驚喊着。

「沙米爾，」她川着一種震顫的聲音說着，「我是十分驚異和煩惱的。對於這樣的事情我是絕不關心的；可是你必須停止着，在這還未失之太遲前。

「但我愛你！」他叫喊着，一半入於迷失的狀態中。

「是的，」她很是困難地說——「而那對於你是很不錯的。但這裏面有一些事情你必須記著——」

「你——你讓我擁抱你，格小姐！你令我這樣想你！爲什麼？一個男人該做些什麼呢？我做過的是什麼呢？我從前不會愛過一個女人。而你，——你引導我——」

「沙米爾，你一定不要這樣說才好！」她插入說。「我不能够再聽你的話。這是一種誤會，你必須把牠全都忘記了才是。你必須走開了。我們以後不用再見了。」

「格小姐，」他恐怖地叫喊着。

「是的，」她高叫着，「你必須走開——」

「你在把我趕出去！」他喘息着。

「啊，你怎麼能够這樣說呢？不用說了，想想你對於我是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沙米爾，」這女郎氣憤地抗議着，「這是你的十足的荒謬的行爲！你不能够這樣做。你沒有任

何權利去——去想這些事情。你怎能够這樣忘記你的地位呢？」

他像受了鞭打一般地醒透了。「我的地位！」他喘息着。

「是的，」她說。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他叫喊出來。「再說，那是我的「地位」。我沒有金錢，這是事實！」

「爲什麼，沙米爾，」她叫喊起來。「你說的是什麼！並不是那樣——」

「確實是那樣，沒有別的，只是那樣！別的是什麼也沒有，只是那樣！那因爲我是一個窮困的孩子，我不能自己幫助自己！你說你愛我，而我相信你。你是這樣的美麗，因此我想你一定是一個好人！啊，我崇拜着你會經跑過的地面。在這世界上我將爲你做着一切事情——我將爲你犧牲我的生命！我整天都在想念着你——我在睡夢裏也把你當作十分良好而且完美的人！可是現在——現在——你說你不過和我玩玩而已！用我做你的自私的娛樂——正和你玩弄着別的窮人一樣！」

「沙米爾！」她喘息着。

「恰像你的父親在紗廠裏對於小孩子們的玩弄！恰像你的表兄弟對於那些可憐的女孩子的引誘！」

恰像你在生命上所接觸的任何事情！」

這女孩因發怒而臉色變紅。「你怎麼敢那樣來說及我？」她叫喊着。

「我敢向任何人說出真理來！並且那是關於你的真理！你和他們究竟是同等的貨色——你是寄生蟲——吸血鬼——你在吞嚼着別人的生命！你是最壞的人物，因為你是一個女人！你是美麗，你本應該像我對你的想像一樣！但你把你的美麗做陷阱，你用牠來破壞人們的生命——」

「停止吧，沙米爾！」

「我不願停止的！你還得聽我說！你不慌不忙地引誘着我——你要我供給你的喜悅，看我變成怎樣。而你可全沒有想及我，或者想及我的權利，或者想及你這樣做對於我是有了怎樣的損害！但是現在你已經是弄得疲倦了——你告訴我要把牠結束了！你告訴我關於我的「地位」！我生在世界上有甚麼用，只是來供給你的娛樂？全體的勞動者又有甚麼用，只是來消除你的煩悶和保持你的美麗與安逸？那些重工有了甚麼用，只是紡織衣衫來供給你穿著？而你——你幹下些甚麼給他們呢，你拿什麼來付給他們的浪費了的生命，拿什麼來賠償他們的「勞力和受苦呢？」

「沙米爾！」這發怒的女孩高喊着。「我一點也不願意再聽這樣的說話了！」

「是的，你的父親也好像你這麼說！你的表兄弟也是的！那麼你的牧師也沒有例外！而且你可以命令那總管把我趕出去——但讓我告訴你，這不是說這件事便已經結束了。我們將合在一塊去找方法來對付你！人們不會時常你的奴隸——他們將不至於時常犧牲着他們的生命來保持你的奢侈和懶惰！當你呱呱墮地——在這世界上，你要什麼東西便有了什麼東西，從你生下地來的第一個鐘頭。而

你難道會永遠是這樣的，沒有什麼東西會來把牠改變！但讓我告訴你，在牢獄裏面的人們似乎已經有些兒今非昔比了！我們對於被剝削和被蹂躪的生活已經感覺到疲倦了！這是說我們非戰鬥不可！非戰鬥不可！我們不願永遠地飢餓和受苦下去！」

忽然在他的狂野的演辭中間，沙米爾停止了，用着驚異的眼睛注視着——認真看一看他向她說話的，這個便是格小姐了！於是驟然間他起了一陣悲傷；把他的手放在他的臉上，流出眼淚來，轉着身子，跑向門外去。

他在街上走着，像一隻受傷的野獸，憂愁使他迷亂，當他尋找着藏身的地方。而當他一步一步在走着的時候，他把那曾經被他藏在胸懷裏的褪了色的照片拖了出來，撕成碎片，迎風擲散了。

二七

當德菲晚上回家，沙米爾已經能够自顧了。他把這故事告訴她，聲音裏沒有一點兒恐怖。這樣却是好的，因為他不預備讓這女孩子聽見這消息的時候太受了激動。格小姐已經成爲不能再是那沙米爾幻想的人了，但她却是蘇菲的唯一的一个人物。這小女孩曾經明靈她的忠勤歡欣着服侍着她；但現在，聽了她怎樣對待沙米爾的這故事，她幾乎爲了憂愁而發狂了。

沙米爾因她受了這樣嚴重的打擊而感到害怕。「靜聽吧，蘇菲，」他說，用他的臂膀圍住她。「我們一定不可以忘記了我們的責任。」

「我不能夠再到那兒去了！」這女孩子怪叫着。「如果我再去找她，我一定會死去的！」

「我並不那麼想，」沙米爾很快地說。「在找着安慰她的思想。」但你也必須記起我應該做些甚麼；而你也必須幫助我。」

他繼續着告訴她爲了聖瑪杜教堂的所有權他的作戰的計劃。「而我們絕不應該墮入苦惱之中，」他說；「如果我們因爲生氣才這樣做，那便是十分不好的事體。」

「但你能夠做到呢？」她叫喊着起來。

「這是困難的，」沙米爾說；「但我已經把我自己克復了。我們必須不要憎惡這些人們。他們對我們做了這麼多的壞事，但他們自己並不知道——他們都是一些可憐的人物，就像我們一樣。」

「但他們是壞的，而且是自私的人物！」這女孩子高叫着。

「我把牠全部都想透了，」他說。「我在街上跑了整天，思索着牠。我將讓我不覺得什麼，只是覺得他們可憐。他們對我做了錯事，但他們自己實在是並不明白。」

「好，沙米爾，你這這樣的落著！」蘇菲叫喊着，而他畏縮着——因爲格小姐也曾經向他這樣

說。

「我自己已經安排好了，」他解釋着。「我必須弄出計劃來和他們作戰，但我可以担保這不是發洩我個人的私憤。」

「你將怎樣做呢？」蘇菲這樣發問。

「我將在教堂的羣衆的集會上面宣傳這樣的事實。如果他們仍舊不當一回事，我便將公佈於全國民衆之前。」

「但怎樣呢，沙米爾？」

「我將去召集一個大會。看，我已經把這東西寫好了。」

于是他從他的衣袋裏抽出一張紙頭來，在這紙頭上面，他用着大寫字母印下了下面這些說話：
聖瑪利教堂的會員們！

「這教會是腐敗的。這裏面的教區委員們已經向市政府行賄。他們在搶劫着老百姓。這教區委員會拒絕了我的傍聽並且把我趕出教堂之外。我向大會聲訴着。下一個禮拜三晚上，八點鐘的時候，我將召集一個大會在教堂對面的廣場上，那時我將把我所知道的告訴你們。」

沙米爾·披雷斯考。」

「你要用這紙頭幹什麼呢？」蘇菲驚異地問。

「我將用小紙條把牠印起來，去給與明早那些從教堂裏跑出來的人們。」

「啊，沙米爾！」這女孩子喘息着。

「我必須這樣做。」他說。

「但是，沙米爾，每個人都要來的，——市上的每一個人物。」

「這教我沒有辦法，」他回答着。「我不能去租一個大廳堂；而他們不讓我在教堂裏說話。」

「但你能夠很快地把牠印出來嗎？」

「我不知道，」他說。「我必須找人家幫助。」

蘇菲驟然地拍着他的手。「啊，這件東西我是知道的！」她叫喊着。「弗里德列次·伯里米有一架印刷機！」

「什麼？」

「是的。他的父親時常用着牠去印東西。他們將會告訴我們。」

便這樣，連一都沒有停下來吃，兩人倉猝地跑到伯里米家裏去；這家中的父母子女都帶着驚訝在傾聽着沙米爾告訴他們的故事。弗里德列次興奮得在震顫着；他的年老的紅面孔火一般的燃燒着。

「上帝先生！」他高聲地叫喊着。「我也曾那麼幹過一次呢！」

「那麼，你可願意幫助我把牠們印刷起來嗎？」沙米爾這樣發問。

「不成問題的！」伯里米回答着。「我可以包辦。爲什麼我會在自治廳下面橫衝直走？」

便這樣，全家都在頂樓上面停留着，而這小印刷機是從垃圾堆裏拖了出來。「我自己用着牠，」這毛絨鋪繪畫者這樣說。「但當我到此地來的時候，他們給了我一個警告，因此我不敢那樣做。有了兩年，我甚至沒有參加地方上的各種會議。」

「爲甚麼呢？」沙米爾這樣問着。

「我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伯里米先生解釋着。

沙米爾不禁嚇了一跳。他應該接受社會主義者的先生們的幫助嗎？

但在這時候，弗里德列次已經把印板整理好了，而他的父親在檢閱着沙米爾的原稿。「你必須把牠弄得有一點段落，」他說；「而且也應該多加一些感歎號。這樣樣，人們才喜歡讀牠。」

「人們一定歡喜讀牠的！」弗里德列次嚴肅地說。

「我們將怎樣印刷呢？」弗里德列次的父親問；於是孩子們跑下樓去拿着一些寫字的紙頭和許多種色的包裹紙。他們坐在地板上日摺且切，同時弗里德列次在安排着印板。這便是沙米爾的第一次宣傳的印刷方法了。

「你能够演說嗎？」伯里米夫人這樣問。「不會害怕吧？」

對於這沙米爾嚴肅地答覆着：「我想不致於的。我將會想及我應該說些什麼。」

晚上很遲，當兩個孩子才帶了包裹好的三百張革命的宣言回家。他們都爲了這全部的事件所興奮

着，因此他們的確是把格小姐忘記了！

但在睡覺之前，她的影子又來擾着他了，殘餘的希望在那擾着他。他曾經是怎樣的一個蠢貨！現在他感覺到那些幻想是怎樣的荒唐荒謬！故此，他再度重一個不眠的夜，而當天尚未破曉的時候，他才沈入一陣煩燥的小睡。

他耐心地等候着十一點鐘這個時辰的到來，這個時辰是教堂中的教儀的禮式開始的時候。蘇菲願意和他一道去共同担受着他的危難，但他不肯答應。他不能夠把他的宣言給予每一個人，但他很能夠做到——旁的人們一定可以聽到這消息。

這樣，在教儀結束前整整的一個鐘頭，他站立在街的對面，他的心震動得很利害。這必須承認的，他感覺到，他好像一個擲炸彈的人物，或者是個刺客。天氣是溫暖的，教堂的大門是打開的，故此，他能够聽見喬西博士的洶洶然的聲音。風琴的聲音令他墮淚——他愛聽風琴，但他被禁止着去傾聽牠的聲音！

最後，教儀結束了；合唱班的歌聲消失了，於是這刺客把他的位置移到重要的地點上去。他首先碰到從會場裏出來的——全體的人們，碰見那位加特士先生！

「先生，你可願意在這裏面拿一張嗎？」沙米爾誠意地說。而加特士先生正在用毛巾拭着他的額，碰見他不禁嚇了一跳，幾乎就和碰見鬼一樣。

「孩子，你在做些什麼？」他驚喊着，但沙米爾已經跑開去了，試去把那些傳單分發，給予從兩邊的大門中走出來的人們。

他說這樣一來每一個人都會知道這個消息，這是十分對的。人們拿起傳單來讀着，於是他們停下了彼此驚視着而且叫喊着，這樣一來，教堂門外便圍得水洩不通了。在這時候，傳單已經分發了許多，委員們有些回復了他們的聰明了，他們想去干涉他。

「這是一種搗亂！」加特士先生高叫着，想要挽住沙米爾的臂膀；但這孩子扭脫了身子，走向角落頭去，那兒萬人如海正紛紛地從旁門走出來。

「拿一張！」他高呼着。「傳遞着看！讓每個人都知道！」他再分發了幾張傳單。跟着爲着預防加特士或者別的教區委員老爺起見，他又走向前去；在急速的便集成爲大羣的人們周圍奔跑着，伸出手來錯把幾張給了那些規避的先生們。「把牠們給予每一個人！」他用着他的尖銳的聲音不斷地叫喊着。

「一定要把這搗亂份子趕出去！」

於是驟然間在人叢裏閃出喘着氣，紅着臉孔的哈米爾頓先生來。「沙米爾！」他叫喊着，抓住他，「這是不能夠幹下去的！」

「但是必須這樣幹下去的！」這孩子答復着。「讓我去！把你的手拿開！」他高聲喊着：「基督

教堂裏的盜賊！」

在這場戰鬥中，有些規避者把傳單丟在地上；而哈米爾頓先生俯着身子把牠們拾了起來。沙米爾又再跑向旁門去，那兒現在有了更多的人急切地要拿這傳單去看。便這際，他把他所帶來的傳單都分發完了。舉起他的手，他向着那些在他的面前留戀着的人們大聲地宣說：「在這教堂裏的教區委員們賄賂洛克孟威爾市議會！我要于禮拜三晚上在對面街的廣場的大會上宣佈他們的罪狀！」于是他轉着身子，避開一個暴舉的教堂的會員的毒手，他小跑一般地走向街上去。

他已經向這樣的集會控訴了！

二八

沙米爾奔跑到家裏去，喘着氣，告訴着蘇菲：不久伯里米的家人們也趕到了，他們是站在一個相當的距離觀察着這場事情的。而他必須把這震動的故事再告訴他們一遍。

于是佐漢有了一個奇異的報告。「對於這會議，」他說，「你必須得到批准。」

「批准！」沙米爾高叫着。「從那裏得到批准？」

「從警察官那裏，」佐漢回復着。「一切街上所舉會都必須得到批准，這個不能夠例外。」

「從什麼地方我可以得到牠呢？」

「我想，從警察署可以得到的。」

沙米爾從不會幻想到他會到警察署去，他知道那是距離他的家很遠的；但是爲了達到他的目的起見，便是獅子洞裏也會走去的。因此，明早天剛亮的時候，他便起程。有了斯提孟夫人的幫助，他勸服了蘇菲，教她回到威揚家裏去，於是他和她一塊兒走了一程路。

那兒有了一個警官坐在書桌旁邊，他是一個愛爾蘭人。「先生，請了，」這孩子說，「在此地我能够得到批准嗎？」

「爲了什麼事情？」那警官問。

「先生，要在街上開一個大會。」

「什麼種類的大會？」

「啊——我要向大眾說幾句話，先生。」

「向大眾說幾句話！」警官回說着；於是，驟然地說，「你的名字叫做什麼呢？」

「我的名字叫做沙米爾·坎雷斯考，先生。」

這時這警官睜大了他的眼睛。「啊！」他說。「你便是那傢伙！」

「你說什麼呢？」沙米爾問。

「長官要見你，」警官回答着。

便這樣，沙米爾被護送到密室裏去，在那兒，那位紅臉而雄壯的麥·巧萊哈長官坐在他的桌傍。當他看見沙米爾，他便跳起身來。「那末，」便在這裏了！」他叫喊着。

他向着警官說，「請你離開吧。」當那人把門關起來的時候，他走向沙米爾身邊來，用着手指敲着他的臉。「青年人，」他高叫着，「你答應我要離開這個城市！」

「不行！」這孩子高叫着。

「怎麼？」這長官怒吼着。

「不行，先生！那只是却利答應你那麼樣！」

「那末，你答應我的是什麼呢？」

「我答應我將不告訴任何人關於——關於亞爾伯先生的事情，先生。而我並沒有告訴誰個。」

「我告訴却利把你帶出城去。你為什麼不去？」

「他沒有告訴我——」沙米爾停止着不說。他曾答應過不說及關於却利的事情。

「請下去！」這長官高叫着。

「我——我不能够說，」他吃吃地說。

「為什麼？」長官叫喊起來。「你想瞞混我嗎？你可會想及我知道他仍然住在城裏，而你和他做

「一件事？」

「沒有——沒有！」沙米爾恐懼地叫喊着。

「你對於我是不能夠撒謊的！」這長官恫嚇着。「我知道你，你這年輕的棍徒！」

他站立着把這孩子閃視了幾分鐘。「而你胆敢到此地來，」他高叫着。「難道你還有別的法子嗎？」

「我——我要召集一個會議，先生。」

「誰准許你在這城裏搗亂！」

「還沒有人給我批准，」沙米爾答覆着。「所以，我到此地來。」

「你是不是想和我開玩笑！」這長官怒叱着。但是沙米爾絕對沒有和任何人開玩笑的意思——他全身在震顫着。這人高臨着他像一隻大猩猩一樣，而他的紅色的臉孔是兇猛的。

「現在，看看這裏，少年人！」他繼續着。「你或者即刻便可以得到這種准許。可是在洛克孟威爾，無論如何是不允許你演講的！你明白了嗎？」

「是的，先生。」

「此外還有什麼，你不准演講。你明白了嗎？」

「但是——但是——」這孩子喘息着。

麥。巧萊哈彈着他的手指，這手指幾乎擊中着沙米爾的鼻部。「沒有你說的話！不准你在街上或

者在這城市裏的任何地方演講！你最好還是不要多管事，省却許多麻煩。如果晚聽見你再在街頭分發傳單——你將希望你不至於——那便完了，少年人！你明白了嗎？

「我明白的，」沙米爾喘息着。

「好了，」這長官說。「如果你接受了我的勸告，你最好是搭這第一次火車離開洛克孟威爾，從今以後不再在此地露頭露面。現在，滾出去吧！」

沙米爾跑了出去，在街上走着，驚惶得不能說話。因為他們派遣了警察在跟着他！

自然，他要演說一下。他不能夠談他自己因為碰到了這樣事情便行中止。但現在他即刻明白了事情是這樣的複雜——如果警察在他說清楚他的意見之前便停止了他的發言，他們會把他的計劃破壞了。

他必須找人磋商。於是他即刻跑到絨氈製造廠那兒去，尋找着伯里米家人拿着圖畫板和顏料坐在一塊的小房間。

「那便是結果！」佐漢高叫着。「他們將要監禁你！」

「他們能夠這樣做嗎？」這孩子問。

「自然他們能夠這樣做的，」佐漢叫喊着。「他們已經有了許多年不允許社會主義者在街上演講。我們必須和他們鬥爭！」

他拿起他的外衣。「來，」他說。「我將把你帶去見一見耶畏萊。」

「耶畏萊是誰呢？」這孩子問。

「他是一個律師，他將會告訴你。他是這裏的地方書記。」

「一個社會主義者！」沙米爾高喊着，跳起身來。「又是社會主義者啊！」

耶畏萊坐在臨街的一間小辦事處裏面。他是一個年輕的人物，活潑而有稔氣，這使沙米爾的心即刻溫暖起來。「耶畏萊同志，」這紙氈繪畫者說，「這裏有了一個你該幫助的小孩子。把你的事情都告訴他吧，沙米爾——你可以信任他。」

於是，沙米爾把他的故事再說了一遍。這律師傾聽着深深地感到興趣。他高叫着，帶着難信的歡悅。當這孩子把故事說完的時候，他興奮地跳起身來而且握住他的手。「沙米爾，」他叫喊着，「好極了！你是一個硬漢！」

「那麼，你將站在我這一邊！」沙米爾高叫着，快樂異常。

「站在你這一邊？」耶畏萊回答着。「我將站在你這一邊直至地獄凝結成爲固體！」

於是，他再坐下去，興奮地用着鉛筆輕敲着他的桌子。「我將特別召集一次地方會議，」他說。

「他們一定把你帶進牢獄裏去。最近洛克孟威爾這城市裏的運動是緩和下去了，像這樣的一種鬥爭材料，是同志們所需要的。」

「但我不是社會主義者啊！」沙米爾反對着說。

「那沒有什麼關係，」耶畏萊回答着，「我們並不注意那種事情。」

沙米爾並不是那樣着想，但他想不出怎樣才能够解說他的煩惱。

「明晚，我能够召集一個地方會議，耶畏萊繼續着。」我們絲毫也不能够延擱。我們必須弄出許多傳單來，把全城都散佈滿了才好。」

「但我僅要教堂中的人們到會場上來。」這孩子說。

「但無論如何別的人們也可以到會，」耶畏萊說。「難道這些人沒有知道他們怎樣被剝奪的權利嗎？」

「是的，」沙米爾說，「他們有這種權利。」

「或者，」耶畏萊微笑着接着說，「如果這集會受了外面的一點壓迫，這對於我們的行動是更加有益的。我們這一回的目的是做一回鬥爭的廣大的宣傳，使全城的人們都睜開了眼睛。不然，警察會有這回事情捏在手掌中，除開我們外，是永遠沒有人會知道這個消息的。」

「你在把通告發出去的時候一定要留心，」佐茨插入着說。「他們如有可能，他們能够把你抓住哩。」

「那是不錯，」耶畏萊笑着。「你信任同志們好了！我們知道一個靠得住的印刷工人！」

沙米爾深深的抽了一口滿意的氣，這兒有了這樣的一個人，他懂得事情而且有信心——一個真心願意做事的人物。那是十分使沙米爾感到愧赧的，因為這樣的人物正好是一個社會主義者！

耶長萊拿起鉛筆來寫着新的佈告：

洛克孟威爾的人們！

「因為發覺了聖瑪杜教堂裏的教區委員們的向市議會的賄賂行爲，我要求召集一次會議，于是我被趕出教會之外。」

我號召了一次大會要來公佈這些事實，但我被拒絕着去在會場上演講。警察長麥·巧萊哈向我宣佈，說我不能在這城市上有任何的演講。

你們將幫助我嗎？

我要在禮拜三晚上八點鐘的時候到禮拜堂對面的場地上演講。

題目是自由演講與德謨克拉西政治。

沙米爾·披雷斯考，

「這樣好嗎？」他問。

「好極了！」沙米爾歡樂地高叫着。

「我安排着碰到一些危險，」這律師增加着說，「我將趁晚郵通知所有的地方的會員到來，現在

，我們到一兩個同志家裏去談一談。」

這樣，他們走出辦事處，佐漢跑回他的工廠去，沙米爾和耶畏萊在一間雪茄舖裏停留着，這舖子有了兩道門通着街上，由一個有着笑臉和黑而活潑的眼睛的小俄羅斯猶太人在守候着。「立明同志，耶畏萊說，「這位是披雷斯考先生。」

「敏斯基同志亦從後面的工場跑出來，他是一個製雪茄者，赤裸着臂膀，面孔黃而消瘦。耶畏萊把沙米爾的冒險的故事告訴了他們，並且說明了他的計劃。他們都很興奮地接受着，而且完全同意着這個辦法。在角落裏圍住了兩塊木板的是二引小店，那兒有一位鬚子灰白的木工，「同志伯格士，」他像抓住老虎鉗似地緊握着沙米爾的手，同時在辯許着他的行爲。跟着，他們便去探訪伯爾頓醫士，一個年輕的外科醫生，他被耶畏萊稱許爲這地方上的重要的支柱之一，「他在外國得到他的教育，」他解釋着，「故此他不致像本地的外科醫生那樣不關達。他的老婆也是一位很好的演說家呢。」

伯爾頓夫人是一個臉孔有趣，態度溫和的婦人，她使沙米爾想起了他的母親。當耶畏萊在把他的故事告訴人家的時候，沙米爾凝視着她，並且因爲她是一個社會主義者的演說家而感到十分奇怪！

不久，醫生回來了，這故事須從頭告訴一回。他們是這樣地感覺到有趣而且興奮，因此他們堅求他們的來賓在家裏吃點心。他們在談論着全部的計劃，沙米爾不禁爲他們的隱筋的堅定所震動。他們無需乎任何冗長的解釋——他們似乎預知了各件事情；他們好像是佔有了瞭解洛克孟威爾人們的內

在的心靈的鑰匙，他們能夠知道在某種環境之下，人們便有了怎樣的行爲。

這全部對於沙米爾都是奇怪的經驗。幾點鐘以前他似乎還是在荒野中叫喊；絕望而且孤獨；現在突然來了一隊聯盟的軍隊，這似乎是從地下跳出來的一股，這些人們都正確地知道需要的是什麼，同時也正確地知道怎樣去得到牠；這些人都不需要勸告，他們一句空話也不說，只是做他們的工作——剛像他們都拿出全生命來做着這樣的工作一樣，他是快樂得發狂似的，有了好一會，他忘記了他們到底是一樣的人。

但當他們回到耶長萊的辦公處的時候，他即刻便回復了他自己的意識，他坐着凝視着這年輕的律師，帶着困憊的表情。於是這律師問，「爲了什麼事？」

「耶長萊先生，告訴我吧，」這孩子道，「怎麼伯爾頓兩夫婦能够在度着自由戀愛的的生活？」

「相信自由戀愛麼？」耶長萊回答着。「你的腦子裏爲什麼有了這樣的怪想頭？」

「但他們難道不相信自由戀愛嗎？」沙米爾堅執着說。

「啊，自然不相信。誰說他們相信？」

「但他們都是社會主義者啊！」

耶長萊放下他的工作，歡樂地笑着。「你從什麼地方拾起這樣的材料來呢？」他問。

「啊，」這孩子吃吃地說。「我從許多地方的書本上讀到，社會主義者都相信自由戀愛！」

「等你對這邊的情形弄明白了！」這年輕的律師笑着，「那時，你自己便會知道到底你所關心的
是些什麼東西！」

「但是，」沙米爾驚異地說，「難道社會主義者不相信自由戀愛嗎？」

「我想，有一些人或許會相信，」這是回答。「我知道有了一個社會主義者相信鬼，一個相信教
皇，一個相信亞當和夏娃。我那裏能够管得住他們到底是相信些什麼？」

沉默了一下。「你知道，」耶畏萊解釋着，「我們是一個政黨：我們不能夠拒絕要來參加這一戰
線的任何人物。同時因為我們是個前進的政黨，全部粗野的人們都跑到我們這邊來。這可有什麼辦法
呢？」

「但是，」沙米爾高喊着，「你們是反對宗教的！」

「宗教和我們完全無關，」耶畏萊回答着。「我已經告訴你，我們是一個政黨。在我們裏面有些
同志發覺了不離開資本主義的教會的必要——但你沒有責備我們這樣做的必要的！」

「不，不，」這孩子接受着，跟着，他便這樣接着說，「但你們可不是要毀滅政府嗎？」

「正相反，我們要把政府弄得堅強些。但首先，我們必須先把牠從資本家的統治下奪回來。」

「那麼，你們所信他的到底是什麼呢？」沙米爾迷亂地問。

於是這年輕的律師向他解釋他們在尋找着去組織而且教育工人階級的政府，目的是在改變經濟制

度。他們希望去從資本家手裏奪回土地，礦山，鐵路和工廠。『我們相信這些東西不應該屬於少數的個人，』他說，『而應該屬於大眾。於是每一個人都要來做工，每一個人都得到充分的酬報，因此地上沒有一個不做工而生存下去的人了。』

沉默了一會，同時沙米爾在理解着這些說話的意義。『但是，』他驚異地高喊着。『這正如我所相信的一樣！』

『自然，』耶畏萊答復着。『不是喪心病狂的人，誰都會這樣相信的。』

『但是——但是——』這孩子喘息着，『那麼我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了嗎？』

『在這國家裏面十分之九是可以成功社會主義者，』耶畏萊回答着——『不過他們還沒有發覺出來。』

『但是，』沙米爾叫喊着，『你應該去指導他們！』

『我們在靠着我們的力量做，』耶畏萊笑着。『到此地來幫助着我們吧。』

沙米爾不發聲。『但人們對於你們爲什麼有了這麼多的誤解？』他問。

『那是他們的主人們希望他們有這種觀念。』

沙米爾抓着椅背，『啊——這是一種奸計！』他叫喊着。

『說得很對，』耶畏萊說，『這是統治階級的好計。他們佔有新報和書籍、學校、教會，以及政

府。而且他們向我們說謊，又使我們沉淪。」

這樣的，沙米爾發覺了他是面對着資本主義的極端的恐怖。把資本集中到幾個人手裏，使大眾勞苦而受餓，這是壞透了制度。但還有更壞的，便是連他們的頭腦也佔據着，把他們引入迷途去！不讓他們找到解救的出路，真的，這才是罪惡中的罪惡！

「我不能够相信的！」他喘息着。

而這年輕的律師回答着，「來和我們一道做一下工作，讓你自己看看是不是這樣，」

二九

沙米爾回家去，又是碰到了一件奇異的事情。在那兒有一個活潑的，衣服漂亮的青年人在等候着他。「我的名字叫波拉特，」他說，「我是洛克孟威爾快報派來的。我希望從你這兒得到一個故事。」

「從我這兒得到一個故事？」這孩子困惱地回答着說。

「一場談話，」這人解釋着。「我要知道關於你怎樣去召集那個會議的事情。」

於是，沙米爾經驗到這大大的戰慄，這對於每一個社會革命家遲早都要受到的。他坐在斯提孟夫

人的密語裏面，把他的故事又說了一回。波拉特先生是年輕而且剛從大學畢業的靚色，他的鉛筆借皮地在他的記事簿上飛動着。「啊！」他高喊着。「這正是熱烈的題材！」

對於沙米爾，這是一種特異的啓示。他驚異着從前爲什麼沒有想到這樣的事體呢，當人們能夠把這些事情印成報紙的時候，召集一個會議和演講一下有了什麼意思呢？在報紙上，每個人都能夠讀牠，而且他們可以直接得到牠——這不致有錯誤的機會。還有，他們在他們閒暇的時候閱讀，便有了時間去細細地把他思索。

在波拉特先生跑了之後，他匆匆地跑去找着耶長萊，把這件事情告訴他。「你可以無須乎印那些傳單，」他說。「因爲我已經告訴他大會是在什麼地方開的。」

但是耶長萊只是笑着。「我們必須把同樣的材料弄出來，」他說。「你最好還是等候看看那報紙上到底印了些什麼東西再說。」

「你到底是什麼意思？」這孩子問着。但耶長萊並不加以解釋——他只是告訴沙米爾等候着。他似乎不見得怎樣興奮呢。

沙米爾再回家裏去。等到下午斯提孟夫人恰好到雜貨舖去的時候，忽而有人來打門。他把門開着，使他驚異的是這來人卻是菲尼爾。

「哈囉，青年人！」菲尼爾說。

「哈爾！」沙米爾說。

「我聽到你要去演講，那是爲了怎麼一回事？」菲尼爾問。

「我要去演講，」這是答復。「但你是怎樣知道的呢？」

「我從戈拉漢那兒聽來的。斯勒托利告訴他。」

「斯勒托利！他已經聽到這回事情嗎？」

「喂，青年人！你知道他是一個什麼領袖嗎？」

菲尼爾環視屋的四周，藉此更加看清楚，這屋裏沒這別人。

「沙米，」他說，「我特來給你一個友誼的勸告；我希望你定神來接受她。」

「是什麼勸告呢？」沙米爾問，

「不要去演講。」

「爲什麼不要呢？」

「因爲他們將會阻止你，沙米。」

「他們爲什麼能够阻止我呢？」

「我不知道，沙米。但他們將不讓你去演講。」

沉默了一會。

「你這樣做只可以算是神經錯亂，」那一個說。「而且記住我的說話——如果你那樣做法，你將碰到了什麼。」

「碰到什麼呢？」

「我不知道，我的小朋友——你或者會跌到河裏面去。」

「跌到河裏面去！」

「是的；或者最少在黑暗的巷子裏你將會在某一晚受到襲擊。我不能告訴你是因為什麼——不過你不要去演講才好。」

沙米爾不禁目瞪口呆。「你不能夠說出這些事情來！」他喘息着。

「那些事情都是真的，」這便是回答。「為什麼不是真的呢？」

沙米爾沒有置答。

「我不知道你爲什麼要做這些事情，」那一個繼續着，「也不知道誰在操縱着你，但我所能够想像出來的，便是你得到了好處，並且你是由市裏的大多數人中得到的。你得到斯勒托利，你得到麥。

巧萊哈，你得到機器。你得到威揚和喜曼——你甚至得到伯泰·洛克孟一些東西，你沒有嗎？」

「我以爲我有，」沙米爾說。「但是我不要那些。」

「好，他們不知道你要說甚麼，他們不會利用機會。他們什麼事情都不讓你說。」

「但是這樣事情可以做到嗎？」這孩子喘息着道。

「他們時常這樣做呢，」那一個說。「啊，看——這有個道理。一般人民不會找出像這樣的事嗎，他們不會講出來嗎？」

「真的，」沙米爾說。「那就是我所疑難的。」

「好，」酒店管理人說，「他們不准呀。你不知道麼？」

「我知道，」這孩子細聲地說。

「有一羣人壟斷着這城市，沙米；他們想繼續壟斷下去。你不以為他們沒有法子來關閉一隻像你一樣的小羊嗎！」

「但是菲尼爾先生，這是謀殺！」

「好，他們不會自己做的，他們會嗎？當亨利·喜曼要一隻小雞做午餐時，他不要用自己的手扭住牠的頸頭的。」

沙米爾找不到回答。他恐怖地默坐着。

「你看，」停了一下菲尼爾繼續說，「我知道這種把戲，我好意告訴你。像你這樣一隻小羊到底有何方法改革甚麼事？」

「我又能够做別的甚麼事呢？」沙米爾說。

那一個答道，「做？你自己得到一個適當的位置，找你喜歡的女人去住下罷，你終永不知道在生
活裏有甚麼東西，沙米，直到你已經生了小孩子的時候。」

但是沙米爾只是搖著頭。這種計劃不會訴之於他。「我將要脫離困難，」他說，「但是我一定要
有那個演講！」

所以菲尼爾走了出去，搖著他的頭，對自己埋怨著。沙米爾忽忽地又再去看看他的律師朋友。探訪
的結果是耶長萊向他堅定地約定，要他天一黑便不要離家。

「我知道在罷工中這市裏是有了甚麼舉動，」那一個說，「我不要利用機會。現在他們已經聯絡
好了，除了我們沒有人是離開他們的。」

於是沙米爾停留在家裏，告訴蘇菲和她的母親關於他的各種經歷，關於他所碰到的人。這女孩子
幾乎歡喜到發狂了。

「啊，有知道幫助會來的！」她說，「我知道幫助會來的！」

雖然疲勞，這少年改革家那晚興奮到不能睡覺。他一早就起來出去找了一張快報。

他站在街頭打開來看。他看第一張——沒有甚麼。他看後面一張，然後一張一張地找尋，找尋那
被遺棄的故事。但是沒有這樣的一張。然後他回去讀每一段的題目——他仍然沒有找到。然後他開始
第三次。留心地讀每項細目。這樣的幾乎找尋了一個鐘頭之後，當他發覺他自己連在廣告上也沒有

名字的時候，他證實了，在報紙上可沒有一行說及他的故事！

當早上耶畏萊走到他的辦事處的時候，沙米爾正在樓梯上等着他。看見報紙在那一個的手中，那少年律師便笑起來了。「你找到了嗎？」他說。

「這裏沒有！」沙米爾叫起。

「我知道會碰到甚麼，」那一個說。「但是我想我讓你自己去看罷。」

「但是這是甚麼意思？」這孩子問。

「這是，」他答，「洛克孟的財產盡快報抵押了十萬元。」

沙米爾愕然，他站着注視着他的朋友。

「現在你可以知道一個社會主義者是甚麼！」耶畏萊笑道。

而沙米爾明白了。

（完）

究必印翻・編作者有

正元肆拾貳幣國售實冊每

沙米爾

原 著 美 辛 克 萊

譯 述 平 凡

發 行 中 心 書 店

經 售 科 學 書 店

光 明 書 店

立 體 出 版 社

萬 有 書 局

代 售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二 年 六 月 出 版

#87
004044
(0)

4